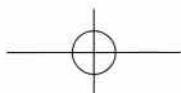


有几个建议请参考：

1. 陈旧夹杂的话，目前选的是原稿中没有带引号的，所以可用可不用。应该恢复前几版的话，是在原稿中带了引号的。在校样页面上已注明。
2. 台湾是台湾版大陆角版，台湾评委的话是否应该放在大陆评委前，这样显得我们公允讲理有胸怀。时间也可特别注明，以证明是按时间顺序来排列的。
纪要资料，
和联合报原报上
有时间
3. 封面上也应两边各选两人为好。顺序可以穿插开？
比如：谢星、吴潜诚、李敬泽、张培等（尽量每一句不可攀冗）
4. 新序的序应该放在最最后边，是为“后记”。
5. 原来的藏言、序言，应该在决赛章之后面。
6. 校样前半部分由电脑页注明修改。
后半部分在扫描页中，附加的各内容已排好顺序。



我看到她们相互拉手温暖、怜香惜玉，分别时痛苦得死去活来，非常真实，并且有社会学意义。

——李银河（社会学家）

《沉雪》实际上写的是是一部心灵史。它要抓住的东西，是人的心灵层面的东西。它从人性的层面上揭示了一段历史生活。在生命不舒展的情况下，生命所感受到的那种温暖，那种温度，确实是能够打动人的。

——牛玉秋（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）

在北大荒那样艰难的生活环境与时代中，《沉雪》用非常低调的口吻叙述了所有的苦难，很有黑色幽默的效果。

——吴潜诚（台湾学者，第十九届联合报文学奖评委）

主人翁有一个很一贯的主题是她一直离开群体很远，甚至也脱离了异性恋霸权文化这个东西，但这个部分她也很摇摆，因为她并不就是一个同性恋者，而有点像我们说的那种囚禁之后的同性恋者。因此，在性别这个部分也许不是主轴，但它是支持“非集体性”的元素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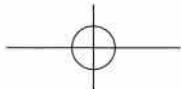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张大春（台湾作家，第十九届联合报文学奖评委）

他们曾经有过一个火红的年代，有过坚定崇高的信仰，而现在代之而起的是对生活、历史和理想的冷漠。

——陈映真（台湾作家，第十九届联合报文学奖评委）

最难得的是整篇作品没有歌颂，没有诅咒，没有抗议，没有伤痕，写得朴素安静。

——朱西宁（台湾作家，第十九届联合报文学奖评委）



这两天又赶上“倒霉”期，经血比往日遗得多，有点突如其来。
隐在苇丛里默默收拾，看下面鲜红鲜红像一朵朵花瓣绽着，与洁白的雪地形成太分明的反差，格外刺眼。纸备得不够，将手绢罩全用上，好歹收拾完了，费力地站起来，一阵晕，冰雪的寒气迅速击透全身。手脚冻得木了，挣着跳蹬几下，再仰身躺在苇捆上，将眼闭了，一点一点缓力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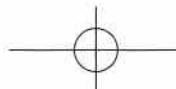
沉寂中，耳内唯有天籁之音，感觉陷入虚幻，仿佛雪世界中走出一位慈悲老人，他在宁寂的上方静静地关注我。我眼睛不睁开，仅凭感觉来靠近他，说不清一种极脆弱的滋味，忽地掉下眼泪来。

心里纷乱不定，总是忍不住回想不太久远的过去。舒迪对我的好处，一件件全想起来。

好些事，以为自己大都忘记了，却原来历历可数。记忆真像一个知觉敏锐的隐秘的生物，稍微一个信号刺激，它就在脑海里不停地爬动。而最近切的，是又蹚在鸭蛋河里。那回打草，舒迪看我蹚水太不利索，干脆背着我，她那呼呼的气喘，大脚步的跨度、节奏，以及四面围拢着的腥腥水气，现在全都可闻可感。偶尔又发生幻觉，看见冰湖上一串大脚印，以为是她刚刚走过去。时时听见她在帐篷里说话，为我梳头发。她说：你的梳子不该是黄色的，黄色是颓废的颜色……瞧你妈妈，拿那么大的果酱瓶子装凡士林，至于吗？哪辈子使完？

她那个“叶尔绍夫兄弟”大茶缸换到了我手上，分手后，我已经用了几百回了，现在使它漱口，老是看见她不断张合的嘴，一排牙齿闪着微光，有点儿残冷。

极不愿意的东西一并升起。一丝隐痛，黑色的，犹如一粒子弹。



横飞过来，洞穿身体——她究竟想干什么？那绝对算不得亲昵——叵测的举动，无法解释的行为，已经嵌入心深处，终是难以思索。

那当然是反常的——是因为它反常，才可怕吗？不，也许从一开始，她身体里就有一种暧昧不明的东西……生活，为何常常没有真相？也许整个世界都是难以解释的？

我回答不了自己的问题，更讨厌这样胡乱思考。可是躲不开想念的幽灵。割着苇子，我用另外的声音自己跟自己说话：

——别想她了，行不行？

不行。

为什么不行？我哪
谁知道？

连里来了拉苇子的马车。我问老板儿：有时马车去石灰窑吗？
老板儿说：去哇，那旮旯石灰烧多啦，几天就得一趟！（跑）

立刻回帐篷草草写封信，烦老板儿代我捎走。

给舒迪写的信，只是一句话：

问候你，盼信——苇场孙小粟。

寄走一份盼望，觉得自己愚蠢，难道就那么轻易地原谅了她？

连长要改善伙食，带一部分人上湖里打鱼，我也跟着。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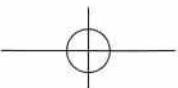
连长好像力士参孙似的使大力气，用尖锐的冰镩子在湖面上凿

（他）一个冰窟窿，然后屋上铁笊篱往窟窿里头转着捞，鱼就活蹦乱跳
地上来。（我们赶紧拿脸盆一条条拣啊拾啊，一片欢呼声。但这活

阿凿，

跃
缺口大的

凿出来
他胳膊夹着



儿难在凿窟窿上，冰层足有~~高~~尺来厚，一点一点地凿，要凿好长时间。连长吭哧吭哧一个人使劲儿，我们只能在一旁袖手干看，一点忙帮不上，浑身自然就冷极了，为了御寒，~~也~~不得不在冰面上来回跑蹬。

我跑得远些了，发现苇场还有人家，傍着湖岸的遥遥一角，有个不大的屯子。也是~~顶~~潦草盖的泥屋，~~高~~高的柴草垛，罩着一种辛勤而温暖的气息。

一些朝鲜族妇女哼着小曲儿，从远处赶着牛拉的爬犁走过来。爬犁上垛着满实的苇捆，是她们的劳动果实。爬犁行到湖心，她们叫住老牛，歇了下来，围成一个圈儿，在雪湖岸边拢了火堆烤干粮吃。那干粮也是冰坨子，被草包着，插在一根干枝上，让火烧上一会儿，就冒出热气了。她们席雪而坐，掰着烤热的干粮，大吃大嚼，对冰天雪地毫不在意，被火熏黑的脸上露着白牙齿，边吃边大声说笑。

有个妇女把头转来，发现了待在近处干看着她们的我。

——嗨，闺女，过来，烤烤火！她热情招呼我。

我凑过去，感到呼呼的火气扑脸，将头上的兔皮帽子摘掉。~~呀，~~呀，看这闺女，多细粉儿啊！

她们纷纷叫着，~~拽~~我的手看，问我多大了，家在哪里。

我很窘地笑着，把手抽回来，帽子再扣上，快步跑开了。

我们的收获很可观，打上来的鲫瓜子、狗鱼和泥鳅，~~活泼鲜亮，~~可爱之极。可惜是眨眼间就僵住，变成一个个冰溜子，拿起来梆硬粘手。我们不断拣拾，在湖心上集了一个小小的鱼垛子，足可以吃上一阵子了。同时还有一些青蛙。那青蛙是紫色的，连着皮儿，

屋前堆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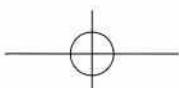
一些很

口口(另起一行)

其中一个像中医似的

都不大，但是

(话也不说一句)



跟鱼，还有红辣子面、固体酱油，一起烀熟了，很好吃。

还 大家吃得开心，头又扎到碗里了，发糕也又过了量。有人撑得在地乱蹦；有人捻着一小撮长长的泥鳅须子，四处炫耀能吃的战绩；又有人拣了剩下的生鱼，贴在炉口烤着吃。烤鱼味儿与烤鞋味儿同样扑鼻。人人吃得心满意足，仰在铺上瞎聊。

林沂蒙说：知道吗？陈毅给国宴发明了一道菜，是泥鳅做的。先让泥鳅吃几天鸡蛋黄，然后拿它们跟豆腐一块儿煮，泥鳅怕烫，紧着往豆腐里头钻，一会儿熟了，晾晾，切成薄片，嗬，一圈儿白，一圈儿黑，又一圈白，一圈黄，那份的鲜美……这道菜叫什么？“泥鳅钻豆腐”！

吃美之后一个最大的结果，是仰在铺上，望着发黑的帐顶子唱歌。猛唱海唱，由林沂蒙领头，把握大方向，凡她认为是好歌，都唱一遍，甚至唱了小学时学过的牧歌：

翠绿的草地上哎，跑着白羊，

羊群像珍珠撒在绿绒上……

溢

唱得最起劲儿的，要算《长征组歌》。帐内仿佛住了一支合唱团。我们一气儿唱了好几十首。满溢着强烈青春的歌声如海潮，如松涛，在帐内环转震荡，帐篷盛真不下，向外冲去，和了风声，奔行于空，奔跑，啊啊啊地朝着远处飞响。

我觉得嗓子有点儿裂疼，自觉住声，只做听众，心卷在歌声里，激荡着，又想起远方的舒迪。



也许是应了乐极生悲的话。这天夜里奇冷，帐外狂风呼啸，雪
笤帚横扫篷顶的沙沙声持续不断，时而篷顶忽地向上膨起一下，
再扑地歪斜。

连长显得有些不安，生怕有人冻僵了，一次次提着油灯走过来，
猫着腰，小心地看看这个掀掀那个，手下轻推一片片肩膀，一再说：
动弹动弹，动弹动弹再睡！总算挨到凌晨，连长仔细点过名，说：
好啊，都喘着气哪，你们看看咱们的帐门吧，雪堆可堵实着了！

吃早饭时，听见连长跟林沂蒙商量说：今天冬至，不出工了，
老天说变脸就变脸。

林沂蒙反对，她不住地挥着胳膊，说：变个天怕什么，人定胜
天嘛，照出不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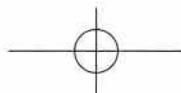
连长闷了半晌，面带顾虑摇头，说：今天足得零下三十度，按
说咱们是可以歇工的……

林沂蒙忽就咋呼起来：什么？零下三十度？太好啦，向毛主席
保证，咱们能创造奇迹！

——向毛主席保证，向毛主席保证——林沂蒙一再说。连长不
再说话，随她了。

我感觉到一种非常的气氛。吃早饭时，人人都要辣子面，我也
要。舀一大勺，红红地搅到汤里，不敢喘气儿，生往下吞，好像给
身体里填满了火药。整装时，又在脸上搽了厚厚的凡士林，将能套
上的都套上，能戴好的都戴好。看看别人，也一样，个个穿成一发
发倒竖着的炮弹。

口罩与低低压着的帽檐之间，露着一条窄窄的细缝，刚一走出
帐篷，便从这条细缝中感觉出冬至的非常天气。凛冽的寒气将呼吸



不容易

一口噎住，谁也不再发声了。沉默的队伍疾步前进，发现几天来踩实着的道儿毫无踪影了。一夜大风刮得太狂猛，雪世界重新有了一番调整——不该刮平的地方刮平了，却到处隆起来大雪包，像是刚刚砌出的白色坟墓，时时给我们挡路。雪湖显得格外肃穆，灰色的天空布着一种可怕的镇压性。

到了目的地，刚割了两捆，便感到没法伸镰刀了。

冷啊，扎心扎肺的冷，人仿佛是赤条条地踩在冰面上。手脚俱硬，生疼。邪风又卷起来了，一下子扯开帽耳，听得满天里滚着震耳欲聋的鸣叫，又看到前方卷起一团团白旋涡，好奇怪的白旋涡！是怒号着的风将地面的沉雪翻腾到半空，不可一世地盘旋回转，眨眼间，视线搅浑了，肺腑里灌满冰雪的腥气。邪风狂奔在苇海中，气势浩荡，似乎是想扫除掉地上任何活动着的东西。四周昏天黑地，别说干活儿了，就是站住都困难，而人的身体也如同那些表层的积雪一样，片刻内都变成最脆弱的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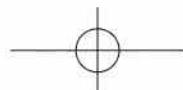
3) 一种重心被剥夺，将要扶摇而去的危险。笼罩一切……

深) 连长当然知道这危险。哨声吹起，比蝉声略大了些，在风的号叫中飘摇。

深) 每个听到的人都迅速向连长靠近。连长脸面灰黑色，须发则像白头翁似的挂满霜雪。他瞪着眼睛大声嚷：刮大烟炮儿啦，抓紧集垛，快点儿、快点儿！

啊) 是大烟炮？！曾听说过，北大荒大烟炮儿最是厉害。足能将一个孩子掀卷到数里之外，将房屋刮得散架。恐慌之下，所有的人都极其紧张，来来回跑着忙乎。

连长一再怒叫：一次抱两捆，快、快，总是磨磨蹭蹭，总是磨



磨蹭蹭！集垛完毕，连长下令：整队，跑步回去！

林沂蒙把两脚使劲一跺，固执地说：刚到这就回去，太可惜了，再割会儿！

连长不客气地朝她粗吼：现在听谁的？我说了算！赶紧点人數！

可这时忽然发现不对，人头缺了周细珠和卢小芬。有人说：刚才看见周细珠跑来跑去找她的宝贝围巾，她那条绿的拉毛围巾被风吹没啦，卢小芬也帮她找去啦！连长听了怔住，更是急眼了，恼着吩咐林沂蒙先带队伍跑回去，他返身去找那两个。

又下雪了，雪像钢针似的锋利，在半空中横走，嗒嗒地打着脸。一块大上身上。口罩成了块冰疙瘩，却不敢去掉。眼睫毛上冰凌连缀，勉强透出来视线，生平没见过如此狂烈的大雪。空前密集的雪片，与风拥持着争抢着。

天地惨然一片，全部陷入新一轮的覆盖与吞没——真正的白色恐怖啊！

一队人统统低着脑袋压着胸，在风雪中奔跑，跌跌撞撞，两步一出溜，跑成一串滚动着的小白点。跑了好长时间，方向竟然拿不准，不由得慌张，有人憋不住，尖声哭起来。

林沂蒙跑她跟前吼叫：你吓破胆啦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！

不知绕了多少弯子，总算见到那个铁架子尖儿了。这个救命的东西，现在细小得像一枚头发卡子，高高地隐在白蒙蒙的半空中，使人人心底发热，欢呼声七零八落地响起来。跟着，孤立的帐篷也显形，已被冰雪着实捂住，趴成一个焉焉的白堆儿，仿佛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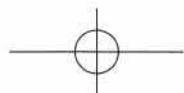
my
经
大

也有
一排

着，
狂

这

经



赶快 捣冰

进到帐篷里，人人都像长毛狗似的一抖一抖地甩雪，累得不愿讲话，脸如腊肠般通红，不通红的则发白，这便是冻了的征兆！谁也不敢歇息，都从帐外盛进来一满盆雪，使劲搓手搓脚搓脸，感到有知觉时就发疼，发辣。

大约过去两三个小时，连长把周细珠和卢小芬找了回来。两人进帐篷时还在傻跑着，模样极是吓人。尤其周细珠，她两只胳膊投降似的上举，将棉衣蒙在脑袋外面，下身的鸡腿裤整个成了雪裤子，硬硬地打不成弯。她不能像卢小芬那样进了帐子就呜咽不止，她那顾头不顾腚的做法，使整个头脸和围巾口罩一块儿糊成一个大坨子，嘴张不开不说，棉衣彻底卸下后，又发现手套怎么也脱不掉了。

本地的凤娥有经验，赶紧拿剪子铰她的手套。手套铰烂了，才见到十根直棱棱的手指，九根发白，一根发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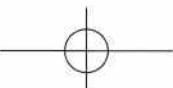
林沂蒙拎了一大桶雪进来给她猛搓，搓了好一会儿，她的手终于红肿了，她疼得乱叫，却又举起一根手指头喊：依睽睽，依睽睽，这一根黑指头，啥么回事啊，一点知觉也无有！

她把嘴拉扁，哭了。

凤娥把周细珠那只手按进冰水里，说：拔拔看，拔拔看，你们吃冻梨不是这么拔的吗？

哭着的周细珠要上厕所，平时最要好儿、最要面子的她，现在由我和林沂蒙帮她解又湿又紧的鸡腿裤。之后她又要镜子，蹲在那里细看，流着眼泪，看自己红红紫紫的脸上发起来大水泡，亮亮的大水泡仿佛是刚被开水烫过。我的脸上也发起来好几个，火烧火燎的，劝慰她：事儿，回来一挤，流出水，会好的。她用有了知觉的一只手小心地抚摸自己不堪端详的脸，颤声说：不能硬挤的，叫

我家



它自己破了流出水自己萎缩，要不然，我们都得破相了……

连长脱了帽子，埋着脑袋坐在铺头上。该吃饭时，他站起来又要走，说上朝鲜屯去^要借马车，送周细珠上医院。可是，风雪这么大，就是借到马车，怎么可能赶到医院呢？

连长好长时间不回来，很叫人担忧。帐篷里四下看不清，煤油灯燃起来，四周的黑暗更显得深湛^大。可是，周细珠那根手指一直紫黑紫黑的，浸泡没一点儿效果。

到半夜，终于听得烟炮儿^大歇了。帐外响起马蹄声，连长跨着大脚步进来，身上结了厚厚一层亮冰，仿佛套了一件锡制的铠甲，两眼通红通红地流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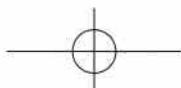
他还是不肯吃饭，不肯耽搁一分钟，呛着嗓子喷出一串雪气。他招呼周细珠，赶快裹了棉被上外头的爬犁去！临走，他严肃^大嘱咐林沂蒙：我不回来，你可不要带人出去！

透过帐篷的小窗户，我目送那架马拉的爬犁，看它在肃穆的雪夜中孤零零的，碾着雪道碴拉拉远去，爬犁周围溅起一团团波涛似的雪烟。

雪烟中，连长紧紧把着缰绳，身架固执坚实，好像铁铸的一般……

两天后，指导员忽然代替连长出现。指导员告诉我们，周细珠是二级冻伤，那根手指抢救不及，坏死了，到^了团部医院就被锯掉。^了他说：咱团很重视这个事故，追查连长的责任，电话会议时对连长作了点名批评。

指导员决定停工两天，学习整顿。他讲：近来团里事故频频，



接连通报——一连伐木排战士在山上帐篷里打架斗殴，造成失火，三人烧成重伤；八连一人因开小差被批判，前不久竟然偷偷上了冰封的黑龙江，去对岸投苏修；尤其独立一团最成问题，三名上海女知青偷着往家跑，没钱买票，在铁路上扒货车，在货车顶上互相抱着取暖，半道全部被冻死。——
（那时）

我们听得心悸，指导员又细讲一个更严重的：一名哈尔滨男知青，一心要享受探亲假，~~先~~没批准他，他就对指导员不满，半夜偷撬战备仓库，盗出一支冲锋枪，上连部~~将~~指导员打死，然后连夜占（充）山头，带走~~两~~箱弹药，整整打一天。连长逮不住这个人，于是找他平日里最要好的同学，喊他下山来，说领导同意你回家，好说……他下来了，半途中忽又后悔，反身再要回山上去，连长一个侧扑把他按倒了。此人军事法庭判处死刑……

指导员说：现在边境线一带形势极其紧张，国内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断，极大地影响了知青的情绪，人心不稳、不定，我团政治股遵照师部命令，要求各连搞短期整顿，抓紧思想教育和路线教育，教育既要及时又要严肃认真。指导员带我们学他捎来的报纸。反复念《人民日报》刊载的《红旗》杂志评论员文章。

耳朵支着听读报，心思难以集中，因为指导员带来了信，除去家里来的，还有舒迪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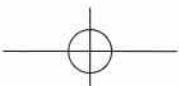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这一夜相当幸福。我将自己捂严实，手电光装满被窝。

一切恰到好处的静。回信这样快，~~完全~~出乎意料，竟舍不得拆，一直忍到现在，现在我心怦怦跳。把信写成诗了，像她人一样，总爱独特：

又看见你，孙小曼！
（太）

孙小曼

飞跑上去



看见你发蓝的眼睛……莹洁的脸，
我把我的十字架忘掉。
岁月如磐，你我心相连，
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，
谈笑凯歌还。
但是……假如我曾伤过你——请你原谅！
让风，把我的思念和祝愿——送给你。
遥祝你顺利，遥祝你坚强，
紧紧地握你的手！！

石灰窑舒迪

几行字读了数遍，读得每个字都在跳舞，泪水顺着脸颊流淌。
对舒迪的渴想旋风般袭来。手电光暗了，灭了，电池终于耗尽，
眼睛没入黑暗，那些字犹亮在心头。
——人，得靠着情感生活，从情感出发，谁是谁非原是无所谓
的——舒迪，我原谅你……

脑袋伸出被窝。又起风了。

风尖啸着，将帐篷打得啪啦啪啦响，仿佛要将这帐篷连根拔起
来。

风流扫掠大脑，毫无困意。紧着身子，穿上大衣，系好皮帽，
游魂似的走到帐外。

独自兀立在雪夜之中，静听风神咆哮，望天地如烟似雾，虚虚
茫茫。雪粒冰沙不断地朝脸上打来，泪冻结了，心沉沉地荡着，怅
然无比。

(站)



——舒迪，我的朋友，你在哪儿？

没有回应。黑夜中，阔大的雪湖寒光闪耀，遍布死亡的肃静。

只有风妖活得欢实。风妖举着刀剑阴沉地划拉世界，似乎不把一切砍碎，决不收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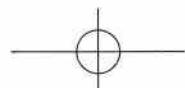
（看）心里忽然升起一个强烈念头，希望那风妖也砍掉自己，使我也成雪烟雪雾，一路穿越遥远空间，奔向石灰窑，去拥抱我的朋友！

一封信构成特大的节日，心里怀了一份强烈的感动。寒彻的冰湖上升起一条奇妙的光带，虹光射穿苇场的疆界，向寥远的天际延展。

总是回想舒迪，回想她独具的强韧与乐观，聪明与幽默。好多丰富多彩的神聊以及笑闹，现在尽在耳边。一味地想，她有知识，有教养，她赤诚的心里，埋着多少正直和善良。而那晦暗的一页，算得了什么？哦，再别想那一页了，总之，你不可能敌视她。

（着）怀着一份沉实的内容，舒迪使我的心重新充满，苇场后来的一段时光，因此而好过多了。（盈）

三月里一个好天，连里终于来了老职工拆除帐篷——苇场生活就此宣告结束。我也和别人一样，带着一脸冻疮和一身虱子，回到砖瓦厂。



(脸)

17

手指部

像胡

连里放我们三天假，整理内务。水房被女生垄断了，结满冰疙瘩的井边蹲着好多人，一双双手洗得红萝卜似的。都把被子褥子拆了，一盆放火炉上煮个不停，晚上光盖棉花网套睡。

我头上染的虱子老是弄不净，奇痒。凤娥给我拿来家里的篦子帮我刮，可是我忽然看到，在那只篦子上，密密麻麻藏满了灰白色的小虮子。发现

我大叫一声，把篦子摔地下。凤娥不高兴，嘟哝着走了。

宿舍人说我傻瓜，说：你那本来就是她传的，你别再让她来咱屋啦。

我说：就算是她传的，也不该不叫人来，在苇场，人家凤娥每天起早贪黑，没少为大伙服务。

可你没见她回回边甩鼻涕边和面？把人脏死！

就是，你们注意了吗，人家多冷也是光着大脊梁钻被窝，好似一个原始人……嘿，我还发现，人家倒霉时，不用棉纸，用什么？沙袋！人家多少年、多少代，就用泥巴糊糊的沙袋垫，别提多恶心啦……

宿舍里七嘴八舌，声讨本地人凤娥。连带说屯里老乡如何的埋汰、不吝。听说他们一向晚上不洗不涮，还长辈小辈挤在一条火炕上睡觉。做了媳妇的女人，为了表示疼老公，夜里都把老公的脚插到自己的腋下暖和着……真的假的？





我听着新鲜。

注意到墙脚上一瓶敌敌畏还没用完，我灵机一动，拿它对上肥皂水来洗头发。想不到立刻呛得厉害，险些背过气去。忍着呛，闭紧了眼睛强洗，整个人全是敌敌畏味儿了。

大伙儿呆看着我，说：嚯，真勇，真勇哇，孙小婴杀虱子，拿敌敌畏洗头，是要搭上命啦！

也许虱子带给我一种顽强的毒菌，刚刚洗完头，我就病倒了。
又发起烧来。服过几片药，躺在炕上干熬，心里灰惨惨的。灰

原想去石灰窑看舒迪，却听说她不在了，她刚刚被团里抽走了，
去参加巡回讲用。已经

……讲什么？讲活学毛著心得体会，讲铁姑娘怎样脱胎换骨，
一不怕苦二不怕死！讲用材料这就要发下来了……的“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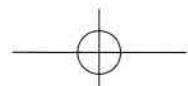
我真为舒迪高兴振奋，可是想到，不知何时才能见着她，又不由得遗憾。发着烧，这遗憾变成重伤。了伤心

这天晚上，指导员到宿舍来巡视。他走过来，推了推我的被角，说：孙小婴，你别总蔫蔫巴巴的，听我说个新闻，你就乐了——探亲假，就要开始了！

宿舍里顿时炸营了，嗷地一通乱叫。都在炕上跳脚，连声喊毛主席万岁。

指导员笑吟吟地朝大家摆手，说：别乱，别乱，探亲假不能一窝蜂，还得有组织有部署，每人做个申请计划，准备排队，一人就分拨，享受十二天，绝不能超假。

待指导员要离开时，我忽地把被子一撩，坐了起来，睁圆一双眼睛，朝他举起手，几乎带着哭腔要求道：指导员，我申请回家，



我要第一批走！

想不到，连里这回开恩，真的让我第一批走了。同行一共六人，天津的有两个。指导员叫我们六人写保证书，十二天之后准时返回连队，给后边的人做好榜样。

先认真

病跟着就好了，匆匆地做回家准备。

同时就想着上团部去找舒迪，再看看叶丹娆。毕竟是头一次探家，我得跟她们辞个行。

然而，舒迪连个影儿也没寻着。团里干部说：讲用团人都带着材料上师里集训去了，得训个十来天呐。

在加工厂找到了叶丹娆。见面时，她正在一个大棚子里干活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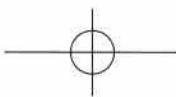
一种极龌龊的活儿，是在一个大黑桶里洗猪皮。她两手拴着长长的胶皮手套，按在冒着白热气的黑水里，里头大概浸着硝酸。一块块猪皮带着厚厚的脂肪和血污，又沉重又黏糊，她使一把刷子用力打着洗，白色的热气熏熏地扑脸，味道不单是难闻，肯定还会腐蚀人——她干活儿还是那样实在。跟我说着话，手里一刻也不停，两条软发辫松散地垂耷下来，湿漉漉地紧贴脸颊。

因为我在身边，她的脸上始终微笑。可她人比在砖瓦厂时更瘦了，瘦清瘦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稍微一笑，就有好多小皱纹密密地布出来。

她说我胖了，问我苇场生活怎么样？我稍加描绘，她就表示出极大羡慕。

我说：还是你这好，用不着喝风吞雪的，瞧我这一脸冻疮吧。

她的眼睛透过大热气仔细看我，黏腻的手套褪下一只，拿手背



睁开眼前一绺湿发，她手指伸过来小心摸我脸一下。

她轻轻地叹一口气，说：真是的，你怎么一点儿不会保护呢，弄得像只花猫似的！

我说：我可知足了，你不知道周细珠多倒霉了……

休息的工夫，她带我回宿舍。看她铺上有件织了半截的毛活，是青灰色的，一个袖筒好大。我问：你这是给谁织呀，累不累？

她居然跟我坦白说最近谈了一个男朋友，他是她们篮球教练。

工人出身，大高个儿，北京二中老高一的，也是因为打球好进的加工厂。我皱起眉头，表示不满：你怎么敢在这谈男朋友？她拍我一下，怎么不好啦？什么敢不敢的？以后，你也会的。

她坐下，把毛活架了起来，眼睛看着手里，快捷地织，手指因为粗糙，免不了时时挂线丝儿。毛线球系在一块花手绢里，滚到炕头。我给她抻着线。问她：这线是好线，是宝泉买的吧？她摇头说：我父亲以前一件大毛衣拆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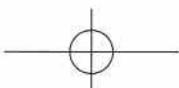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呵，都给篮球教练织了？你也真舍得！吗

——回来我也给你织一件，织天蓝色的，咱们上供销社买新线去，好吗？真的，我一定给你织，我不给你织平针的，织元宝针的，拿细针织，好吗？

苍)——不好，把你们宝贵时间剥夺了，多不好。都

她抬头看我，惨白的脸上泛起少见的红晕。

她告诉我，加工厂谈男朋友的，不止她一个，可是情形很不一样。他俩一直都是明的，出来进去从不避人，神态自自然然的，地点以大食堂为主，大食堂窗户大，晚上亮着灯泡，他们在那儿说话，光明正大的——真的，你知道大食堂的窗户有多亮，向毛主席保证，?



我们从不做半点见不得人的事——可好多人不这样，总是鬼鬼祟祟
藏着谈。

她
也

你们这儿是不是有点儿解放过头了？砖瓦厂可没这么松快。 （u9）

……就是你不知道罢了。

知道又能怎么样？这么不管不顾地在北大荒谈恋爱，不是太邪
乎了？难道①你想在这儿安家吗？

安什么家？哪儿跟哪儿呀？你不要瞎想，都还这么小。不许你
再瞎说，要不我扎你啊。

你扎吧，你扎，把针扎折了，叫你织不成！

离开叶丹烧，心里有些乱。

我对叶丹烧的变化感到不解。我想，爱像一只大鸟从她的天空
中降落，应该是件好事，本来她天生就应该好好享受它的。也许她
现在发现，能有一个男生跟自己好，这是生活里一个莫大的安慰，
还是是这样吗？

可是，为何我不能为她高兴，更羡慕不起来？在我的眼前，老
是出现她洗猪皮的一幕。很记得她那张惨白而清瘦的脸，那脸上除
了疲惫还是疲惫。我无法理解，当她好不容易结束了一天的辛劳，
如何还有一份兴致到大食堂里去——头上照着一个大灯泡子，堂而
皇之地跟她的篮球教练“说话”？——我既然无法理解，也就传染
不上她那份幸福感。暗暗地，竟感到隔膜，觉得和她有些生分了
似的。

又没见到舒迪，心中更加孤独索难受。

就带着这种难受的心情，乘上回家探亲的火车。



在茫茫的
十二天的探亲假眨眼就过去了。心里颤抖着，跟站台上的姐姐挥泪告别。火车挨过两天两夜，下来时依旧冰天雪地，依旧迎着寒冷的风——独自一人，站公路上截车。

放入
饭盒，
再

踩着咯吱咯吱的雪道，又回到砖瓦厂。钻进烟熏火燎的宿舍。

手提包里被妈妈装满零食，每样都给同屋人分享些。没一会儿，人人口里响出来大嚼糖果的声音。妈妈从稻香村买的白果黏糕，一眨眼被个勤快的家伙架进脸盆里，放了水，再扣上另一个盆，墩在过道的墙炉子上蒸起来。 (有-块 盒 脸)

埋头将自己的铺盖打开，所有东西尽量码整齐，尽量缩小到三尺宽的铺位上。

心里郁闷地想：瞧吧，这就是自己整个生命的面积。

忽然过道里一团乱，有叫有打的，轩然大波。

又是刺头儿陈梅英，这回她跟烧火墙的哑巴打，上了手了。起因不过是几块榨菜。陈梅英咬定她的罐头榨菜被哑巴偷吃了三块。她有数，仔细数过了。还说哑巴把她抹馒头的猪油瓶子换了地方。

哑巴是本地人，未成年的小丫头，都出去干活儿时，就她一人在家烧火墙——哑巴也不含糊，挨了陈梅英两记耳光之后，凶恶起来，嗷嗷叫着，死死揪住陈梅英的发辫往下拽。

陈梅英上手掐破哑巴的嘴唇，鲜血抹了哑巴一脸……林沂蒙没在，战斗持续好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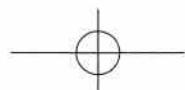
终于劝歇了，我们屋将门掩紧，一通议论。

——瞧瞧吧，几块榨菜就你死我活的，这就是上海人。

——还以为小哑巴好惹，回头人家又该给她们放虱子啦！

放虱子是哑巴的拿手戏。听说，刚分配哑巴进住上海人宿舍时，

好



她们全都叫她住窗头，又在挨着她的一侧_(列)夹立了一块又厚又长的板子，以隔挡虱子过界。

有一天，有人发现，趁那些上海人不在屋，哑巴把一只盛了虱子的小土罐开了口儿，往旁边铺上便劲抖甩过去……

黏糕蒸煳了。脸盆端进来，一点儿分量也没有了。揭开_(看)一看，仅剩一片黑色的煳嘎巴儿。几人又敲又砸分了那_(糊)煳嘎巴儿，递到嘴上一点一点嗑着吃。_(吃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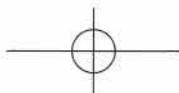
我有些心疼，一点儿不要吃，把头低下去，蹲在炕洞口前烧火。

不断上蹿的红火焰舔着木头的棱角，棱角渐渐圆了，木头酥成碳和灰。凝视炕火，听_(身)身边铿铿响起搓衣裳的声音。头上搭的湿衣裳已不能再_(多)，屋子潮得墙泥大块大块掉，可还是洗，无尽无休地洗。_(了) _(着) _(往下) _(去)

眼睛移到泥泞的地上，定定地看着一双双脏鞋子，我想：这些，就是和我的人生紧紧相连的一切。是的，一切，一切都在重新开始。沉闷黯淡的生活，就像沉闷黯淡的土地。_(又)

已是冬末，活儿主要是编苇帘子。苇场打回来的苇子在篮球场上积成一个大垛，高高的苇垛像是足够编一辈子的。连里叫搞突击，大食堂的地上铺开场子。白天黑夜不停，人们三班倒。

两个人一伙儿，坐板凳上编，有时是跪着。在地上打牢四五列钉子，系好麻绳作为经线的底儿，再一根一根地续苇子。干这个活儿，也有定额，两人一班儿，一天最少十五个，算最低数。为编得紧实，不能够戴手套，所以手指极勒得慌，很快满手都贴了橡皮膏。而最难受的，还是_(手)得胸口窝得生疼，胃里的发糕不断往上冒酸水。_(特别) _(地)



林沂蒙和我一伙儿干，她发现我的速度很难见长，不高兴。
想着法子叫我干别的。

瓦厂停电了，侯玉才让我们排支援人钻到瓦窑里出窑。林沂蒙
让我去——那窑里火烫火烫的，刚进去就有一种浑身被烧烤的感
觉。眼睛在热浪中难以睁开，眉毛头发像要燎着了。咬紧牙关闭着
眼干，手指刚一碰到瓦片，便吱的一声响，手皮跟瓦片粘上了。

实在受不了，我第一个蹿出窗外，红头涨脸地喘大气，其他人
也都先后钻出来，蹲着歪着在窑外换气过风。

都怀疑这座窑窑门是刚刚捅开的，侯玉才这人心狠，绝对不是
一忙给指派错了。有人说：要是下午出多少还能好一点，咱们跟老
侯好商量一下，下午出吧。却没人肯主动去找侯玉才。

正踌躇着，正好看见侯玉才溜达过来。他手里扛着一把长长的
二齿钩子，看那样子，是要再去捅前面那座窑门。

我大着胆子向他走去，问道：侯排长，我们这个窑烫得厉害，
是不是刚刚捅开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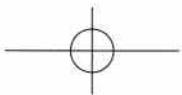
他站住，看我，也许我红头涨脸的样子使他感到很兴奋，甚至
他还朝我咧嘴一笑。但是，我忽然发现，他的目光变得阴冷了。

他一梗脖子，大着嗓门跟大伙儿嚷：谁说刚捅的？妈拉个巴子，
捅了三天啦！

他这么汹汹一叫，那里几人害怕，身体立刻动弹了，默默无声
地一个跟上一个又往窑里钻去。

我没有动，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，再次说了一遍：侯排长，
你记错了，这么烫的窑，肯定是刚刚捅开的！

他没有想到我这么不知轻重，竟敢当众和他争执。他火了，脸



色紫青，向我圆溜溜地瞪起眼睛，过高举起手里的二齿钩子怒吼道：
妈拉个巴子，你说，你干不干？干不干？！

我很怕他，本能地向后退着步子，可是，我的声音却奇怪地高起来，几乎是喊着说：

你就是刚刚捅开的！

他手里的二齿钩子朝我横锄过来，我躲避那吓人的钩头，快步跑上窑前的跳板，躲到众人当中。

几人挡住他帮我说话。一个老好人顺着他说：没错，窑门插了有日子啦，侯排长您别着急，我们能出，能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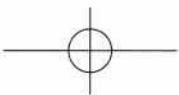
姓侯的不罢休，威风凛凛地继续抄着钩子站在跳板前头，死死地瞪着我，嘴里不断骂着我生平从未听过的最难听的话。不仅骂着，他还狠狠地叫：就你一个事儿多，哈？你给我老老实实进去干，看你烫得死烫不死，烫得死烫不死！

因为凶神恶煞，他的脸显得可怕，并且更丑，一种野蛮的残忍在他的丑脸上深深地刻死。

我终于哭了，哭得很响，用大声的哭来抵消害怕。

与此同时，我心中升起一种恨，不仅是恨侯玉才，还恨整个生活。

又



(已经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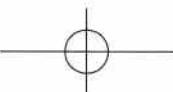
又快到春天了。这段时间人心浮躁，好多人享受过探亲假，不免带回来各种各样的变化。的确良、东风表，武装了好几个人，她们还戴上了假领子和乳罩。乳罩先都戴得隐蔽，后来林沂蒙回来带了头，明明白朗地戴着它洗身子，于是扎眼的乳罩立刻就被推广开来。

甚至宿舍里，老有走来走去单穿乳罩套着半透明的的确良衬衣的人，大概觉得太惬意了，不管多冷天她们都舍不得套上毛衣。与此同时，女生宿舍里忽然又刮起了品头论足之风，忽然喜好津津有味地谈论人的长相。谈论谁谁眉毛长得好，那就叫卧蚕眉；谁谁下巴生得俊，真像王丹凤；你们知道什么样算杏核眼吗？就叶丹娆那样算最标准

也) 告诉你们了……

长发如美，正得是一张鹅蛋脸！ 编着帘子，人人注意力都在场子中央那个半导体上。《人民日报》上，最近登载了五首革命历史歌曲，包括《毕业歌》《抗日战歌》《工农一家人》《大刀进行曲》《战斗进行曲》，号召全国人民学唱。半导体挺高级，三波段的，林沂蒙新带回来的，她想用它来教大家学歌，鼓舞士气。一开始干活儿就调好台，放在那儿，让高昂的歌声给劳动做伴奏。

然而，毕竟是处在边境上，这样的高级半导体信号过于灵敏，使干扰声吱吱扎扎仿佛瀑布似的灌满了。最厉害的干扰来自苏修，像莫斯科的“和平与进步”广播电台，信号一来，先是一段节奏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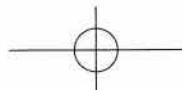


强的进行曲，跟着一个阴险的声音报告说：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！

听着心跳，觉得实在够悬的。都知道，老毛子播出的政治新闻和政治评述是坚决不能听的。但是，一来就有极纯粹的中华文艺节目，甚至还有曾经遭到强烈批判的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以及老舍的小说《月牙儿》。便叫人难以错过了，也不知道老毛子怎么还懂得播放这些中国的“毒品”——《月牙儿》居然给制成悱恻动人的广播小说，听得我们个个几乎落泪。即使林沂蒙也听得怔怔的，一点儿没有以为是“大毒草”就马上要关掉的意思。还有朝鲜台、美国台，朝鲜台音乐好听，美国台一般有讲经布道的宗教节目，唱诗听起来像贝多芬的《欢乐颂》，挺激动人心。日本国的NHK广播电台比较新颖。有一个蹊跷栏目叫作“春夏秋冬”，总津津乐道地讲如何烹调。一回讲日本一个饭店生产一种茅台酒丸子很受欢迎。来往中日间的友好人士吃着这种丸子，一同敬祝毛主席——万寿、无疆！我们听着都向往得很：那茅台酒丸子，保证好吃极啦……

这时候，连里的伙食由一向的公伙改为了私伙。每人开始拿饭票买着吃饭了。连里说，这是为了根治浪费。一时间，食堂里一开饭就排起大队。于是，私有的种子也萌芽了。宿舍里出现了煤油炉子。先是上海人兴起来的，拿煤油炉烧稻米饭，稻米饭上放几片腊肠，或者霉干菜，熏得满宿舍满过道都喷香。天津、北京、哈尔滨几个城市的青年开始跟着学，想法子也都弄到一个煤油炉。煤油炉一经兴旺，宿舍里热闹了，煮面条的、煮奶粉的、煮菜的、煮豆的，花样繁多，香味儿不绝。

因此而带来不少麻烦——食堂常遭偷盗，仓库一再被撬。男生早就有了一向的流氓习气，现在更有了市场，更加的传染开来。屯里谁



家菜地拾掇得好，夜里准会遭青~~年~~劫掠，甚至刚刚见绿的韭菜苗葱苗也被剃了头。女生相比男生胆子小得多，可也不含糊。陈梅英居然和两个伙伴在晚上潜入鸡舍偷玉米棒子，还潜入马号去偷黄豆。

一天半夜，邹平平过来叫起我，带我上后勤宿舍吃煮土豆。原来她们那个宿舍地底下隐蔽着一个菜窖的~~口~~，被发现了。她们便在半夜偷偷爬下去，拎一个提篮，装满了递上来，草草洗一洗，拿一个大号的铁水壶煮。熟了，几人围坐一圈儿，开会似的，蘸着盐末吃。~~非常香！~~吃得发撑了，胃里泛酸水，不碍事儿，转过天来照吃，还是在大半夜……

这类事，通常都包不住，被连里知道后，大会批，小会说，再由团支部个别教育。有的挨批者自己就是团员，也不是很在乎，再犯事时往往还有他（她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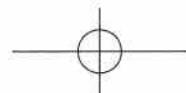
现在，团支部再搞义务劳动开始费劲。谢刚和林沂蒙招呼大家给食堂帮忙，晚饭后都到豆腐房去磨豆腐，实际是人代替牲口干。人要做一夜的毛驴，这活儿实在特别折磨人，去人越来越少，只剩一些五好战士。轮不过来，团支部干脆给大家硬性派班，一次四个人。便谁也躲不了了，老老实实过去做贡献。

那豆腐房里的大磨盘转啊转啊，吱扭吱扭叫，流着白色的浆汁。底下的桶满了，又满了。全都困得不行，靠唱歌来提神：抬头望见北斗星，心中想念毛泽东……

我们哑着嗓子唱，仰望豆腐房外深蓝的夜空，上方一弯细瘦月牙儿。

月牙儿，多么贫弱，多么黯淡，就像我们的日子。

我感觉到，在所有的浮躁散漫，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良的现



象中，透出来人的极大的精神上的缺憾。冬日漫长，春日依然有些寒冷，可是好多的知觉又在醒来。这是我来北大荒的第二个春天，稍有空闲，我会独自上外面去。踩着刚刚恢复了弹性的土地，看到即使是相当隐蔽的地方，也生出来密集的绿色。头一批丰盈的金花菜和婆婆丁，尽可随手摘下，嚼进嘴里细细咀嚼——一个人走在春景里，感觉到春风自由地来回横吹。草针、花粉，不断地打到脸颊上，无尽的活力在身体当中跃动。

然而，自然的舒展同思想的郁闷正好相反着，焦虑的阴影浓重地罩过来。我看清，万千的生命在春风中繁茂着，飞扬着，属于我的那份，我能够真切地感悟到，甚至以手触摸到，但是深知，绝对不可能把握她。

显然，我已经改变，劳动关、生活关，看来都过得差不多了，日常的种种繁难艰苦，基本都能承受住，基本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随和的、能够忍受、能够克制自己的人了。但是我发觉，无论怎样的改变，在精神上，永远难以驱除掉的，是那巨大的来自精神的空虚。我当然了解空虚的根本，了解自己昼思夜想、急切渴望的东西是什么。

……书本，在今日，没理由去想，却又难以终止时时刻刻老是在想。想家里曾有多少好书啊，它们漂亮的书脊排成一行行，顶天立地地站在书架上……当我还没来得及重视它们、享用它们时，它们已经永远地离我而去了——这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，真正的终生遗憾！

我了解，现在有太多太多的空缺，存在脑袋里，使脑袋像一个废弃的罐子。在这世上，我大概没有一件能够透彻了解、透彻知道



的东西——我对世界的知识仅只限于劳动。劳动，使我的双手有了力气，可人就像风中的草叶，浮在半空中，任由风儿吹得东飘西荡。这种状态，居然像是永久的。日子有如牛步，慢慢地走着，走着，过一年就像过一个世纪，看不到一丝一毫变化的曙光。我真担心有一天，脑子还未及使用，就已经完全退化了。呵，空乏，这是所有的焦虑中最大的焦虑，令人痛心疾首！

在探亲假里，我见到邻家来了一帮新高中生，他们有幸赶上复课闹革命后的新政策，可以上完高中，虽说也常常学工学农，但是~~总~~之还都算是无忧无虑的学生。我看着他们说说笑笑，心中羡慕，同时也就自怜得很。想不通，我们年纪相仿，~~因为~~为什么，我必须得脱离学校，远去边疆，成天到晚使唤铁锹和镐头？

他们注意到我，觉得好奇，一定叫我说说知青的生活。我说着，忽然间他们全笑起来。

原来我说，我去的地方就像在北极，别提有多冷了，假如你们日后的也得上山下乡，就去南方，去找一个像南极那么暖和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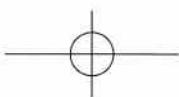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南极就暖和啊？他们一个个眨眼睛，笑着问我。

我自己露了大怯，一下显出小学生似的无知与可笑。他们毫不客气的笑声连同他们的目光，令我无地自容。
3

后来，他们当中一个小女生小声地问我：你是不是也要在那里扎根呀？我说不知道。

是的，我不知道——我是否要在这里扎根，正像我不知道南极……

马号依然安静，马们善良湿润的大眼睛，依然向我闪着友好的光。鸡舍的小鸡们因为温度低而长不大，叫声小里小气的，零碎的



脚步颤颤巍巍的。

观望天上大块的云朵投射在广阔原野上的阴影，看黑黝黝的屯子，好似是铁器时代的东西。此时它们更显得低矮、破烂，那副倾斜塌软的样子，像是一脚就能踢倒似的。

我总是不能真正走近屯子，觉得它遥远、陌生。是因为在心里，我对老乡们的生活格格不入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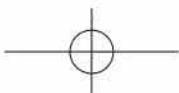
我常以疑惑的眼光注视他们的孩子，有孩子手指漆黑，捧着一个粗碗，碗里有些粥，跟我们吃过的忆苦饭颜色差不多。他们的乐趣来得非常简单，喜欢将一只老鼠尾巴沾上脏水，用镰刀尖儿按在冰地上，埋头欣赏老鼠怎样在冰地上转圈圈，怎样难以扭脱自己冻牢的如同钉死在地的尾巴。一会儿工夫，可怜的老鼠僵了，死了，孩子看着嘎嘎乐。孩子就这么嘎嘎乐着长大起来。像他的父辈一样，日复日，年复年，具备了像土地般的忍耐力，掌握了种种劳动本领，习惯于那种只需多勤恳而无须多智慧的生活。

——那种日未出而作，日落尽未息的生活，如此钝重沉闷，世代轮回着，使生命多么贫乏无味啊！

是的，我不知道，我是否要在这里扎根，就像我不知道南极。

在一个晴朗的周日，我终于又见到舒迪，是在团部宣传股的里间屋。屋子面积虽小，却有桌子、椅子和木床，像一个清静的小家。分别将近半年，舒迪模样变得多了，除去瘦硬，人更加显得苍黯。很大概因为这阵子老是扣着帽子，头发压得很死，后脑勺那里一翘一翘的，好像乌鸦毛，衣裳倒比先前整齐多了，很板正地穿着一身蓝布制服，风纪严谨，好像一个女政治干部。

(生)



与我的想象不同，见面时应有的欢欣，在她脸上看不到。打破一种莫名的拘束，我先来主动说话，我说：看你也没多少铁姑娘的架势，现在，就在这宣传股高就了？

她纠正我：不是高就，是帮忙，主要收发值班。

我告诉她刚享受完探亲假，带了点儿慰问品来。说着，把手里的挎包打开，给她掏出五个松花蛋来。

她的眼睛立刻紧盯松花蛋，嘴唇毫不掩饰地一劲儿抽动着。看这情形，我便替她敲开一个，剥净蛋壳，递她手心里。她有点儿踌躇，稍微窘一会儿，那琥珀似的圆东西就被她三口两口吞到嘴里。她的脸鼓起来，无声而快速地蠕动着嘴巴，同时又在桌面上嗒嗒嗒地敲下一个，跟着是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。好像她是在完成一件规定的重要任务——一直不理会我，调动了所有的精力吃蛋，所有的神经都为紧张的咀嚼服务，没有一丁点客气、一丁点窘迫，默在) 默地、又急急地。几分钟工夫，五个松花蛋，全部报销。

我替她噎得慌，递她茶缸子，她不喝，撂下，自始至终保持纯粹的咀嚼和干咽。干咽结束，勉强喝口水，脸上始终带着一种模糊的严肃性，眼睛凝视着桌面上那堆灰色的碎蛋壳。

她说：这松花有股子樟脑味儿，你把它们存箱子里了。到

不存箱子里就得喂老鼠。

我没说樟脑味儿不好，挺好的，叫人想家。

那你怎么还不安排探亲假？

她抬头，把脸对着白墙面，说：这是团部，不比连队，个个都比赛着不回家，家这个词儿太遥远了，好像已经成了古典。

古典不古典的，总该抓紧时间回去一次啊。



考场道

我跟舒迪说：火车到天津时，正是凌晨三点，天还黑黑的，只好雇辆三轮车。车子在寂静的~~马路上~~跑，声音沙沙沙的，好听极了，虽然是冬天，迎面吹来的风都是软丝丝的，城市的风啊。上楼敲门，妈妈湿着眼睛先叮嘱我，千万把衣裳~~尽量~~到大门外边，她要喷药水，~~完了~~后还要煮。转天，睡醒长长的一大觉，妈妈带我上劝业场的烤鸭店~~去~~，是毛主席以前去过的那个~~处~~，里面墙上挂满毛主席接见烹任师傅的大照片，吃饭还等于参观受教育……

你就没受我的教育——我是说，我到砖瓦厂讲用时，你不在。
我探亲假没回来，真遗憾，我相信，你的事迹报告比谁都过硬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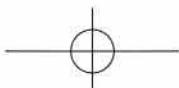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说点儿别的吧。她扇扇手，制止我，走过去，关上窗户，跟我说外头又阴天了，有可能得下雨。

有 我没~~注意~~注意窗外，发现她的腿脚有些瘸，走步的姿势不太好看，似乎~~是~~右脚上伤过。她倚在窗前仔细端详我，说：你倒胖了。

我说：主要是在苇场胡吃闷睡墩的，一顿发糕照着七八块吃~~去~~！
就说起苇场来。说到周细珠出事儿，她皱眉头说：林沂蒙胆儿也太大了吧，这样瞎冒险，肯定是为了出风头。

就是为了出风头，她还跟指导员振振有词地赖连长，说都是他讲《七仙女》讲的，讲得人脑子乱七八糟，没~~斗志了~~，刮个大烟炮~~一盒~~都顶不住……你知道冻死的人~~死~~以前，多半都会大笑吗，因为幻觉中，见到了大火。真的，我们离着冻死也不远了。你瞧瞧我这脸，一块儿块儿冻疮老是好不利索，刚回连时，真像花猫一样，然后回到家，我妈一细看我，就捂着手巾呜呜哭起来了。

我一细看你倒想乐——她终于笑了，眼角皱纹一条条摞着那么多。
她走近我，胳膊伸过来抓我的手，使劲攥一攥。



这动作是一个提醒，提醒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些日子。一时都静下来。

——你猜猜，现在我有空干什么？练字！在旧报纸上仿着练。

——真够愚蠢的，那样也只能练练仿宋体。

仿宋体怎么不好？仿宋体特有用，团支部还让我抄黑板报呐。

嚯……你要有一技之长了。

我要有一技之长，也是最低级的一种，哪像你，都高级干部啦——高级点心高级糖，高级老太太上茅房！

(另起一行) 舒迪随口说两句当年的顺口溜儿，我咯咯笑起来，她也随着我笑。空气活跃了。这时才问起她的脚，果然是有了问题。石灰窑塌过一回窑，当时她正在里头站着码窑，快码到窑口时，没想到底下炉条禁不住了，轰隆一通响，她埋在了里头。挣出来后人哪儿哪儿都没大事儿，就是右脚拖拉着，走不稳步子。上医院看，踝骨折了，再接好之后，样子就变了，怎么练都走不利落，几乎成个跛脚儿了。

我宽慰她：看着不算厉害，回来上天津反帝医院再好好治治。

治治倒不难——就是重新砸断再重新接上。

……呕，多疼哇！

疼算什么，“要奋斗就会有牺牲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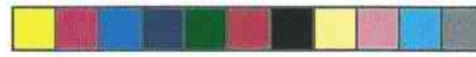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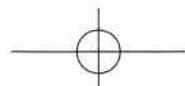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呵，是你讲用时的口号吧？

没错，这口号贯穿始终，我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到处博得掌声。

她又笑起来，嘴张得很大，浑身抖动，笑声尖锐，好像什么东西在她体内突然间爆炸。

笑罢，她沉下脸，忽然又一言不发了。

觉得她是不快了，似乎是在厌烦什么，厌烦得厉害。我敢肯定，



其实并

她精神上不愉快，也许正掩饰着强烈的郁闷。我猜不透这郁闷的原因。

3) 为调节气氛，我告诉她，连里现在热闹得很。男女生百分之四五十正在破天荒地联谊交往，谁谁脸皮厚全不论场合，谁谁失魂落魄一夜夜写情书。

——你不掺和吧？

当然不掺和。

林沂蒙呢？

她可不闲着，那⁸位是卫生员郭小刚。⁹她腰肌劳损，郭小刚给她按摩，按摩出感情了，卫生室成了他俩的了，还一块堆儿学《哥达纲领批判》呢！我是真闹不明白，一个个的，怎么都那么大兴趣？

不叫兴趣，叫青春冲动。你不懂。

有什么不懂的，我也饱经风霜了。

……唔，饱经风霜的兵团战士。

什么兵团战士，不就是农工吗，到三十岁，也还是农工，八级的！

你还差得远呢——看看我这手，像不像螃蟹爪？我怎么干的？

我能一人出一座露天窑，一人装一卡车白灰，虽然脚底烧得冒泡，嗓子一口一口咯血，不一气儿干完，决不带歇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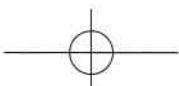
所以你是标杆儿嘛。我比不了。我这人，天生缺少荣誉心。

干脆说虚荣心多好？我不在乎。

她忽然口气很冷。我被噎住，和她一块儿沉默了。

感觉时间不早了，即使截上卡车，回连也得天黑，我站起来说：

就



得走了。我立刻

她肩膀一歪，踮着脚走过来，抓住我的胳膊，连同挎包的带子，喘着说：别走，别走，外面在下雨！

我说：我喜欢下雨，下雨心里才爽快呐。觉得胳膊被攥疼了，
她手里使了邪劲儿，我疼得叫起来，又坐下——的确下雨了，雨
声淅沥沥的，突出着周围的静。

不开灯，屋里光线昏弱，从中散发着一种潮湿而又孤寂的气息。

她坐椅子上，我倚小床边。沉默中，我知道她在盼望，这盼望
也是我的。

很奇怪自己此时此刻的情绪，一临到要走要离开她，心里就又
酸又软。

的可是，得走，必须走。

我俩一起站在雨中，站在团部的大道上，等着截车。雨不算大，
只是稠密，带着一股苦丝丝的味儿。头上戴着舒迪给我找的草帽，
她自己则干淋着。她闷着，脸色很灰暗，眼睛透过湿蒙蒙的光线，
遥望车子驶来的方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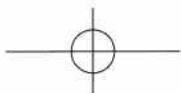
问起马号的老蒙，她叫我回去替她问好。

我告诉她，老蒙死了，上吊死的。入殓时，男生打赌，赌谁敢
给死人穿鞋子，一时闹闹嚷嚷像玩儿游戏似的。

这个老蒙头……他教了我不少本事。他一个驼背，病恹恹地，
怎么非选上吊的法子呢？她长叹一口气。

我低头看着脚下，想到马上又要一个人上路，心中不免凄凉。

把身体靠近她，小声说：舒迪，我会再来的。她不看我，只和
我握了握手，点下头，又抬头，把嘴张开来接雨，细雨丝丝缕缕抖



着^o落到她的口腔里。

她虚着眼睛皱着脸，朝着黯淡的天空慢慢说道：你信不信吧，咱俩，永远不可能真的分手——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反正，假如说我是地窖里的土豆，你就是土豆上的芽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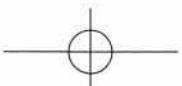
这比喻有点儿邪乎，但并不讨厌，我笑了。

一辆嘎斯车向我们驶来，黄车灯一路笔直地扫亮，马达格外震人。
舒迪转身将我挡住，张开胳膊，冲驾驶楼大声喊道：师傅，停，
停，她去砖瓦厂！

车

着

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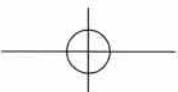


二排长忽然换了老职工。原因比较严重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主角竟是林沂蒙。林沂蒙和郭小刚友谊得出圈儿了。一天夜里下大雨，两人在卫生室里胆大妄为地“烂干”。这事儿是瓜地老魏发现的，他跟连里说，当时他想叫门要药，可是灯一下就关了。
一会儿又去，看见手电恍恍地亮几下，里头两人正团团地抱着。于是他就不走，在雨里扒着窗缝儿看了个够。

一时间连里上上下下都议论这件事儿，好几个晚上连部灯亮着，召开排以上的干部批判会，批判会增加老职工和团支部代表。叫林沂蒙和郭小刚一次次交代，大家做批判。

据说林沂蒙态度坦然，毫不隐瞒，自我批判也极到家。不过好些人难以满足，老是叫她细说，细说，再细说！到后来，她的交代添枝加叶，有点儿像是瞎编了。指导员和连长显得心重、沉痛。批判时，指导员甚至掉下泪来，他愤愤地指着她说：林沂蒙，你对得起谁？叫你们发展革命友谊，不是叫你们一块儿“烂干”，你两个太走火了！林沂蒙，你想没想过，你今天已经成了咱砖瓦厂思想斗争的对象啦……

工地上盛传着林郭的“烂干”细节，我听到的虽然是些只言片语，仍足以令我心惊肉跳。我实在不能明白，她为何和郭小刚那样做？做了之后，又为何那样赤裸地贬损自己？我很感慨，先进得像一面大红旗的林沂蒙，一旦出事，形象立刻一落千丈。



（她）
（她的）
（郭小刚）
（林沂蒙）
（她）

一天到晚，~~她~~跟在二排队伍后面，尽管姿态还强撑着原来样子，似乎依然~~还有许多~~傲气，可是假若细看，会觉得她的脸上已经消退了昨日的精神。

看着她的大变化，我不免心生恻隐，时不时主动和她搭讪几句，她很勉强地应和着，眼睛漠漠看别处。可我注意到，只要她发现郭小刚也在周围干活儿（他们出事后，郭小刚的卫生员也被拿下了，被充在一排里劳动），眼睛立刻敏锐，立刻闪烁出光来，那目光闪耀着，越过众人的头顶，像归巢的鸟似的一直落到了郭小刚的肩头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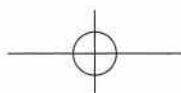
我奇怪，男女生之间一旦亲密起来，发展是挺可怕的，~~似乎挺~~挺容易就走火入魔。

几个月前，连里曾经盛传一个反面的新闻，某师某团一个挨着乌苏里江的连队，有一个徐州的男知青投敌过江了。是因为跟一个女生关系过分，被连里批判。他心里一怄气，干脆走极端，涉过江去变成敌我矛盾。那边老毛子见他毫无价值，天一亮，就在边防站升起旗子给信号，要求会晤。他人又被送回来，马上就被~~插~~进师部看守所，也许那个看守所在~~关押上不人道~~，他又越狱了，~~很有本事~~地回了趟徐州，偷偷藏在家的窗外看老母亲，整整看了一夜。然后，再扒火车回来自首，服刑完了。

宿舍里忽然讨论起“欲望”这个字眼。
都说：在林沂蒙的交代中，反复提到过这个词儿，具体什么意思呢？

都说：谁知道，谁知道哇？

我觉得有人在装假。那么，我知道吗？



上 七月阴凉的

曾经几人结伴上团部去看电影，看阿尔巴尼亚的新片子《创伤》。照例是露天大场子上放映，身前身后净是不相识的人。后来我感觉害怕，先是从后背，忽然一只~~原~~手钻进我的毛衣，停在腰部那里。我吓得哆嗦，身子狠狠一抖，把它抖跑，我不敢回头，缩着脑袋挤出去，然后好几天里心有余悸。

现在琢磨“欲望”的意思，好像就等于那只阴凉的手。我不明白那只手究竟想干什么，可是觉得它肯定是代表欲望。那是羞耻的、害人的。

我奇怪宿舍里每人在对这个字眼的讨论中，都不自觉地显出一份激动，一份过于热衷的兴致，甚至她们的笑声忽然间都大得可怕，变得那么咋呼、放任。由此，又把话题引申开，说到怀孕生孩子，这更是一个神秘问题了。

大概是看我最幼稚可笑，刘文群先来问我：孙小婴，你知道女的怎么就会生孩子吗？

我老实回答她：以前我姐告诉我，和男人结婚之后，医生要给女的打一针，于是就怀孕了。

屋里哗地一通笑，竟至于前仰后合的。

于文谨反驳我，说：不对，我认为，这事是靠传染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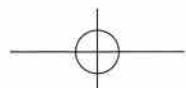
真的，结婚之后，一男一女不是挤在一个床上睡觉吗？一睡觉，互相使劲儿挨传染，就有了第二代。

许吾梅点头，说：对了，有道理，咱们一个大炕上睡，不是经常一个倒霉见血，第二天，另一个挨着她睡的也要倒霉见血吗？

——可是，林沂蒙他们，干吗要那么整呢？

~~才知道~~男女到一起，最后就得那样，什么打针啊，传染啊，

那是怎么回事？唉……别问了，反正



纯粹一派胡言！

太可怕了，咱们人，还算高级动物吗？

高级动物也是动物，高级动物说归齐也得那样整，人类就是这样繁衍后代，这叫生存法则！

哪家的生存法则？明摆着是低级趣味，是下流，跟生孩子是两码事。

怎么两码事？一码事儿，喊，你懂什么，傻瓜！

你懂，你怎么懂的？你有过实践啦？

大家面红耳赤，要嚷破房顶了，实在是谁也没学过这门课。

这就是又

林沂蒙提出来要调走，调石灰窑。连里同意了。同时还有郭小刚。

因此有人议论，连里怎么搞的，这么一来不是成全了坏人坏事吗？

我倒觉得，他们是在表演一个十九世纪的爱情故事。

收拾东西时，林沂蒙显得潦草、匆忙，面孔紧紧地皱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连里没给派车，也许是她自己不让派。她把箱子留下，脸盆暖壶都不带，行李转到身后背好，腰上扎紧皮带，头戴绿军帽，一副装备格外的精神，好像她这不是去石灰窑，而是还像当年那样，步行去井冈山长征串联。

我们要送她一程，她和我们一一握手，神情平静说：不要送，我还会回来。说罢身体一震，来个向后转走。她昂首上了路，脚下呼呼生风。

我在这边目送她，心里忽然非常难过。想当初，第一天来砖瓦厂，我惶然孤索，独自站路口上发怔，还是她，郑重并且友善，第一个接的我。

左



公路上闪出郭小刚的身影。他们会合了，说话声清脆地传过来。

他们并肩往前走，身后衬着遥远的永远无法翻越的群山。（一大片）

我给舒迪写信，把林沂蒙的事儿告她。很快接到了回信，她说近日极忙，先不写什么，暂且抄上一段毛主席指示供我学习：“大学还是要办的，我这里主要说的是，理工科大学还要办，但学制要缩短，教育要革命，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，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。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，到学校学习几年以后，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。”

100

改为楷体字，
另起一段

最高

) 这段指示不是最新的，记得是毛主席前年什么时候说的，那时走在马路上，听大喇叭里唱着这段谱了曲的新语录歌，很快就家喻户晓。现在，舒迪忽然想起什么来了，又把它抄给我？反复看毛主席的话，主要是说理工科大学还要办。想当年，爸爸就喜欢问我数学成绩，而我也就是数学成绩常能叫他高兴。他总是说：小婴，别学我，也别学你妈妈，好好地就学数学吧，宇宙之大，核子之微，无处不用数学，记住了吗？将来，你千万不要搞文科，文科范围太大，太复杂了，很多的问题你永远都不会懂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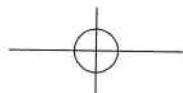
如你

) 如今，我已经懂了爸爸的话，我多么愿意照他说的，好好地就学数学啊！可是，又哪里有我选择的机会呢？在什么都没有明白，什么都未及做的时候，一种强大的力量已经将一切都中断了。

我上连部去借报纸，找不到叫人特别感兴趣的新闻。平时，留心指导员的言谈话语，也没发现半点儿有关那条指示的内容。这天正干着活儿，忽然就听说砖瓦厂接下来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，连里已经决定了，让一排切泥条的贾权还有三排烧窑的范小三儿去，

最高

两



把他俩送团里，和各连推送的人一起分配，分到某省市某大学去！
这事儿炸弹似的传开来，当知青的听了，都在脸上挂出复杂神情。

贾权大家不说什么，他长年切泥条，踏实肯干，曾经被机器血糊糊地切开了虎口，现在他手上带着大伤疤，还是切泥条，就是喜欢那个岗位，探亲假里，只享受了一个星期人就返回来了。本地的范小三儿却叫人议论，他平日赖赖乎乎一脸鼻涕牛，作风总有点儿像鲁迅写的阿Q，烧窑时不踏实，老跟本地女孩儿打逗取乐，还偷着烧地里的向日葵盘和玉米棒子吃。此人以前小学也没上过，现在倒要抢先上大学了，岂不是浪费名额吗？连里大会解释说，范小三儿是烈属后代，他爷爷以前跟赵尚志打日本鬼子，牺牲了。这么一解释，底下都不说什么，标准也就固定了——上大学，非得有个实打实的好理由不可。



漫游 20

忽然一个消息令我吃惊，舒迪做了个高姿态，把上大学的名额让了出来。我听了很生气，简直难以忍受，吃完晚饭就截车往团部。

见到我的一刻，舒迪先怔住，又很快垂下头，心事重重地盯着地上。她抽烟了，大炮卷得很不利索，烟气很凶，大团大团的烟雾浓浓地朝我飘移过来，像灰色的心情。

想直截了当问问她：你快把命都赔出来了，才得到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竟拱手相让，是吃饱了撑的？

气却只能堵在心里。看她死死地在沉默中埋着脸。可怜的灰脸，深耸的眉头，掩藏的眼睛，那一卷卷大炮狠吸狠抽的劲头，叫我无法可说。我呛得咳嗽，不住抬手揉着发辣的眼睛，不满地说一句：石灰窑时候，也没看你抽烟。她不搭话，猛地抬起胳膊来，把燃着的烟头往桌面上砍。我过去碾了，我们的身体不经意地碰撞，都不动，像是一同思味轻微碰撞的效果。无言中，她捉住我手，把我的手放到她垂着的头上，这才发现她脑门火烫。

我说：你在发烧。她苦笑：烧有两天了，~~这~~嘴燎泡……这发烧的滋味也挺好。

我扳她的肩膀，把她的身体扳开，叫她喝水服药，在小床上撂平了，将被子盖好。然后我把头转了，看桌上打开着的报纸，一张大照片，上边好多人，敲锣打鼓喜气洋洋的，底下写：“北京平谷县村民送子女上大学”；《人民日报》社论：“亿万工农兵的愿望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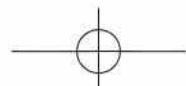
漫

却

直

奔

飞



现了”。

她忽然伸手过来，“哗”一下打掉了报纸，摔给我一句，你不是来看报的！你觉得我很浑是不是？哼，你错了，我比诸葛亮还明白呐。

她向我解释：团里有个保密员叫小丁，也是天津的，人天生缺心眼儿，一天到晚往参谋长屋里跑，后来就和参谋长有染了，再后来又被参谋长的儿子看上。父子俩为她打架不止一回。后来参谋长就想哄她走，一直没有找到法子，这回行了，名额刚派给我，转天政委就找我谈话，拿话点我，我说什么好？那个小丁我们聊过，人可怜，精神挺绝望的，我能无动于衷吗？没有多考虑，心里一横，让了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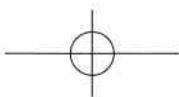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参谋长什么东西，看着就贼眉鼠眼的。那个保密员，成天就这么干保密啊？她就不会上兵团司令部去揭发他？

说得轻巧。她要敢揭发，能到今天吗？

舒迪说：有些坏人，你就得等着道义来惩罚，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像二师一个团长，抗美援朝时还当过战斗英雄，今日此人却是畜生一条。一年里毁了女知青一百来个，号称一个连，就以团部招待所为根据地。结果怎样呢？枪毙了。沈阳军区军事法庭判的，判以前，先叫他整日里放猪劳动，据说清一色全给他放公猪，后来执行枪毙的是兵团警卫营几个男知青，个个不手软，把那畜生打成个筛子眼儿……

——该！我们知青不是好惹的！

……你好惹吗？舒迪火烫的脑袋朝我抵了过来，我感觉她身体有些摇晃，喉咙里边发出苦吟。



我说：咱们上团部医院去看看。

她使劲摇头反对：不去，死不了，别叫人家笑话我闹情绪。

闹情绪就闹了，能怎样？

我还是愿意胳膊折了藏袖筒里。

她过来扒我肩膀，伸手掀我的袖子，轻轻转弄一粒纽扣，思忖着说：我在石灰窑时，一个老职工历史复杂，思想更复杂，他老爱劝我，他说：你要把心里的井扣上盖儿，你要学会不为自己掉一滴泪。

我听着眼圈儿立刻红了。

她让我给她卷支烟，看我不动弹，她忍着，说：不叫我抽烟，你就也躺下，不早了，关灯休息吧。

的确是不早了，已近深夜，因为是在团部，觉不出来静，走廊外面一直有来来去去的脚步声和开门关门声。

回连是不可能了，只有听舒迪的——把灯关了，衣裳不脱，躺到她边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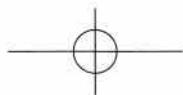
窗上有月光照射，月亮显得很近，水银色，大而堂皇，泛着白亮的光。我把身体侧仰着，把眼睛直望窗外，凝视那轮月亮。

好久不见这般动人的月亮了。一种遥远的气氛，在洒满月光的屋子里弥漫。

火烫的舒迪躺在身边，保持着出奇的静。我了解这静绝对是不自然的，是一种意志叫她如此。意识到这点心里战颤，竟有些百感交集的。闭上眼睛，叫自己什么也别想，快睡。

整整一夜，舒迪难得一动，就那么半趴半卧地僵着，像月亮地里执行战斗任务的邱少云。

到凌晨，发现她早已比我先醒，人倚靠着窗角，静静地坐那儿



抽烟，好像已经抽了很久，烟头暗暗的红亮衬着她灰黄的脸，显出暖意。

见我睁眼，她掐了烟，缓慢地抬起一只手来，按住自己的脑门儿，憔悴的脸对着我虚弱一笑——她说：得谢谢你来这，瞧我这，退烧了。

心里突然猛烈抽搐，呼地扑过去，将她紧抱住。不打算再有任何控制，把脸贴上她微凉的额角——我们久久相拥。

相拥着，晨时的宁寂气氛被打破，一股热流迅速袭遍身体，这感觉令我欣慰。那种发自内心的无比纯粹的情感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震动我、迷惑我。

可是，得走了。我系好外衣，背上挎包，说：光退烧不行，你还没有全好呢，你老实在屋里待着，别送我，叫我自己上路。

我最受不了的，就是叫你自己上路。她说，声音又低又哑。

时间在这一刻慢了下来，发现她在一味地注视我。

我们目光相接，她显得迟疑、忧虑，像正深思着什么。

她微跛着，挨近我，双手按住我肩膀，恳切说：再多耽误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有件事还想问你——你觉得……上学，真有那么重要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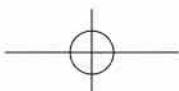
当然了，很重要！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：我敢说，这生活里，就上学才是最大最大的真实！可同时，它也是最大最大的梦想……

她放开我，摇摇脑袋，表示很不同意。她说：现实纷纭多变，有好多东西，你怎么能肯定，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虚假？

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要说什么？

我想，你要真的这么看重上学，你就跟我走吧……上新建连去，最好是最最边远的新建点儿！





……我不明白。

我也不特别明白，可是我想，你没别的路可走，没有，这是唯一的机会——只有在新建点，你可以重新表现，我也可以帮你。

你是救世主啊？

我笑一声，马上又止住，看那张发灰的脸，现在格外凝重、沉郁。

我愣住，舒迪竟然没有一丝一毫开玩笑的意思。

一个至关重要的念头，一个计划，像一道耀眼的光，顷刻将一切都照亮了。

那个早上，我没能及时赶回连里。我们耗到快中午，一直说这件事儿。舒迪像一位鼓动员似的，一个劲儿地鼓动我。她认为，她完全不适合长期在团部机关干，近来时常犯恶心、失眠，她觉得是因为长期出惯力气了，坐办公室纯粹受罪，尤其她受不了被团里这个官儿那个官儿来回地使唤，心中窝气。她打定主意，要跟团里提出，下去，下到边远连去。这个边远连她已经选好，是刚建了不久的水利连，连长她认识，原是石灰窑老排长。

她有把握这个要求被批准，并且还得叫她任个连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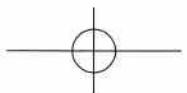
她攥着拳头使劲朝着屋顶振臂挥一下，说：我想，当个连级没问题，嗨，当个连级，我要好好施展施展！

所以，她就相信，到时能够帮我上学。

一个梦想。多好的梦想！就像那个叫马丁·路德·金的黑人反复说的：“我有一个梦想……”

舒迪说，她看见内参消息，中共中央批转了北大、清华关于招生的请示报告，正式规定，以后招生实行群众推荐、领导批准、学

MP3!



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，招收“工农兵学员”，他们的任务是：上大学、管大学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。从今年各连的情况看，条件并不复杂，主要一关就是推荐关，其余迎刃而解……

可是，人家为何推荐我？我非得有特殊贡献才行啊！我努力得了吗？你忘了你说的，像我这种人，注定是要渺小，再玩儿命也不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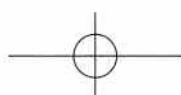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以后我再不会这么说了，我现在只说，人活着，就是活一个难题，你得解答自己的难题。舒迪这样说时，身体一瘸一歪地靠住门框，眼睛火热地看着我，她捉牢我的手，使劲，又叫我疼到心里。

——我行吗？我是否行？是否具备那种力量？去极其落后的新建点儿，打生井，点油灯，从头干起，干到所有人的前面，叫所有的人对我刮目相看，从而感动上帝，达到被推荐的目的……这计划大胆得近于疯狂。以我这人一向的素质和本领，尤其一向的耽于后进的心理，此举②无异于自己打翻自己。

可是，这确是唯一的路！我不是成天忧虑，以为今日的生活令人窒息，非我所甘愿，不是强烈地感到不能上学的痛苦吗？是的，上学，它实在是我生命中最最前列的渴望。

……就是因为渴望，便有权利选择吗？

舒迪又给我上了一个例子。一个叫毕盛的北京知青，在团部医院工作，主要作手术台上的器械护士，眼里长期见多了无可弥补的手术事故（譬如割盲肠，把人家的输卵管给割了），于是昼思夜想能够深造，当一名高明的外科医生。他为了感动医院领导，使他们能够把他送进大学，竟然做出一个惊人之举，找了一个伙伴当助手，



自己给自己割盲肠。手术当然艰难无比，危险极了，却居然成功了。

然而，手术切口虽然愈合良好，事情的结局却糟得很。~~如此孤注一~~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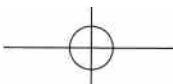
掷拿自己身体下刀子的做法，被说成是野心勃勃，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，医院贴满批判他的大字报……

舒迪说：那小子当然是走不成了。可你仔细想，~~自~~那一刻，当他朝着自己的小肚子举起锋利的手术刀时，胸中得有多大的勇气？

你看清楚了，实现梦想，非得有他那种破釜沉舟的劲头不可！

……我行吗？我是否行？每天都要被这个问题纠缠着，反复地想着舒迪的每一句话~~说~~说这些话时，她的样子。

，以及



宿舍的人

21

这天正吃午饭，听到好些人在议论叶丹娆。叶丹娆，她怎么啦？

她们都说：你怎么不知道？你跟她这么好。她出事儿啦！

她的男朋友走后门参军了，上部队打篮球，她受不了，老一个人别扭着，还掉眼泪。后来又有两个北京男生争着要跟她好，她谁也不搭理。那天晚上，他们俩在大食堂里缠她，又当着她的面掐架，一下子头破血流了，她看不过，上去劝架，这就倒霉了——他俩朝她撒野，忽然把她身上的衣裳哗啦一拽，好几层，整个拽开了……

——嗨，谁知道具体那是怎么个过程，反正这事儿马上成了加工厂一大新闻。打那以后，她人就完全垮了，除了干活照面儿，平时很少出屋，吃饭没人打来她就饿着……唉，这个叶丹娆，真是倒了霉啦！

心里咚的一沉，撂下饭碗。上公路，截辆卡车往加工厂奔。

到加工厂女宿舍，一眼看见叶丹娆愣着神儿坐在炕角，她的脸朝着墙，像参禅打坐似的。可能这样坐着，眼里除了墙面，别无其他，会对她好些？小心走过去，叫她好几声，她才慢慢掉过头来。很迟缓地向我抬一抬眼睛，嘴上抽动了一下，仿佛想笑，却没笑，只不过定了定神，又把脸朝向墙面。

好久不见，她的变化太大，惨淡的脸蔫黄蔫黄的，下巴削出来个尖儿，眼窝深陷，头发胡乱散开。那呆呆地袖手望墙的样子，充分说明她心里的天空已完全暗下去。

已经



睛闪动，泪水^y纷纷地淌下来。我搂紧她，坐下，忍不住随她一起哭开了。

(我)

那是个伤心的夜晚。离开叶丹娆，^y哪也没去，直接搭车回砖瓦厂。

(很强)

w3

丹娆令我悲伤、痛惜。以前一直以为，她是**很强的**，今天发现，其实她和我一样，也是一个很弱很弱的人。精神病，意味着人先从精神上垮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因为他太重要了，一种寄托和一种保护其实是一回事，他走了，意味着那些东西倾塌了，消失了，所有的孤零感、压抑感，重新变成可怕阴影，压迫着灵魂。那场羞辱，虽说是偶然的，却足以将她最后的力量、最后的自尊摧毁。

(他)

久久地想着丹娆，心中疼痛。一种深深的联系感，使我不能不悲哀。并且又不能不深入地想自己。我感到，丹娆的悲剧，对于我，不仅是一个莫大的刺激，更是一个莫大的警醒。现在，再来掂量那个计划，忽然悟到它的严肃性和紧迫性，忽然感到一种来自灵魂的急切的渴望。

我想要改变，想重新做人，做个强者^y！

丹娆不仅使我产生了强烈的要重新做人、做个强者的渴望，她还使我忽然间看清楚——人生，最为苦痛的东西，并非是受苦。真的，好长的时间里我应该能够懂得，受苦、艰辛，这是人生的一部分，是人人难以逃脱的生之重担，也可以说，是义务。可是，孤单、零落，这却是人生的恶症，倘若不想办法医治它、排遣它，活着，无异于受难。

我还够不上受难，是因为，有一个人，在这世上，同我心连心。是的，对于我，舒迪^y意味了很多。



我不知该做什么，干干地候在一旁，心里悲哀之极——丹烧，难道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一起说话了吗？

有人过来小声撺掇我劝她，说：她得了精神病，老是这么坐着，跟谁都不说话，一掉泪就是一夜，丁点儿声音也没有，这么下去不得坏了吗！

可是，我又能怎么劝她呢？来回答想一会儿，先走出去，~~供销社~~给她买点儿红糖和点心。回来，把东西悄悄撂到她身后。挨着她后脑勺，低着声说：丹烧，那都算不了什么，你别太在乎了，别一下就叫自己这么垮了——以后，咱们的路~~还~~还长着呐，你一定得振作起来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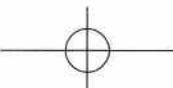
她没反应，还是凝神看墙，看墙的眼神呆怔而遥远。

我注意到她枕头边上有一封家信。留心将她家的地址在心里背熟了。想一会儿快上邮局给她妈妈发电报，叫她妈妈快点儿想法来接她回北京看病——我得走了。刚走到门口，就有人拽我。我回头，发现叶丹烧动弹了。她的脸终于从墙角的阴影里移出来，手摸着下炕，人像老了似的，扶着炕沿儿，一寸一寸往前移动。她的眼睛湿漉漉地汪着泪水，好像两个积水的池塘。我赶紧向她伸出手，快步走回来。那双眼睛掠过周围一切混乱的东西，直直地朝我盯着——但她的视线飘摇不定，好像极不希望我走，又好像执意要送送我。

她的手心冰凉，身体衰弱地抖着，我得一直扶着她，她才能不倒。

我说：丹烧，你还坐下，还坐下，我先不走，我们一块儿吃点儿东西好吗？她没有反应，只是木木地倚站着，哑默地看着我，空茫之中含着无限凄凉。她看得我心寒冷，有多少悲伤的内容都在这默视~~中~~中点点滴滴地倾诉出来……忽然间，她的嘴唇翕动不已，眼

到团部



194

她对我的设计我并不敢太想，可是，

也许

一车又

这是不言而喻的。那天，为说服我，舒迪苦口婆心，说了一车的话，最令我难忘的，是她说话时，那番滔滔不绝、刻不容缓的

(诚)

气势，那急切的话语，连同急切的呼吸里，饱浸着多大的热望。此刻当我回味时，仿佛又见到她那特有的亲如手足、热切有力的目光。现在，我不再是幼稚的了，我知道，在感动中，我对舒迪怀有无可替代的依恋，这如此重要，简直就像生活中的盐一样。

感动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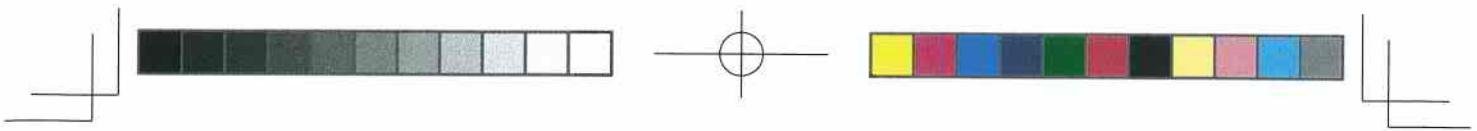
我向连里提出申请，要到水利连去。指导员有点惊异，看着我，忽然一脸赞许，拍着我肩膀一个劲儿摇晃，说：好，好样的，我找团书记，叫他考虑你入团！

谢刚当晚就郑重找我谈话。谢刚说：最近中央刚刚发布一个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，号召搞好“吐故纳新”，要把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吸收入团。我赶快表示：我还差得远呐，以后再争取吧。他不知道我这是又犯了顾虑。我顾虑一旦涉及入团，肯定就得详细调查家庭背景，而我宁肯一生不加入那个共青团，也不愿意忽然被调查个底儿掉。(志荣的)

组织上

在一个无眠的黑夜，我趴在枕头上，静听着世界深寂的声音，握笔给舒迪写信。写着，觉得一股能量从脚底升上来，像汁液似的，一点一点充溢到体内。(一部)

恰如舒迪所料，她的请调报告顺利通过了，组织任命很快下来，任她为水利连指导员。下连之前，她先回一趟家。回来，打起背包开进了新连队。下连不久，团里又招她跟着去山西昔阳学大寨。此时全团各处凡能见标语的地方都刷上大红字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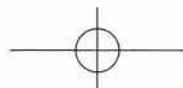


“走大寨道路，做大寨式的人！”“大寨能做到的，我们也一定能做到！”

这一来，接我去水利连的事不得不耽搁数日，待她从大寨学习回来才算可行。

成





水利连派了一架小马车来接我。午饭吃过，二排的伙伴们送我远行。

她们不明白，主动提出要上新建点去吃苦的我，心里究竟怎么想的，怎么会是满面戚容默默含泪地坐上马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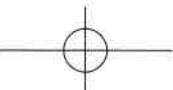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是因为对砖瓦厂恋恋不舍吗？

车把式是个上海知青，一张脸又黑又瘦，带点儿调皮相。他很利索地当空一甩鞭子，朝我嚷一句：长途旅行开始了，你做好准备，一会儿注意看好你的家当！他自我介绍叫小崔，让我瞧他的裤子和高筒靴，都已经是湿呱呱的了。他说：道儿难走，一会儿得爬小山，再下大草甸子，全程大约六个来小时吧，天黑之前争取赶到。

时值深秋，太阳寂寞地穿过墨绿色的丛林，破碎的光斑洒在小路上，四处蒙蒙，皆显迷茫。当车子跑出山包，眼前便横出一派凄凄荒草滩。草高而密，秋风吹来，一片波浪起伏。塔头时时隐现，马车开始颠簸不已。我紧团着身体，双手死揪住拴着行李的绳子，在车板上一跌一撞地，极是狼狈。狼狈着自然沉闷着，好久不说一句话。

忽然发现一只小马驹似的动物在前方零落地跑过去，问小崔：那是什么？他说：傻狍子呀，怎么的，你连傻狍子都没见过？棒打狍子，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——这叫老北大荒的生活！知道吗，

又来着
金红



L! 诉
咱们现在走的道儿，是当年慈禧太后藏金窖的必经之路呐。

我不信，小崔笑：那我告诉你，我见过熊瞎子，你信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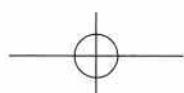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真事儿。他说，刚到水利连，有只熊瞎子时不时老来骚扰，于是我们一行几个人，跟着佟连长，去山里找它，找到时还离着八丈远呐，我们都吓坏了，都想快溜，可老佟不含糊，梆梆梆，给那家伙一梭子！然后扛回来，把它上交团里了，不过四只掌子我们给扣了，搁大锅里煮，煮半天也嚼不动，又捞出来，包了泥巴使劲烧，呵，那是胶质肉啊，慢慢就给烧黏糊啦，只可惜，没有调料，怎么弄也是一点不好吃……

小崔挺能神聊的，我听着觉得解闷儿。（倒也）

只好 又蹚进一个绕不开的水洼子。小马的肚皮淹进水里，车轱辘不停地打陷，便跳下来跟着推。烂泥顿时没入脚面，鞋子咕唧咕唧浸透黑水，裤子也和小崔一样成了湿呱呱的。溅着泥的身上不由得阵阵寒战。心中慨叹，好难的路呵，没有比这再难的路了……可是，除了闯过去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

小崔除了还留有一点儿上海口音，其余一切全都像本地人了。得空就要狠抽烟袋锅，极粗糙的手很溜乎地往外甩鼻涕，甩完，展开手掌往鼻孔下面一抹搓。

5 我问他：那里还是没水没电吗？他说：快有水了，正在组织人力打深井，电一时没有，就使劲用煤油，反正也是管够，不过使那么多油干什么用？又不能喝。白天劳动量这么大，人人都是早早就钻被窝歇着。他回头打量我一下，提醒我：就你这身子骨，一天也挖不了几方。他说的是修水利挖土方。告诉我，基本定额，每人每日三方，如果你超了，多一方奖励一毛钞票。我问：那你呐，这定



(接)

额，你能不能完成？

他摇头，又摆出一副得意状，说：我一分也没挖过，我不用挖，你没听见我使唤牲口一直是用上海话？嘿，我小崔就是靠这一招儿，叫牲口只能乖乖服我管。明白吗？咱们水利连整个马号，离了我小崔，那就别想转啦！我发现小崔是一个十足的刁钻鬼。

小马又不好好走了，小崔叭地一个响鞭猛抽过去，小马腾地跳一下蹄子快跑起来。

我立刻打了个哆嗦，谴责他：喂，你抽着它眼睛啦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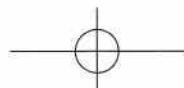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这还算回事啊？你不抽它，它就偷懒。

它顶多才一岁吧，一岁就跑这么远路，你不觉得它可怜吗？

谁不可怜？瞧我，第一个就从木材厂给开出来了，就因为指导员看不上。可我也没法叫他看上……哼，大半夜的，叫我们几个起来去团部医院输血，一验，就我最合适，一次就是400cc，他妈的，歇了好几天人也没劲儿，什么补养也不给。一生气我就跑团里，找着参谋长，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。我告状：他们连里叫我去输血，回来不给一点儿好吃的！结果怎么样？参谋长发了话，叫连里当天给我杀鸡发红糖。唉，可是为嘴伤身啦……嗨，水利连人，大多数都有癖儿，我算最不错的了，有人是一贯地偷鸡摸狗，正经算坏分子，尤其他们北京来的小流氓，好几个现在在团里备了案，都吃了豹子胆，聚众闹过罢工呢。连里大会批他们，连长一上来，先大喊一嗓子——傅卫东，你是北京人的“英雄”！

……不过嘛，你倒是个例外……小崔嘿嘿一笑，转过脸来说：我知道，你可不是开出来的，你是到水利连来当大排长的！

我脸立刻红了，赶紧埋下头——舒迪怎么回事，一上来，竟这



样“帮我”，不是拿我练了吗？！可是，再一琢磨，好像这不失为一个高明的策略，也许，只有这样的开始，对我才是有利的？

小马车终于上到一条比较现成的小道，咯哒咯哒地快跑起来，我的心也跟着剧烈颤动。北方的太阳开始西落，风变得疾而硬，一派深郁的寒凉，笼罩空静的大地。漠漠之中见不着村屯和人，只是纯粹的荒野，偶有一方歪斜的草垛静静趴着，像寂寥世界中经年遗留的东西。

视线有些恍惚，似乎本来明确的部分现在全数变得模糊，似乎前方莽莽苍苍横贯着一片荆棘之海。这海好大好大呵，漫漫无边。

——但是，我知道，我的曙光，我的救星，我的整个新生活，就深深地隐在这大海中！

越是临近了，心理上越是有一种怯生生的严阵以待的感觉，好像自己是丑媳妇要见婆娘似的，格外害怕将被一群生人围观指点。而我庆幸，是在天即将黑透的时候到达新连队，蒙蒙昏暗正可以遮蔽我。

远远见到一圈小土房很集中地卧在一块傍山的凹地中，黯淡的草泥屋顶上，蠕蠕地冒着灰烟，一股熟悉的烧草味儿扑进鼻子，可想而知，这里充做燃料的东西仅限于柴草。

打头的一扇屋门敞开，出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上斜行的坡道。他一派军人风度，脸上挂着笑容，朝我们招手，叫：来啦呵，好，小孙同志！这就是佟连长了，他声音洪亮，面孔和善，上来就帮着解行李，再把我带进连部。从来也没有被领导这么重视过，我有些难为情。坐在条凳上，面孔临着油灯，静听佟连长介绍情况。知道这里女青年刚够一个排，大都是团部学校刚刚分来的本地小丫头，



年纪比我稍小些，另外有八九个是各连甩下来的知青，不太好调理。

佟连长说：小孙你来了担任正排长，副排长邓小结现在正^在干着。

很^很）小邓这丫头能干，以前是咱团部学校里的团支部书记，你俩配合，错不了！

正说着，门外喊“报告”，邓小结进来了。她双颊圆鼓鼓，眼睛亮晶晶，孩子气地笑着，主动过来拉我手。这个细小的动作叫我^的喜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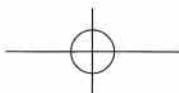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一起离开连部，提了行李上排里去。道儿已经看不清，只靠手电来照亮。快到时，看见了舒迪，她正在一片黑暗中站立着，身旁傍着一座黑黝黝的草垛。^{发现}我们，她走过来，脚步重而快，^带着一点儿跛。虽是黑天，以我的视力，仍然看得清她的头和肩特有的轮廓，还有她的眼睛。她在黑暗中望着我，眼光跳闪着^着越来越近。

水利连重视干部，叫我和邓小结单住一个小屋，说这样便于商量工作。屋子比砖瓦厂的宿舍要低矮得多，油灯照出来一种类似土窑洞的感觉，泥墙没糊报纸，窗洞也简陋，窗框的粗木条上还带着发黑的树皮。然而炕洞口早塞满了柴草，浓烈的烟气中裹着^{缠绵的}温暖。

引起我加倍注意的，是一个泥坯搭的小架子上码着许多书，主要是中学课本，还有一册老新华字典。

邓小结出去打水时[（]舒迪来了，[）]帮我揭掉围巾，低声说：条件不好，你别伤心，以后咱们就同甘共苦。

我听了强笑，把脸埋下来盯着行李，勉强说：谁伤心了，是浓烟太呛了……



(加注释) >

水利连其实算不上完全的新建点儿，前身曾是一个劳改营，住过百十来口子坏人，后来逐渐减员，迁空了，团里现在又在这里扎寨建连，为的是学大寨。要将一带荒草甸子开垦出来，必须先搞农田基本建设——兴修水利。待沟渠遍布，水脉疏通，化冻时拖拉机不会打陷，才派上用场。这当然是庞大的工程——千顷荒草甸子凭靠人工挖渠，每条水渠约有几华里长，宽两米，深一米，两侧打上斜坡。假如有条件从飞机上看看，一定会像一条条的黑龙。

修水利道理简单，实践则难，千年生成的荒草甸，紧上层的草皮一锹多深，底下草根盘根错节挖不断，需用铁锹一块块切斩，锹头要磨出尖刃，切斩时，人踩在锹帮上，一下一下跳，再一锹一锹往前截。草皮起得多了，黑油油的原土随之呈现，这时候腐殖质腥鲜的气息扑鼻而来。黑土深有半米，黑土之下是胶质土，也叫胶泥板儿，往往含着细碎江石，能使尖锐的铁锹劈刃，而板结的胶泥板儿因长年积了冰水，往往十分黏稠，甩时要又举又摔的，花大力气。

统计员老梁大步走来，高着声问我：孙排长，您也来一块儿地吗？现在量不量？这当然是说给他人听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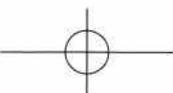
这时我身后围了一大排人，有男有女的，都扛着一把锹，刚刚在一片草甸上站住脚。

——目光，目光，不是来自几个人的，而是来自所有不相识的人——我已成为这天早上整个挖土工地的注意中心。

把心一横，锹插到地上，我冲老梁笑，说：好啊，来一块儿就来一块儿！

老梁弯下腰来，比着米尺仔细给我量段儿。

开挖了，锹是昨晚舒迪事先拿过来的，锹把滑溜，锹面轻巧，



亮

一片尖刃在闪光。深深地埋头，哈腰、蹬脚，表演——或者该叫示范，开始了。我看自己忽然间变成另一个人：身体奋勇地在锹上跃跳；锹刃锋利晃眼，草根的断裂声无比清脆；平着双臂，将大大的土块端起来……

耳畔逐渐响起说笑声、打逗声、怪叫以及口哨。可以辨出来所有这些声音与我之间的联系，但距离已经拉开——每人都在干自己的了，不再专门注意我——我不是孬种，也就不能“引人入胜”。

我却已经累晕了，满面通红，浑身精湿，腿上因为紧张而痉挛发抖。

我被放过了——是暂时的。是假象。我太清楚自己，平素是半斤还是八两。

命令自己：别直腰，千万别直腰，一定要坚持住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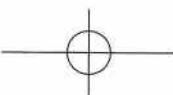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我一面想着坚持，一面却对自己本来的状况怀有恐惧，生怕突然间露馅儿，露出丑陋的狐狸尾巴。

站在半人深的土坑里，感觉是刚给自己修筑了壕坑。脚下浓重的湿气有些阴森，腐殖质深处露出长年封冻的冰碴儿，黏重的泥块儿被铁锹送到地面上，发出沉闷的坟墓的声响。

我想到埋葬。

中午不回去，马车送饭来，热热的包子和菜汤。包子是大葱和的豆腐馅儿，一个有二三两的样子，我一气儿吃掉仨，吃得好香。喝汤时，没注意背风，着实被呛了一口。

邓小结过来，很熟络地一下下给我拍背。她惊疑地细看我的脸，有点儿担忧地说：排长，你连眼睛都累红啦！



我说：是煤油灯熏的，昨晚上和你说话，睡得太晚了。

她还是一个劲儿看着我，问道：排长，你咋是那么干活儿的？

你那么干，是会累死的！我不说话，摆了摆手，朝小熊走过去。

小熊也是本地女孩子，还是个班长，她递给我半个咸鸭蛋，说：排长，你吃，你吃吧。

我接住，贴到嘴边，一点儿一点儿吃。黄黄的蛋心里一个小小的红眼儿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好像有十年没有见过了。

小熊身边是小鹿，小鹿一手攥一头咸蒜，问我吃咸蒜吗。我摇头说：听说你们一休息就急急渴渴截车回家，就是为的从家里捎好吃的东~~西~~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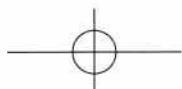
她俩一块儿应一声嗯呐，都把眼睛眯起来笑，笑得~~那~~么实在。问起来，才知道，排里十来个本地女孩到了傍晚，都能完成定额，~~好~~几人还超额挣到奖钱，尤其小熊，天天超额，被人叫作“推土机”。

下午再挖时，“大洋马”先跳进我的“掩体”，很亲热地缠我，说：排长你好白哟，是真正的白，洋白洋白的！

听邓小结介绍过，她名叫戚玉娟，是三个上海人中的老大，曾经在原来连队里当出纳犯了错误，现在干活儿懒得狠，为了能求排里人帮她干点活儿，总是动鬼心眼儿，一会儿给张三一把糖豆，一会儿送李四两块饼干。但她对北京的老蔫儿——她的男朋友倒特勤快，有时间就端上洗衣盆上远远的水坑边，给老蔫儿洗衣裳。我看她身材修长，穿衣打扮着~~实不随便~~，指甲还修得尖尖的，说话~~再~~地翘着细手指，一副十足爱洋爱美的劲头。

可我觉得她讲究出来的，只是一种毫无内涵的空洞的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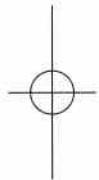
66-般人
讲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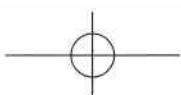


她来我这儿，殷殷勤勤啰唆半天，主旨是叫我过去帮帮她，她说：她的关节炎又犯了，脚腕子那里痛得嘞，实在蹬不上劲啦。

帮着大洋马挖，又认识了另外两个上海人。其中一个叫扈秋的小个子引起我注意，她苍黄头发灰面孔，神情带着凄楚。和我打招呼时，声音好似蚊子叫，样子显得很畏缩。

听说这个扈秋曾怀了私孩子，上个月刚刚在一个本地人家里偷偷堕了胎。所以现在看她举锹的姿势，显得有些走形，在铲土时，她病恹恹的身体几乎是蹲着的，要蹲好半天，锹把才能撑起来——我离开大洋马，向扈秋走过去。





我看出一排人并非都接受我，很明显，有几人对我并不友好，其中一个叫张宏卫的，最跟我过不去。

在工地上喝水的时候，大家都规规矩矩排着队，一个喝完，就把茶缸子往后边传。我紧挨着张宏卫后面排着，她喝了好半天，有点儿故意磨磨蹭蹭甚至想要独吞似的，因为水桶里~~没~~水已经平了底儿。终于，她把茶缸子往后传了——居然毫不客气地掠过我，把茶缸子传给我后面的人。我忍着，再一个个等，从头等，总算轮到时，水桶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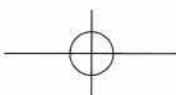
无奈地干咽几下，回到原地，又拿起锹。想想这一下午，一直闷头挖土，没顾上喝一滴水，心里很是憋屈。这时忽然听见有人在身后使劲拿脚踢那个空水桶，一通当当当的声音，好生响亮。回头去看，正是她在那儿踢，脸上挂着挺解恨的样子，分明是故意气我。

我转过身，听见她嘴里清楚地骂出一句：操，甭想当官儿小姐！

我心里来火了，想过去质问她：为什么找碴呢？

邓小结在底下劝我，别在乎“猫眼儿”，她就那样。

她说张宏卫就是喜欢发狠，动不动骂骂咧咧，张口闭口总是“老娘”怎样，刚一来时，为了争地盘，她和屋里人都打遍了，最后她的铺位占得比谁的都宽几寸，所以一直很孤立，跟谁都搞不好，越来越坏。有蚊子时候，她在夜里给看不顺眼的人阴损地撩蚊帐，让蚊子进去死咬，还偷偷把尿撒在别人脸盆里头……



猫眼儿张宏卫是北京人，以前是团里木材厂的看料员，曾跟人合伙盗窃原木，被抓住。

难怪了，现在看她外表上，总免不了一种“三只手”特有的神气儿，一双眼睛老是刁斜着盯人，眼里闪着几道阴火。
er

晚上，和邓小结上排里的大宿舍去。这里远不如我和邓小结的小宿舍有秩序。小结进来就做整理，烧炕，我则蹲下去给每人磨锹刃。

这是一天中难得的空闲，两个天津人正手把手地教一伙本地女孩儿钩窗帘织袜子，用拆的手套线，她们专心致志地钩钩织织，气氛和谐，像一群有组织的纺织娘。几个上海人仍在洗衣刷鞋，偶尔扭头跟我们搭句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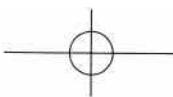
唯独张宏卫，坐窗根底下愣着，摆出一副特别独的神气。

我琢磨，她大概是因为没有第二个北京人，才这样独罢。我应该主动跟她说说话。可是看看她，也实在是叫人堵得慌。她毫不掩饰一种极不友好的，甚至是蔑视的劲头，一直在那儿离得远远地，
不用正眼看我。只好不理会她，装着对她毫无感觉，闷头干自己的。

想不到，当我该磨她那把锹时，她忽地从炕上跳下来，使劲儿一抽，将她的锹拽走，话也不说，用力把她的锹往屋脚的泥地上深深一扎，锹像人似的示威着立在那里了，她又回炕上去。我忍不住说一句：你不愿意磨，明天要窝工。她听了，坐着把腰一叉，满不在乎地冲我说：老娘就是要窝工。我不示弱地站起来，说：窝工可不行。

她脑袋一歪，兴奋地怪叫一声：呦，想厉害啊？操！她伸出一根手指向我勾着，很赖皮地说：老娘就喜欢厉害的主儿，你过来，

睡



过来……

她脸上挂着冷笑，眼光虱子似的阴险。我过去，身体直对着她，看她要怎样。她盯紧我，脑袋俯过来，声音放低了，说：大排长，把你那把锹换给我，行吗？我有点儿怔，觉得这人真够恶的，她怎么就知道那把锹？凭什么要换给她？无赖！

可是，出乎意料地，我却做了完全违心的事——快步出门去，将那把锹取过来。

张宏卫始终在那儿坐着，诡秘地盯着我，阴险的目光一点儿不肯放松。见我取了锹进来，她显得更得意了，厚颜地叫：嚯，真换啦？那你递给我！她在炕上站起来，朝我伸手，仰脸等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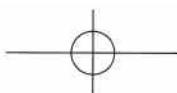
我像在做一次敬献——她高高在上，眼皮耷拉着，傲里傲气伸出手，接走我的锹。

我像是不在乎她，神情是绝对镇静的。可是到了晚上，一躺下来，整个人便塌了——那个痛心的姿势，我难以忘记。永远记得她当时拙劣的样子，记得周围的人怎样看着我，不禁想起韩信的故事。

辗转反侧睡不着，气咻咻地洒眼泪。实在想不通，我没惹她，她为什么和我过不去？天底下，怎会有这么可恶的人，她好像生来就是坏心眼儿，就喜欢随便拿捏人。

邓小结也没睡，就着油灯聚精会神看她的课本。油灯的小火苗尖儿上一缕一缕的黑烟儿舔着她脸。发现我在落泪，她起来了，递给我毛巾，劝我别把张宏卫放在心上，她说：你要是往心里去了，张宏卫就正好得逞——你做得对，假如不跟她换锹，就会让她降住。

可是，我心疼。



就是老得做心疼的事吗。

她说这话，叫我吃惊，有点儿不好意思说：我叫你见笑了，沾点儿事就这样。

她说：我没见笑，我觉着，你挺好接近的，没有架子，像我姐。

我不由俯近她说：看看，灯烟熏得你鼻子眼窝都黑了，还不睡。

她说：你也是啊，你怎么还不睡……你有心事吧，跟我说说？

她眼神里带出一种真挚的关切。

我承认，我绝非一个很有城府的人，难能将一份大计划死死守在心底。舒迪总是不在连里，即使在，我们也不便多在一起说话，逢到需要她的时候，她无法像我盼望的那样，会在身边出现。因此，我常常感到，需要朋友——我需要朋友，近来老是希望着，能够把心里话掏出来，告诉别人，不是一般的别人，而是朋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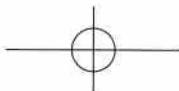
和邓小结朝夕相处，时间虽然不长，却让我感到了难得的慰藉。

当辛苦的白天终于结束，人如遭了棒打似的躺下来，便会看到这个淳朴的女孩关切的眼神，善解人意的笑脸。在我们小小的屋子里，浸染着一种我很久以来没有体尝过的平等与放松。

舒迪先跟我说过，邓小结的父母都在团部，是不小的干部，具体哪个股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们原先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，他们当时十万大军转业，集体开进北大荒，风餐露宿，勇往直前，煞是了不起。作为团部的干部子弟，邓小结从来不炫耀。我想：那样的父母，肯定给她一颗明朗纯正的心。可是，以她单纯的见识，是很难了解我的，她对我的体贴与关切，是从何而来的呢？

也许，人世间所有的温情，首先并不是发自于了解，而是发自于善心，一种至诚至真，不求代价的善心。面对这一颗善心，我想，

连我们都
不敢确定的



我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坦白——在那个夜晚，我对她做了彻底坦白。

邓小结钻出热被窝，咚地下地，在她的宝贝“书架”上翻，翻出一个小本子，又爬回炕上，顺手捻一下油灯，给我念一段：“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充实自己的头脑，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。”

b2
引起
麦字符串

“看见没有？列宁说的。毛主席也说过，没有文化的军队，是愚蠢的军队……”

——没说的，排长你放心，我支持你，好好配合你，你大胆干吧，明年，保证你能被选送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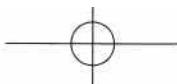
那你呢？我看得出来，你也特别想上学。

嗯呐。可是我要排队走，排在你后边——你走了以后，我再走。这话又叫我感动了，我抓住她的手，眼内一阵热。

扈秋跟其他人不说话，跟两个上海人也不太合得来，整天里沉默寡言的，头上总戴着一顶工作帽，帽子底下埋着一张过分顺从的不声不响的脸，脸色好像越来越憔悴。我时时留心她，总是觉得，她身上有一种叫我愿意接近，又从心里感到非常怜惜的东西。

这天晚上，正赶上一块儿上厕所，我们打了招呼。我主动问她：礼拜天，来咱连的那个大个子上海人，是你朋友吧，他几连的？怎么当天自己就赶回去了？看她眼圈儿立刻就红起来。她把头垂下，小声说：不赶回去，怎么办？男生那边谁也不肯收留他。

我说：下次他再来，你把他领到我们屋，邓小结礼拜天回家，我去大宿舍给你俩让位，你俩在我们小屋待一会儿，总得让人家歇歇吧。



……谢谢你，你一来，我就觉得你心好……

她说着，后背忽然厉害地抖动起来，尽管她使劲忍，终于还是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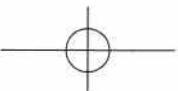
她哭着，像要分辩似的叫起来：我们只有一次，只有一次！

扶着扈秋走出厕所，我们一起往厕所后面的大荒野溜达。天阴黑着没有月亮。踩着初冬的枯草，临着冷风，她跟我说她的伤心故事。

他们原都是一连的，都是上海的老高三，又从小做邻居。上兵团时，双方家长互相托付，叫他们到了兵团坚持分到一起，有个照顾。 而且真分到了一起。碍于兵团不准恋爱的规定，两人始终只是暗暗关照着，虽然感情一天天成熟，仍然严格遵守着纪律，从没有过一点儿越轨行为。探亲假时，俩人是一道走的，到该回来的最后一天，她去他家收拾提包，晚上，他有点控制不住，央求她留下，她服从了。其实这也是双方家长的意思，他们总是撺掇说：你们得成个家了，都有二十五岁了，快成个家吧。——万没想到，那一夜会有了孩子……他们在连里本来都是挺好的，他做统计，她当老师，可是肚子那里刚一明显，小学校的孩子们就有起哄的，立刻全连上下都知道了这个“新闻”。她和他在全连人面前做检讨，受批判，统计和老师都给撸下来，还把他们都调开。分手之前，他们商量做流产，不敢上团部医院做，而是找了个本地人做。本地人是个男的，手艺是家传，这两年据说找他的知青不止十几个。可他手下弄得好疼，她忍不住尖叫。她的男朋友等在屋外听着大哭，又使劲儿捶打自己。她听见他打着自己，贴着门缝高声喊：扈秋扈秋，是我害了你！

然后就

自己吹兵团



扈秋说到这里，眼泪大把大把淌，我的手都被浸湿了。无边的黑暗中，她的低低诉说，苦水般浸透我心，就陪着她一起哭。

我劝扈秋：他那么体贴你，你应当高兴，就当是一种代价吧。

扈秋不停地叹息：可是，这代价也太大了，我们已经完了，全完了。

——别这么悲观，你们都好好干，还会有希望的。

希望什么？我的身体坏了，干不上去了，他呢，也灰心丧气得很，在新连队整天把脑袋压得低低的，我们，只不过是活着吧……

我曾经是没救的，我也同情没救的别人。在那个晚上，走在大荒野中，让扈秋把心里的委屈掏个干净，一再地安慰她。

她给我一个想不通的疑问，主要集中在这一句：我们只有一次，只有一次！

我不能理解，这所谓的一次，它的实质内容究竟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，那么重要，那么急切，使那个老高三在将要乘上火车的前夜，失去了理智？究竟是什么，如此无情、强大，一举夺走他们的一切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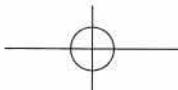
是爱吗？是爱迷惑了他们，共同制造了那个“一次”？

可是，有多少书本、电影，都曾一味地描述爱的美妙和浪漫啊。

我懵懵懂懂，想不明白，关于“一次”的内容为何如此可怕，只想到，将来有一天，我也会碰上这个叫“爱”的东西。

我不能测知那时我怎样，只相信，有一个原则是不会变的——我绝不是那种女孩儿，绝不愿以一生来恭候一个男子。人生，那么短暂，那么宝贵，我坚信，倘若一旦意识到叫爱的这个东西要吞没我，连及我所为之奋斗目标时，我保证，自己一定会理智至上的。

166



七

24

没有了那把锹实在是不行。挖一会儿就累得喘不上气来，汗水从每一个毛孔里涔涔地渗出来，却见不出多少成果，我急得面红耳赤。

邓小结及时过来，一边说话一边帮我猛挖，土坑刚见出点儿形，她丢个眼色快快走了。

舒迪忽然来了，一脸的不悦，使劲儿瞪着我，往坑里扔下一把锹来，说：你拿着——记好了，猫眼儿要是再敢找你要，你决不能客气，要想个法子，狠狠治她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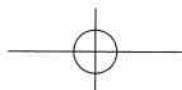
我接住锹，仰着脸对她说：谢谢你雪里送炭，可是，你就不能下来待一会儿吗？她通地跳进来。

她近近挨着我，沉了一小会儿，又压着嗓子指责我：你不要对扈秋同情照顾。

她说：你要是这么干，排长没法儿当好了，告诉过你，她们都不怎么样，对谁也不要偏向，这是当排长的大忌。我听了沉默，不说话了。

她继续说：有人议论，你不仅在排里向着她，还在周日里给他们那一对儿腾房子，这太出圈儿了——当然，你不能再像以前，你是要争取到每个人，可是，也别因此给每个人当孙子！

她不多啰唆，说完噌地一跃，蹿了上去。我拄锹站在土坑里，看着她操劳的背影远去。心中非常空落——她就那么走了，离去时，她甚至没有看我一下。好久好久，我们没在一起待会儿，一起说话



了，好像她的脾性已经大变，再也不会像一个圣诞老人，肩背一个大红口袋，供我一次一次掏啊掏。

环境改变人，全是环境造成的。水利连绝不仅只是艰苦，在千般的艰苦中，还包含着罕见的残酷。

男生中相当一部分人确属破罐儿破摔的“坏分子”。一开始，单是听他们的笑声，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胆寒，感到一种恶，一种残忍，在他们心中穿过。甚至我想，如有必要，他们中的某个人足可以杀人的。

他们看上去，和野人差不多，喜欢赤着身体穿戴着棉袄，敞开的领口里边从来没有衬衫，拦腰拴一道麻绳子；有的把黄大衣剪掉了一半截，下摆露着破烂的棉花边儿；有的模仿老毛子，不穿鞋，脚上裹着脏兮兮的包脚布，说是学习俄国的“十二月党人”。一律地不理发，乱蓬蓬的头发像荒草，肩头破着大洞，脸上沾着泥巴……稍微走近，便能闻见他们身上一股难闻的味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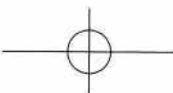
而他们却不能容忍别人讲卫生。一个上海男生老爱扫床单洗衣裳，遭到他们的忌恨。趁他不在时，一伙人将他的澡盆砸成一张大铝饼子。如此惩治仍觉不解恨，又趁他睡着时，在他枕头边上撒尿，他惊醒了，惶然下跪，又赶紧给傅卫东上一根哈瓦那雪茄，他们方才罢休。

他们以高干子弟傅卫东做领头的，干什么都有恃无恐，成帮结伙儿。平日在食堂里出现总是蜂拥而上，所谓“涌向冬宫”。汤块儿打到一口大盆里，主食使筷子插着，挤凑一堆儿趴到桌上叫嚣着吃，稍不如意就梆梆地敲桌子，扔筷子，把筷子插到发现耗子屎的发糕块儿上朝四处乱砍。这天改善生活，一盘带了肉的菜他们

什么也不穿

(他们)

菜



嫌给得少，便破口大骂掌勺人。掌勺人来自哈尔滨，说话冲，没一会儿都惹急了，立刻几个北京人跟几个哈尔滨人同时解了衣裳打群架，一会儿工夫，双方都鼻青脸肿头破血流。转天便合伙借着伤痛不出工了，吃过早饭，一伙子人堆在食堂里，相互挤兑着抽大炮，赖赖地歪着脑袋，双手在脚前交叉，扯开嗓门儿胡乱唱。

遭

舒迪上食堂去叫他们，被起哄。他们喊她：喂，老舒头、大老爷们儿，乱叫着说：老舒头，你过来瞧瞧，咱们鞋底儿、鞋底儿漏了大窟窿，绳子、绳子掉进炕洞烧成了灰儿……操，还出他奶奶的屁工哇！

舒迪火了，上去一把揪住傅卫东，叫他站起来。他是个蔫坏的小白脸，蒸不熟、煮不烂的角色，明着不敢动手，底下却使狠绊子。舒迪突然被重重绊倒，又迅速爬起来，再揪住傅卫东，叫他老实站起来！

他东倒西歪勉强拔起身体，旁边两个一边架住他一边频频朝舒迪作揖。舒迪冲他们喊：你们不干可以，叫会计一天扣五块！喊完，她板着脸等。

半分钟后，他们几个没招儿使，终于蔫蔫地走出来……

舒迪的角色难做，经常不得不像一个看守，甚至于那天竟动用了佟连长的步枪。那天夜里马号后面响起一通狼嚎，连长不在，舒迪听到有情况，爬起来端上枪奔出去，对着狼嚎的地方，“嘟”地放响一枪。那狼不叫了，倒改成人嚎，才知是傅卫东他们故意整的。她大步跑过去，照着那个吓哭的人脑袋上方再放响一枪，算做警告。

很明显，倘若不是靠着冷心肠，舒迪很难度过每一天。当初她打算“好好施展”，而今不过就落实在一个冷字上——只能如此，冷，

一大通的

关系
冲突

是一种铠甲，一种战术，否则工作无法奏效，谁叫这是水利连。

因此上，对于我们之间，舒迪所持的策略，首先是淡化，一种貌似一般的淡化。她既然明白，偏向是大忌，她就宁肯显得严肃有加。好多的场合，她坚持不看我，不同我说一句话，连丢个眼神那样的小动作都被她完全克制住。

我不反对这淡化，是因为我知道，这是表面的，是“机智”的假象，而我们之间那份牢固的情谊已经转移到心里，已经内心化了。

然而我承认，常常很想她，非常想。这个牢牢攫住了我命运的人，我对她的需要，现在超过以往任何时候。当她站在前面给全连人训话时，我会默默地陷入一系列难忘的回想，想得心中渴切。我真希望，我们能够单独在一起安生会儿。当她扛着工具，和我擦肩而过，那个瞬间里，我常抑制不住想要伸出手去，拉住她，抓紧她的棉衣袖或者手套，焐上一会儿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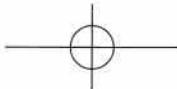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，在她的小屋里开连务扩大会，散会时，我脚步拖迟了一点儿，发觉她很及时地抓住这个小空隙，趁着跟前人影纷乱，倾身向前，问我：你们那边，大炕烧得热吗？我赶紧点头，说：热，热得很！她却叹气说：我要是有分身术就好了。说罢她忽地甩手，像是迅速抖掉了什么，掣转身子，又非常投入地过去和连长讨论事情。

——“我要是有分身术就好了。”

——“大炕烧得热吗？”

久违了，仅此而已，仅仅一句问话，一个愿望，却叫我回味良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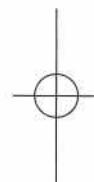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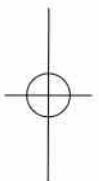
那种惯常的严肃的冷，那种淡漠后面，抑制着多么广大的情感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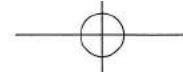


三教

云

我能够体会到。我感到担忧，时间长了，此种情形将要永远固定下去，而一个人优秀的心肠连同情感便会逐渐僵硬、石化。我模模糊糊感到，我对舒迪的依赖事实上正在悄悄地为一种敬畏移换——不论我是否愿意，她将离我一天比一天远了。





2) 25 七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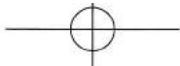
又上冻了，一夜之间大地冻得梆硬，锹尖戳到地面立刻被反弹起来，地上扎出一个个小白点，必得配了十字镐才可撬起沉重的冻层。尖利的西北风一阵紧一阵地叫啸，打得棉衣和鞋帽都像铁做的，脚底下难以蹬出大力气，手里锹把更难握紧，挖水利进度日益锐减。

佟连长去团里开会，回来后马上召集大会，宣布水利连冬季的新任务：上四方山，打基备石。

四方山山形见棱见角，海拔大约四百米。山岩的质地，一小部分是风化石，其余大都是花岗岩，用以做各种修建筑工程的基备石，再好没有，但是，要将它们敲打下来，一定得拿出大寨人战天斗地的气概。人们都散开来，两两配对儿，一个掌钎一个使锤，在山梁各处砸大石头，震耳欲聋的声音遒劲得很。不砸的人穿来穿去做搬扛，或者推独轮车，或撑杠子合伙挑，工地上不时掀起人们哼唷哼唷大力氣的号子。

舒迪过来，手里拎把大锤，脚用力蹬踹一块棱角突出的峭岩，高声招呼我：二排长，你先别搬石头，来给我掌钎！心里一激灵，撂了手里，快步过去——十磅重的大锤被舒迪举过头顶，一下一下地抡起来了。

锤声呼啸，每回砸下来都仿佛霹雷灌顶，仿佛整个大山都被震动了。脚下不由得打颤，心里颠晃，眼睛紧盯手里的黑色钎头，看它一分一分穿凿岩石。



跳进

舒迪的力气挥展到最高点，钎头上一束束火星从我的虎口穿越而出——咣当、咣当，世界只剩下这声响，震骇着我的神经。我耳鸣，哆嗦，觉得自己快要受不住。

一起
训练

突然间她停锤了，死沉的铁砣疙瘩滑到我手上，立刻脑顶发麻，五脏六腑全疼起来。尽管戴着手套和护腕，仍感到挨砸的地方骨头似乎给劈开了。

已经
的

此时，整个采石场像是愚公子孙在世，我俩十分扎眼，停锤绝不可能。低头使劲儿忍着，看到泪珠掉到岩石上，微不足道的湿点被一层岩粉遮没了。

也

所有的疼都必须咽下。钢钎像是长在了岩石上。我没有松手，舒迪没有停锤，锤声一劲儿呼啸着，仿佛成为苍凉世界中一道永不

停歇的风。

(自己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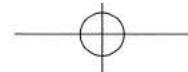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段最最艰难的日子，在每一个白天，艰苦像瀑布般兜头泻落，我感觉意志已经达到所能承受的极限。

夜间醒来，浑身仿佛刚被严刑拷打过，每一条皮肉都紧紧纠连着，齐心协力咬着神经，咬得我发抖、发慌，恨不得蹦跳、喊叫。伸手摸摸枕头底下，小药瓶空了，阿司匹林一片也没有了。持久的干疼像无数的水蛭死缠身上，狠狠吸吮我。想要赶开它们不可能，满手的裂口缠着橡皮膏，我无法按摩哪怕一寸的皮肉。

前日的情景逐一来到脑中，在反省自己是否又是“先进地”闯过了一天的同时，我如此透彻地体会了生的艰辛——执意扮演强者，像岩石般坚韧，其中的至苦，每一寸每一分，是何等的煎熬啊。

居然，我的肩膀也压上了杠子，两百来斤的大石块儿，四人挑

(到)



着走，好像挑着一面大磨盘，只觉得肩上骨骼吱嘎作响，眼里好像轧出血来……她们是本地人，她们从小有锻炼，但我不行。虽然事先给肩膀上缝制了厚厚的棉垫儿，血泡还是一个个地压出来，压破了，血和棉垫儿轧成一个硬片。转天，换个肩膀，血泡又出来一排。再转天，去推车，带伤的手把住车辕，脚步克制住蹒跚的姿态，下山时一路快跑，觉得是车子在拖拽我。

坚硬的石道上，身后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挥着一条无形的鞭子，不停地赶着我。你要竭尽全力，竭尽全力！负着重压，牙关紧咬，挑着，跑着，感觉自己万分可怜，像一粒碾在磨盘中的谷子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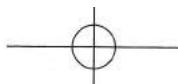
邓小结均匀的睡声衬托着黑夜的静。在她睡着时我醒着，这是莫大的不幸。缺睡的眼睛对着静夜圆睁，竟有强烈的失明感，伸出胳膊向昏黑的空中捶捣，一阵心悸的剧痛再次袭上身来。

——我知道，疼是证明我活着，我的生命还存在，可这生命，只是用来累垮的！

——白天奔赶着的那个人，她是我吗？我为何要让自己如此改头换面，赶着鸭子上架？为何要如此残狠地处治自己？在逞强争胜的背后，我原是一个多么虚弱、多么懦弱的人，我对疼痛的感受力、惧怕力，远远大于我身上其他的能力——可能的话，永远地做个弱者，那才是我的本性啊！

精神有些混乱，感觉着现实的反面，竟从黑沉沉的夜中嗅得一种气息，这是我本来的气息，我如此熟悉它。熟悉那柔软、脆弱的内质，这内质原是多么亲切、温馨、美好……

但是，白天那个人，她在干什么？她要从生活中得到什么？她



赌

对未来抱什么希望？她知不知道她赌的是自己的命？面临的艰难其实已经是灾难？

是啊，目标，为了一个活着的目标，必须暂时不要生活——可这目标，就像一颗遥远的星星。而痛苦，却是每一分钟的事——这已经不是活着了，是惩罚！

(八方)

像一个乘船的遇难者，我觉得四面翻滚着深黑的旋涡。我精神惶乱、错乱，切齿地恨，恨那些压迫我、残害我的难与苦。我看清(可)自己永远也不能够战胜它们，我相信，这个正在改变着我的世界，从根本上，是要消灭我。消灭就消灭吧，反正我已经濒临崩溃，已经真切看到，死亡要比活下来好，死亡，是件多么甜蜜的事呵……

可是，又嗅到天亮的味道了。窗外一线白光扎眼，白光随着哨声掀起，即刻闪烁一片，无数的提醒像无数枚针，铺天盖地。裹挟而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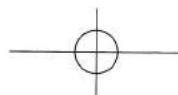
(钢)

浑身悸颤着，迅速坐起，口中哈着白气匆匆穿衣——穿衣站起来的人，绝非是我。

真实的我，已经分离，分离成一条卑微的小人鱼，待天完全亮起来时，它便迅速遁形，化作冰凉的咸水泡沫……

走在去四方山的路上，一队人不声不响，笨重的装束看上去就像一群灰扑扑的史前动物。

一步步接近着突突震响的粗粝世界，心里极其厌嫌绝望，却维持表面的假象，佯作镇静平和。一路上人人都撒着手，只有我和邓小结毫不轻松地扛着气管子，推着车子。一路来回七八里，每天如此，每一步都别想松懈。气管子是生铁的，扛在肩上，俨然一个沉



甸甸的冰柱子。

一再地问自己，是谁叫你窝窝囊囊老扛着它？那一条曙光之路，
它在哪儿？！

舒迪从身边快步走过去，一声不吭，身体带起萧萧的风，脚上
的伤残很奇怪一点儿痕迹也显不出来。我想追上去，大声告诉她：

舒迪，我不行了，我的决心已经崩溃，勇气已经鼓不起来，告诉我，
该怎么办？

我看见惊心动魄的一幕：舒迪像个杂技演员吊挂在一侧山壁
上，身上拦腰系着绳子，绳子一头从上方什么地方拴住。她失去重
心，贴着山壁在高空中打飘。打了好一阵飘，身体才找到支点。然
后，一手握着钢钎一手凿锤子，脚蹬住高高的岩壁，一锤一锤地打
炮眼。尽管那地方高，仍可清楚听到她得得蹬踏石壁的声响以及
凿打的哒哒声。

每一声响动都敲打着我的心。想要不去看她不去感觉，是不可
能的。

昂首望着她，仿佛身体也像她一样升向空中悬吊着。我感到头
昏，腿在发软。可眼里的舒迪像只鹰，尽管鹰的翅膀只不过是那根
面条般细软的吊绳。放炮的刹那，底下的人赶紧躲避，轰隆的炸响
震得我心跳都停了……眼睛透过烟尘，寻找点炮的英雄。发现她又
在另一处吊挂着——不断地拿脚狠踹松动了的危石，随即敏捷攀住，
身体倚着绳索，从腰上抽家伙，凿打声再次从顶尖锐地响起。

——人人都是疼的，区别在于你要没心没肺。你别老想着你的
疼，你就不疼！舒迪老是这么说，我信她的话，一直跟自己说，坚
持下来，要尽量迟钝，要比他人少知觉。可是，现在，我越来越觉

一些

相



得这么想不仅一点儿不能奏效，还非常可笑。我相信，舒迪很难受，
很疼——她的肌肉正在急剧抽搐，胆量已经达到极限，力气就要用
尽了……

(31)

推

接到休息日，屋里空静下来，邓小结等人搭上热特回家了，我
独自躺在炕上，躺了快半天，不知如何驱散心中的一团灰气。午饭
吃过，佟连长跟我说：舒迪人一天都在四方山，她在那儿招呼团里
的卡车拉石头，你要找她，顺便替伙房把午饭给她捎去。

看见我一人来到四方山，舒迪有些吃惊。找了一处背风的地方
靠住，三口两口把包子吞了。我抱歉说：够凉的，也没热水给你。
她梗着脖子干噎着说：就是，现在要有口热水，能喝得五脏六腑都
松开。

这时天空阴暗，一阵邪风掠过峭拔的岩角，发出猫叫的厉声。
鼻子激得酸酸的，抬眼望前方，感觉寒流又在逼近，嘶鸣的风中夹
着雪的腥气。

舒迪不在乎天气的变化，后脑勺倚着一块宽大的石板，拿眼睛
反复打量我，说：你怎么看着气息奄奄的？这么一会儿就冻紫了，脸
啊眼睛啊都好像冻小了一号。

我说：你最好掏面镜子叫我照照。

唔，哪来镜子，就拿嘴描绘一下吧。告诉你，你现在是一张紫
脸儿，两只肿眼，红鼻头，灰嘴唇，帽檐底下一撮儿黄头发，干黄
干黄的，像枯草，脸皮儿粗糙像土豆，还是那种麻土豆……嗨，我
看你呀，还是别限制自己，该戴口罩，还是戴口罩，凡士林还是蛤
蜊油的，多抹几回。



(别)

描绘结束，她笑起来，笑声有点儿尖，还有点儿损。

我非常不快，反击说：你拿我当漫画画了，你就愿意我这么“气息奄奄”的吧。

她收住笑，把脸沉了，问：你不爱听？那你想听什么？

——我不知道我想听什么，反正，别拿我开心。

——怎么拿你开心了？不就实话实说嘛。

她又笑一声，把手伸过来，隔着橡皮膏，搓摩我那轻易不能触碰的手指。

我使劲一抖，抽回手，突然气咻咻地抛出一串质问：告诉我，你凭什么叫我来水利连？就是想看我受罪是不是？看着我气息奄奄，死去活来，你才高兴，是不是？！

我的声音冲得很，一时完全不管不顾了。却又忽然噎住，说不下去。我哭了，眼泪唰唰唰止不住，把头转过去，面对空旷的四方山，大放悲声。

是憋了太久的眼泪，极度的委屈，极度的痛苦，一下子全都摇动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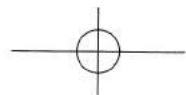
尽管我一直是爱哭的，却还从不曾这么放肆过。

突然的痛哭使舒迪愣住。可她不劝我，在我身边踱了一会儿脚，不见了。待我哭够了，发现她人在拉石头的卡车那边，那边轰轰的马达声，人们抬石头的吆喝声，一阵比一阵响。但感觉上却有着奇怪的隔绝，觉得那些声响离我很远。我身边没有人，没有声息，只有孤寂和静。空静，死静，这世间唯一的生息，就是令人窒息的静。

雪，终于洒下来了，时洒时停，显得犹疑不决。一会儿工夫又变得密实，漫天皆是鸟蛋大的旋转的雪团——灰色山岩一层厚似

非常

的



一层地惨白起来。

我倚着冰冷的石板，身体瑟缩地裹紧，懒得再动一动。枯涩的眼睛怔怔地凝望满空落雪。从来没有这么专注地看落雪。看那雪优柔、纷扬，仿佛是有生命的群体，仿佛是大朵大朵的百合花，它们相互拥抱，迷醉地狂舞，为崭新的降落而欢呼雀跃。风、严寒，使它们聚拢得紧密，渐渐由软性变为硬性，形成厚厚的冰雪层，与地面结合一体，简直是死命地巴住了地上的一切……满眼皆是雪影雪魂，旋舞着的雪团恍惚了视线，什么都看不真切。仿佛所有生命都将被淹没，连同我在内。我要冻僵了。

就冻僵的感觉像被捆绑，皮肉在勒疼。却不再虚空，身体勒成一个团儿，被一种奇怪的重力拖坠着，缓缓地，朝着一个无底的深处下沉。

……下沉的感觉接近于麻醉，很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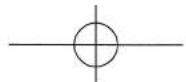
舒迪走过来，突然间站定，猛地一把扯飞我的帽子。我一惊，裸在风雪中的脑袋轰地一下升起怒火，拼命朝她撞去。她没头没脑地将我捂住，重重地捣我。我栽倒了，仰躺在雪中。她不仅不拽我，还把一团渣乎乎的雪使劲砸过来。

她拧眉立眼，无情地瞪着我，愤愤说：你就是宁肯冻死，也不愿过来帮一把，是吧？！

——你不愿过来帮一把，为什么？你是谁？你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，哈？！

——你以为你是温室的花，你来到这里委屈啦，受罪啦，哈！你是什么人，不就会哭吗，你还接着哭！一个个大雪团，夹着她凶狠的怒叫，接二连三地在我头上、脸上炸开来。

出口另起段



我气疯了，脑袋发烧，眼里一片连一片的花白。混乱。但一时无从抵挡，只是哭。突然间我收住了自己，瞅准她一只鞋子，紧紧抱住，死不撒手，她扑通一声摔倒，我马上尖叫着爬过去，塞给她一个硬实的大雪团。我们揪到一起，不屈不挠，掐着揉着，互相乱砸，在雪里滚成一大团。

眨眼间，天已全黑，卡车都已走完，只有雪还在沙沙落。

一种远离尘嚣的静，肃然地包围我们。

— 还砸啊……砸吧，看你还多大劲儿…… (65)
全都喘吁吁地，话说得勉强。身体也软塌塌地，七扭八歪像两只北极熊在雪里翻腾。(7)

终于，她主动搂住我，哑声宣布休战。

她替我捡来棉帽子，给我扣好，系紧。这时我们的棉衣整个裹上一层晶亮的冰甲，适才冻得发青的脸现在变得火烧火燎，与此同时，绷紧的心一下子松开来，好些怨愤、好些痛楚，霎时间尽被化解。(66)

一切都看不真切，舒迪掏出电筒，揿亮，一圈淡黄的光稳定地烙在身前的雪石上。我们互相倚靠，一起默默盯着这个光圈。她把脸凑过来，呼出热气暖我的眼睛。(7)

嘘着 我靠紧她，问：为什么这样恶狠狠地对待我？
看你像废物点心，我就来气。你知道这些天，咱连石头打了多少立方？三千多！听见没有？(7)

我又不聋，连这些石头都张着耳朵听呐！(7)

有一天，当我们一根黑发也没有了，或者所有头发全都掉完的时候，我们就来问问这些石头：喂，你们还记得什么呀……

她忽然声音大起来，把两手扣着在脸上做话筒。雪世界里回声
你 (7)



震荡——还记得什么呀？

我也学她，捂着手掌朝前头喊——记得她拿雪疙瘩砍人吗？

——记得她哭。撒泼似的哭！

回声到处旋转。舒迪拉我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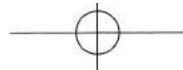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离开黑乎乎的岩石堆，像一对巴格达窃贼，低低^地猫着腰不吭声。手电关掉，白雪映射的莹光幽幽地罩着前前后后庞大的石影。我们在群雕般的石丛中^{一步一步}迈过，满眼尽是巨石突出的威严轮廓，呼吸格外冷冽。

——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，叫雪封了道儿可就麻烦了！舒迪用力拽我的棉衣袖，我们快跑起来，互相紧紧揪扯着，脚底一个劲儿地打出溜儿。

真想慢点儿往回赶。[←]

现在心里出奇地开朗，那久违的温暖，此时全在感觉中复活着……

我



几天来连里不安生，接二连三地出事。

先是一排长秦铭惹了祸。他在后山打柴时，掏了一窝狼崽子。

狼崽子有三只，毛茸茸的黑灰色，只有巴掌大，像刚出生的小狗仔。

秦铭把它们揣回来，拢在炕上暖着。宿舍里人觉得好玩稀奇，闹腾到半夜都不睡。霸道的傅卫东，为了能自己占住一只，竟叫起赌来，把他那只欧米伽手表狠命往火墙上摔。

没想到，闹到后半夜，宿舍外面来了一群狼！

荒野之狼的叫声实在听不得，嗷嗷嗷，嗷嗷嗷——一声比一声瘆得慌。全连人都惊醒了，可谁也不能出去轰。女宿舍那边一通咋呼，再困的人也没觉了。一个个都跳到地上，脸挤着脸，惊愕地瞪着窗外，有吓得大哭的，不亚于狼嚎，有人拿烧火板子顶紧了门口。

邓小结朝那边喊：你们别乱啦，越乱越麻烦！

到后来，舒迪和佟连长大嗓门吼着命令秦铭：快把狼崽子撤掉，全都放出去！一只别留！可是傅卫东偏偏对着干，当秦铭开门要滚出草筐时，他硬是强劫了一只留下。狼却是有数的，发现还回来的崽子少了一只，不干，仍是嚎叫不止。过会儿，傅卫东将手里那只小狼崽甩出窗户。竟然已是尸体。狼群愤怒了，嚎声凄厉无比，经久不散。然后，猪舍那边又传来尖利的叫声。我们扒窗细看，见一只小猪仔被一只狼咬着耳朵拖了过来，一群恶狼冲撞着，汇集上去撕咬……



佟连长端枪奔出来了，连着鸣放三枪，狼群惊散开，却不肯走远。移动的黑影子在那里来回徘徊着，猪舍那头依旧乱叫。最后还是舒迪想了办法。拿硝胺雷管在附近点着，朝着猪舍前边猛扔过去——轰隆一声巨响，再一声巨响，狼群终于全数逃匿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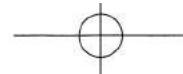
狼祸的余音绕梁三日而不绝。秦铭、傅卫东的检查刚刚在连务会上通过，马号小崔又做了更坏的事：竟然把附近养鹿场一只小鹿的肚膛给剖开了。

不久前，团里在水利连附近刚建了一个养鹿场，鹿不多，仅五十来只，但价值金贵，据说成年的公鹿一只值人民币六千多元，母鹿一只五千元。饲养员从各连精选出来后，先派到长白山学习短期培训班。鹿场四周插了许多小红旗，场内自有一套严格管理的措施，平日里规定，非养鹿人员一律不准随便靠近。

水利连出的恶性事件值得重视，转天团里就派人来，专门成立了专案组。专案组负责人是团政治部鲁主任，为了把案子迅速铺开，当即召集全连听他做报告。

他声音洪亮，非常能讲，从亚非拉国际形势一直讲到了国内兵团。说当前形势是亚非拉第三世界人民紧密团结，一致对外，无产阶级阵营日益壮大……国内形势一片大好，不是小好……忽然话锋一转，发出一串串质问：可你们这里，搞得好吗？不好！都擦亮眼睛看一看，阶级斗争，就在你们面前！一只刚刚出生的小鹿哇，竟然连膛都给剖开啦，不是丧心病狂吗？谁干的？给我查！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！

连里几个有前科的坏分子被圈了起来，包括前日闹罢工的傅卫东，整日里专人负责训话，让他们做交代，这时候就揪出来小崔。



小崔说了实话，他和二连车老板老棒子（是本地贫下中农）早就有交情。前天上山拉树头时忽然碰见了。老棒子告诉他，自己老婆患心脏病快要不行了，赤脚医生告诉，要是还想挣挣，除非弄颗鹿心来，得是小鹿的，得把小鹿的心跟红糖熬了，熬得烂烂的，一气儿服了，或许能有救。小崔回来就想辙了，一咬牙，真把这事儿做了，而且连夜骑马出连队，将热乎乎的鹿心给老棒子送了过去……小崔以为坦白能从宽，交代极为彻底。但专案组人认为，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——他背后，肯定还有坏人。

小崔咬定没有，事情自始至终就他一人所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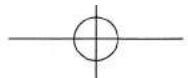
专案组决定要专门教育小崔，要好好灭一灭他和他背后坏人的气焰。召集全连开批判大会，一开就是两个晚上，还把二连的老棒子也揪来了，两个人一起在前头低着脑袋站着，各班代表上去念批判稿。然后，他们两人一道被带走，说要押到团里去认真细究。

带走的阵势比较吓人，竟将他们两人棉衣剥去，单着一件薄薄衣裳给捆成个五花大绑，在连里着实转了两圈儿，算是郑重地游街以警告他人，随后，才给他们弄到热特上拉走——专案组就此撤离水利连。

我跟舒迪说：大家都觉得这事搞得有点儿过头了，好多人认为，从一个方面看，小崔也是助人为乐。

舒迪正烦，灰着脸说：你别跟他们议论，咱连够乱的了！

这些天，气温在转暖，中午前后，地上的冰雪开始融化，烂泥像脚镣似的巴在鞋子上。屋里边，厚厚的冰凌在窗框上塌酥了，水滴答下来，墙上地上，一片湿迹。走在上工的路上，见到满坡的秃树上挂出一星星的淡绿，虽然显得微弱，却叫我从心里兴奋。



丛) 劲风吹来,看满坡的细树枝子掀腾翻动,哗啦啦水浪似的,一株连着一株推移过去,似乎一种顽强而崭新的活力,在树丛中奔跑着,似乎滋润的树液在树干内奔流,恰如温热的血在身体内奔流那些)一样。

过春节时,舒迪给我们屋写来新的条幅,我觉得特别好:

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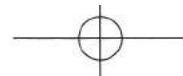
一种纯粹属于春天的心情,对我来说比什么都宝贵。

四月里的阳光明媚得很,热度尽管有限,逢到休息日,已经没人在炕上待着,又都勤快地忙着拆洗。洗得井沿儿周围又都是水叽叽的,辘轳从早到晚吱扭扭响,胶皮篓子像一个歪皮球,使得快要烂了。

我没有跟大家一道拆被子、拆棉衣,觉得已经用不着。只是拎出箱子里一些衣物来晒一晒。干刷子嗖嗖地刷着毛衣毛裤,鼻子嗅到浓烈的樟脑味儿,觉得那么熟悉好闻,仿佛手指间捉到了远方的家的气息。

心里边,那个密藏着的指南针似的东西,又在勃勃地跳动着。我为自己能在众人中提早地拥有觉悟而激动,又难免有些微微的紧张。

我意识到,我用整个生命以及所有的机能,长时间渴盼着的目标,就快要来到了——冬天走了,铁石般的寒冷再不会威胁我,我要跟冰雪绝缘了,终于送走了最后一个冬天——现在迎接的,该是我在北大荒的最后一个春天。



(属)

我固执地认为，这“最后”的字眼是确实的，是因为我发现，我已经拥有了力量，我的生命度过了水利连最艰难的冬天，从而变成了另外一种，它是够得上坚强的。用不着再做很多的察省，来证明我的坚强是否是事实，总之我已经可以肯定自己。我盼望着，到了夏天，这份肯定将按部就班地见出结果。

(会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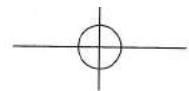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我却不是自大狂，我很清楚，如此情形并不等于，在内心深处，我就获得了充分的自信。是因为，畏惧艰苦，畏惧劳动，这仍是属于我这个人的永远的真实，是本性，或者说，“烙印”。我既然认定，现在是我在北大荒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，实际已经说明，我的畏惧比我的进步，威力要大得多。我太清楚，我只有借时间的短，来维持我所能达到的坚强，主观上我相信，只要时间是短的，我就能够坚持住，就能够不出或少出差错。而那货真价实的坚强，对于我，大概很难完全认识，大概倾尽一生都不会具备。

(方)

连里又接到新命令，我们要派出去一些人，上一个叫蘑菇沟的地方去盖房子——为地林业局盖。蘑菇沟离边境线极近，快到八团了，要住帐篷。连里开会做动员，人们议论纷纷，大都不满意，说咱连得罪谁啦，这么受整治？石头不是刚砸完吗，团里哪个连队是这么往外撒人呐。

(到底)

我没发牢骚，端坐在那儿听舒迪给讲，团里现在如何亏损，供应上如何成问题，快连黑面都吃不上了。这次去蘑菇沟建房，虽然是给团里卸包袱，也并非坏事，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，这是革命战士的宗旨，可以好好受锻炼。我们也并不是人人都去，全连只去少数人，组成临时的营建排，男女扎两个帐篷，秋后任务完成。



返连.....

听着心里发沉，很有些焦虑，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扰乱感，觉得自己是肯定得去的，那么，上学的事会不会受影响？

名单下来，果然有我（邓小结带着一班人留下）。营建排排长由我和秦铭两人担任，一般情况下，连长指导员不常过去。

捆着行李，舒迪进来，~~看~~邓小结前后帮我忙着，~~她~~拍了拍我的后背，说：名单还行吧，都是在连里比较认干的人。你准备得足实一点儿，到了那儿，稳扎稳打，自己万事注意点儿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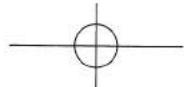
她递我一个纸包，打开来看，是一个写满字的笔记本和一本《马克思传》，笔记本的皮子上写着“抄书集锦”~~10个方格~~。我纳闷：集的什么锦？有没有“毒草”啊？

舒迪叮嘱我，这本子你不要乱传，回来时，亲手还我。我转身要跟她说话，她摆摆手压住我，说：等着，过几天我会去你们那儿。

说完她开门匆匆走了。

四
狂草字

wpy



1+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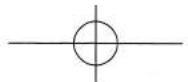
蘑菇沟居然是个好地方，是紧挨黑龙江的一处幽静的丛林峡谷。我们的两顶绿帐篷扎在山腰上，被密密的丛林掩映着。丛林中大部分是高壮的红松、云杉，还有挺秀的白桦，透过这些大树，可见山下的黑龙江，浩瀚的江水清清冽冽，像宽而长的青练，江上行驶着船只，一种浓烈的鲜腥的水味儿扑鼻而来，肺腑里顿时敞亮极了。

遥望江对面，除了深深的丛林，还有高高的瞭望塔，后面堆筑着整齐的白房子。林业局说，那是苏修的哨所和小镇，还说，苏修一个空军飞行小队驻扎在那儿，有时直升飞机会在空中嗡嗡地做侦察。

初次来到这里，稀罕劲儿仿佛是到了天国，大家撂下行李就往江边跑。恰逢林业工人放木排，景象壮阔无比。七八棵长原木齐展齐地钉成大木排，一个工人豪迈地站于其上，手中划着一根带钩的长竿子，顺流而下。江面刚刚解冻，时时还会漂浮过来大大小小的冰块，玻璃似的冰块被木排撞着，发出喳喳啦啦的声响，有的被撞得碎裂，晶亮地散开来，极是好看。林业工人望见我们初见世面的呆傻样子，笑着打起呼哨，立刻有几个男生接上去嚯嚯嚯地跟着叫。

一会儿更稀奇的景象又出现：一艘苏修的白轮船像电影一般，吐着虚虚的淡烟突突突地驶过来，汽轮机的轰啸伴着优美的音乐清晰可闻，在四百米宽的江面上，白轮船严格地把着主航道的半边。船头昂扬，切出大朵的浪花，是那么漂亮炫眼。

（那艘）



那时
大声

一伙白兮兮的苏联人站在甲板上，纷纷向我们扬臂挥手，还发出呼喊。我们一下子辨出来那是友好致意的表示，不禁也都争先掀起掉帽子朝他们呼叫：你好啊——你好！

那时
与此同时，一声汽笛长鸣，清澈而嘹亮，犹如春雷震天响……

壮阔的放排，漂亮的客轮，令我们情绪万分活跃，好像我们不是来干活儿而是来蘑菇沟旅游的客人。帐篷里欢声笑语，好不热闹。帐篷还是如我在苇场时的样子，苏式的，七米宽，二十米长，像个小车厢，两边列开大通铺。由于地上极潮湿，铺面搭得比苇场时稍微高起一些，用的是刚刚砍下的细木杆，褥子铺上去不免硌得慌，大家便都出来进去地抱草垫铺。

篷
了
得
篷刚刚垫好，外面大师傅喊：开饭喽。食堂是临时搭就的小木屋，要把饭打回帐篷里边吃。沟里人家的狗老熟人一般进来溜达，摇着尾巴讨剩饭，还把身体趴着钻到通铺底下，搜索我们的存货，使软乎乎的大通铺一会儿鼓凸起来一个大包，像在海上坐船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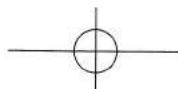
相隔了一段时间，现在又汇入集体的大环境，觉得哪儿哪儿都是非常挤的，哪儿哪儿都受到限制。那种群居的混乱与嘈杂又包围了我。

了
心里
可是
很明白，绝不能再把这包围当坏事。我已经感觉到，就从此此刻开始，一些人灼灼的眼睛，正于近处频频地给我打分。

我一直在忙着。打水，扫地，擦煤油灯，拴绳子，将每一扇帐篷窗卷好。

我想
暗想
我知道该怎样抵挡这些眼睛。蘑菇沟，将是我通过的最后一站，我要尽最大努力，给自己挣到满分！

我们的任务是给林业局盖大礼堂。从图纸上看，这礼堂规模很



不小，好像要跟北京十大建筑媲美似的。地方建筑师给我们详细讲了一番之后，本地的架子工便开始搭架子起跳板，我们齐着基础线打地基，一时镐锹齐舞，车轮飞转。因为是男女混合排，干活儿气氛好不高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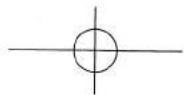
最惬意的时候还是在傍晚。收工了，谁都想要好好洗一洗，守着现成的江，当然就在江边洗。江水给阳光晒了一天了，洗起来，煞是舒服。一时江边到处是洗洗涮涮的声响，女的把工作服扣子解开，一把一把掏着擦，脸盘红嘟嘟的，鲜如一朵朵淋水的大花。男的全都光膀子，一面洗一面互相打水玩儿，黄亮的脊背映在水中，颠碎一江的倒影。

我老是拣一块大石头独自坐在江边，将裤管卷起，鞋袜褪掉，裸出一双没颜色的脚浸到江里。小腿以下整个没入江水，微凉之中不乏暖意，脚掌踩到的江泥出奇地细腻。把手洗净了，一捧一捧向脸上撩水，见到一苗一苗的小青鱼轻轻地游过来，它们一点儿不怕人，噘起小小的尖嘴来啄我的脚趾，大概以为那是一种新植物了。

日落之际，深红色、浅红色的云霭，把西面天空染成蔷薇色，碧汪汪的灌木后面，散踱着安闲吃草的牛羊，微隆的山峦尽在眼前，乌青的江水在脚下奔泻，两三只船在不远处缓缓行驶——它们上方，白色的江鸥横空掠过，柔美的小翅展成三角形，口内啾啾叫着，十分可爱，那种毫无疆界感的样子，多像一个超世的精灵。

我呆望着一生极为鲜见的一切。从来没有如此近切地领略过大自然如此酣畅、古老的景致，一种仿佛来自中世纪的宁谧的美，给我的精神以极大的镇定感。

在人群中间，总是累的，因为在人群中被忽略的时候太少。每



一天，每一分钟，难得寻到安宁。而抓得空闲独自坐在江边清静一会儿，实在是难得的享受。纯然的静寂里，仿佛整个人都浸泡在宇宙中，无数的生命在挨近我，向我发播神秘的声音和幽幽的香气——又摸到时光了，飞奔的时光。

我发觉，时光的个人意味，现在充分显现出来，而我好像不是一个已经顽韧地干过十几个小时活儿的人，又在还原着那个柔弱善感的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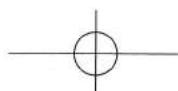
相比之下，最让我喜欢的是看船。我喜欢久久地看船，那船让我想到远行，无比自由、乘风而去的远行，不管彼岸在何方，远行令我神往、心动。静寂之中，听得一声汽笛在广阔的空中鸣响，会觉得整个灵魂在震颤。

——我喜欢那船，是因为我在幻想吗？是吧。我觉得，有时好的心境，正是从幻想中得到的。在热切的幻想中，伸展精神，投注情感，这实在是一个很有益的习惯。而坚决地相信着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情，把它作为生命的支撑，挣扎奋斗，使之逐渐地表现出可信与确实来，这实在要归功于幻想。

我想，现在我深深懂得，世上一种力量的强大，它叫作幻想！

每天，秦铭带着男农工都干砌墙的活儿，我则带着女的全部打小工。要不停地上砖、搭跳板、拉沙子、搅灰和挑灰。我既打算时时干在别人前头，就得不吝惜肩膀，挑着两桶灰泥上跳板，这活儿必须多多地干。灰桶不可想象地死沉，走在跳板上，一心想要掩饰自己的笨拙，尽量提着劲儿，尽量显得轻盈，几挑子顶下来，人像一只气喘吁吁跑了长路的狗。

（的）
（就）
（这样）



发觉有一双眼睛，总是在来回地盯着我。假如我同他对视了，他不仅不躲闪，还不容察觉地一笑。肯定我动作中过分的紧张，全身心对付重压的拼命劲儿，都被那家伙看在眼里。我感到难为情，又有些不快，心说：你看什么看呀，你看得我更费劲了！

有一回，正在折桶时，听见秦铭小声问我：你有点儿够呛是吧？

我很尴尬，装作没听见，钩住两个空桶扭头下跳板。又被他追一句：不是有绳子吗，咱俩试试，你在下头拴上绳子，我往上面拽。这时身边没别人，只他站在我跟前，面孔非常明确地冲着我，他的眼睛里，隐藏不住一种笑意，是我在男生中所见到的最和善的眼睛。

试着拿绳子拽了两桶，觉得拽倒~~是能拽~~但是明显是要耽误大工的活儿。

我解了绳子，跟他说：想偷懒哪行，最好的法子还是挑。

说完我下去了。到上砖时，他又不由分说通通地走下来，说：我来扔吧，你上去接着——我听从他了，配合不错。他扔砖又轻又准，声音飕飕的好听。然而，更加感到他处处注意我，那目光蛛丝一般闪着亮，细密地交织着，挂满我全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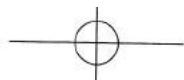
我努力将它们摆脱掉。

一再地想：该死的目光，它们算什么啊？它们轻薄薄的，就像空气，像风，无所谓来去，也无所谓感觉，我在意它们干什么呢？

可越这样想，越觉得它们黏得牢了。

由于我们的砖常常供得过量，又由于架子工的技术有些拙劣，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局部塌架的事故。

这一天，我恰好正站在塌架的一角，当时觉得脚上一斜，再一空，咔嚓一下身体马上要倒下去了，猛地猝不及防，一条胳膊被有



力地揪住，脚底有了着落——秦铭救了我。

在地方工长叫人重新拴好塌坏的架子时，他又跑下来，帮我筛沙子，一面筛一面偏着头细看我，他问：你没事吧？刚才可真悬啊！

此时我惊魂未定，还在红着脸，却仍然只关心一件事，就是不叫任何人看出来心里惶惶的畏缩。我掩饰自己，朝他感激地点头，嘴里说不出话。

他拄了锹看我——无可逃避的眼睛，一如既往地带着笑，还带着一种分析性，似乎是要把我看穿不可。一会儿他褪下手套，从裤兜里摸出一块手绢递给我，说：瞧你~~一脸汗~~，砖~~末~~都进眼里了……

雪白的手绢，像是魔术师变出来的，男用的那种大型号，叠成方片，接到手里又柔又软，哪里舍得？迟疑一下，还是把它轻轻按到眼睛上。

我努力做出一种平静的又多少有些迟钝的样子，可是知道，这个来不及多想的细节已经进到了心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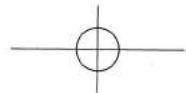
他问我：你怎么把袖子挽得这么高哇？怎么不像有些女的，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？你好像特别不禁晒，还特别不禁咬，是不是？

他认真地看我胳膊上~~许多~~的小粉疙瘩，随口哼起来本地一支小调：

六月里啦真苦恼，

苍蝇叮来个蚊子咬嗷呕，

咬哩咬哩金疙瘩！



我不禁笑起来。他也笑，又说：瞧瞧你，这么多汗，是吓的吧？我看你这人，其实胆量是小小的，哪里像个排长啊？看你带的一伙子女生，谁都比你个子大，倒都得听你的。

这番话就叫我不太高兴了。可是，他说话时的口气，含笑的眼睛，却起了一种另外的作用。

我说：我是不像排长，还得跟你学习。

他马上像模像样地教导起我来，说：我觉得你光注意以身作则而不注意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，这不行，你得想法叫她们都干起来，给她们分配好了，两个小工供一个大工，活儿全套都做，可不要包办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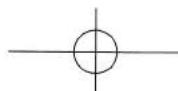
我摇头：有些人不是很自觉，总说不是太贫了吗？

当排长的还怕贫吗？怕贫就是脸皮薄，不好，你得学脸皮厚，脸皮厚不要紧，只要骨头够硬就好啦……

上海男生，好多人说普通话总是要有齿音字，总是去不掉一些软兮兮的词儿，比如脸皮，比如好啦。秦铭不仅有典型的上海味儿，而且他说话时每句尾音都好像过于温润，像傍晚波光粼粼的江水，听着很舒服。把手绢还给他时，一种勇气升起来，大胆地打量他。

他的脸不像他的声音那么“温良恭俭让”，每一处线条都是分明的，棱角有些硬，皮肤已晒成发亮的琥珀色，较强的阳光下面，看得清一道伤疤很沧桑地勒着，从宽实的额面一直勒向一侧眼角，当眼睛眨动时那伤疤就一抽一抽的，不过这并未破坏整张脸的英气与周正。

一刻间他也瞧着我，眼光富有内容，似乎一种少见的心疼的感



藏
觉在他的眼里流动着。
心里微跳，眼睛挪开，听他温和地说：手绢对我没用，你用吧，你用好啦。
我有点儿慌 急忙说：不行不行，还你。
可是眼见他飞快地戴上泥巴手套，我没法子还给他了。雪白的男用大手绢此后总在我裤兜里搁着，再也用过。似乎它本身的作用，就在于托着一份轻轻的重量，轻轻地蹭着腿。
一种陌生的美，含着微微的刺激，悄悄拨动我心。我天性中对于温良的敏感，如此又被牵动起来。
不知为何 那天之后，注意到秦铭开始戴一顶草帽。草帽很破，像捡的，歪扣到头上，眼睛也就藏进阴影里。
我开始看不清他。看不清造成的结果，是投给我更加繁密更多意味的注视，令我心里受到扰乱。思虑扰乱的根本原因，我承认他身上有一种新鲜的男性魅力，叫我很难不被吸引。
回避那吸引，不去看他。却有更多的时候要想。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滋味将我牵住，觉得那狡猾地隐在草帽底下的持续的注视，持续的微笑，越来越显出力量来，是那样地迫近，逼人。
我告诫自己：你要理智，要理智，要保持一贯的清醒头脑。
很显然，这蘑菇沟，绝对不是可以开始一桩爱情的地方！
但是难以自持地，和秦铭在一起的时候反倒增多起来。
每天收工之后，我和他不约而同地延长了检查砌墙质量的时间。我们隔着刚刚砌起来的砖墙，互相脸对着脸，一句句说话。逢到吃饭时，听见他在帐外煞有介事地敲着饭盆喊，开饭喽！我会及时地跑出去，迎着他机灵的眼睛，一起端着饭盆，到江边的林子里去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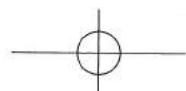
郁葱葱的林子里，有些矮树桩，两人一同坐下来，饭盆撂在膝盖上，就着江风，边吃边聊，好不惬意。当他们男生进到我们的帐子里来开会，他会像猎犬似的闻出哪~~是~~是我的铺位，趁人不注意，偷偷往我的褥垫底下掖塞几块上海糖。他说过，他总是拿这糖跟林业局人换烟抽，所以转天，我会一块不少地再还~~他~~。这时，他像孩子似的噘起嘴，一定要看着我吃掉一块，再吃一块。那糖，水晶球似的在我口中咯棱转，甜到心里。

秦铭的性格基本属于快乐型，一份快乐大约在他很小时候就形成了。他喜欢讲小时候逃学的故事，说他经常为了玩儿而逃学，深夜回家，在家门口脱下鞋子，拎着上楼梯，生怕地板出声音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，他虽然是工人出身，却没~~积极加入红卫兵，等~~有~~有~~到学校里好几派拉开战场打架时，他又跟几个小伙伴热衷于玩热带鱼看“毒草”电影，过了好长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。

我问他，你想家吗？他摆摆脑袋，说：告诉你老老实话，我是很少想，我有继母，这位继母恨不得我能不想家。探亲假那几天，老觉得上海处处都是挤挤插插、小里小气的——已经老不习惯家里的生活了。

——那你，“老”习惯北大荒了吗？他居然不假思索地点头，眼睛里边忽然带出一份征询的意味，仔细来看我。

我还保留着独自坐在江边的习惯。现在为了求得高质量的静，我会远远离开人影贲出的驻地，走到两里以外的地方，这里挨近的草丛更高更厚，选定一个暗处，深深裹匿住自己，久久地默对空间的大江。江风凉爽，白日的热灼完全减退，精神逐渐复原。



然而，我暗自惊异心情的改变。感觉心里总是很湿很满的，安静难以纯粹。

很恼火自己，怎么总是想到他呢？想他瘦高的身架，长而直的腿。长期的干重活儿，使他两只肩膀压得走形，看着有些高低不平。他通常爱穿一件深蓝的跨栏背心，一旦将它剥去，裸着的脊背上亮出来太阳烙下的“从”字，两道皮肉白兮兮的，看着像另一个人的。

想起在冬天打石头时，曾经有一次看见他受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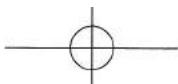
那天一伙儿男生（又以傅卫东为首）围着一块特大的石头叫阵。

秦铭一边快步过去，一边不断地挥胳膊喊张三王五，他说：嘿，咱们一块儿，咱们一块儿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！跟着就见四个人围好了，一起哈腰拽绳，肩头横了粗粗的抬杠。可是起杠的瞬间出事了。随着一声口哨，都看见傅卫东在边上站得高高的，朝抬杠的三个人一使眼色——三个人便都猫住腰不起，唯独秦铭起——秦铭倒霉了，刚一鼓劲儿立刻哧溜一下仰着脸歪倒下去。石头纹丝未动，他却一声声叫着，痛苦万状的，身体怎么也挣不起来了。傅卫东见状，满脸怪笑抬手指着他说：嗨，秦大排长，你着什么急呐，你怎么敢先起杠呢？瞧瞧，来个老头钻被窝吧！

我们看傅卫东这人太坏，弄不好秦铭就得残废了。

幸亏几个本地老乡跑来，看了看，发现秦铭一只脚由于使劲儿过折，踝骨整个拧崴了，快成外八字了。他们问：秦铭你治是不治？不治可麻烦啦。秦铭哼哼着说：治、治，帮帮忙，快点给我治吧。他们便拿好架势，一个上去抱腰，一个上去拽脚——嘎巴一声，那脚响了一下，他嗷地惨叫起来。就这样，硬是给他的脚正了位，一瘸好几天……

长时间



他算得上是“骨头够硬”的一个人。

想着这个秦铭，想着他给我的好印象，禁不住时时向周围寻望。
倾听，奇怪地觉得，他会在近处出现。这感觉使我不安，难道，是我心里在盼望吗？

我发现，不管我如何地自我告诫，不管我是否乐意，我已经把他拿走了许多——这是很可怕的，最大的可怕在于，当我意识到这是个陷阱时，却对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一步一步地朝它走过去

有一天，这感觉奇迹一般成为事实——秦铭真的在我身边出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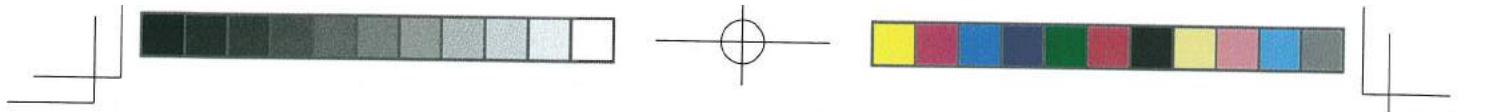
那时^①正有月光皎洁地照着，他的身影长长地铺在江水和草丛之间。他穿一件白衬衣，没戴草帽，月光使他的脸上所有线条都显得生动，领口那里^②一小片胸膛在发亮。

他直直地凝视我，向我走近——随着脚步越来越近，我感到战栗。

没有退路，只是无可救药地看着他。

几秒钟后，我初尝了被他冲动地拥紧、乱吻，这就像一阵大风，足以轰毁一切。

……我哭了。



舒迪来到蘑菇沟，当晚召集开会，表扬营建排这一段干得好——孙小婴以身作则，工作细致……秦铭砌墙砌得好，林业局人都称赞。他快赶上八级瓦工的水平了——估计一切进展顺利的话，到上冻之前，我们将胜利完成任务，班师回连……

舒迪给营建排捎来一袋子面粉、几筐土豆、一小桶豆油，叫伙房给炸一回油条。大家吃得兴致勃勃的。开着会，有人还在嘴上甩皮带似的大咬着油条。然后一大早，她又跟当地人借了渔网、滚钩，带人上江边去，跟渔民学习下鱼挂子打鱼。到中午时，食堂大灶里真的弥漫出来香喷喷的熬鱼味儿。一种叫“奥花”的鱼，吃起来肥美得很。

大伙儿肚里的馋虫刚被奥花鱼勾起来，这天就赶上了江面涨大水。不知怎么搞的，江对岸老毛子的一个储木场和一个猪场叫大水给泡了。一时高高的江面上，有几头淹得半死的猪和一根根圆木漂移过来。林业工人瞧见了，纷纷喊叫着，抄家伙打捞。舒迪见状不可等闲，抢先扑通跳下水去，挥着胳膊使劲儿往前游，死死拽住了一头最大个的白猪。可是够悬的，眼看着舒迪一个劲儿地呛水，上不来了。两个伙房师傅赶紧扒了衣裳扑通跳下去。

我们在江边看见，一起使劲儿喊，加油哇加油哇。我们热烈欢呼：毛主席万岁——咱们有肉吃啦！



舒迪拽我到江边去谈心，一开始她神情开朗。我得知她的预备党员批下来了。水利连里，最近这些日子，又成立了战士委员会，
安了篮球架……

听着舒迪一劲儿说着，我在想，从她带来的报纸和邓小结的信上，一点儿也没见到有关今年选拔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消息，这是为何呢？

憋着不问她，只把眼睛注视着江面。由于~~耽~~暮时分光线朦胧着，
江面一派迷茫，大约我的脸色也是迷茫的。

舒迪在端详我，那份开朗不见了，忽然以干巴巴的口吻问我：
你在想什么？你好像变化又很大，要说现在你更像土豆了，你不会再生气吧？我勉强笑笑，不做回答。

她又说：盖房子这活儿晒人，瞧你晒得皮都暴了，可以撕了。
说着她把手伸过来，在我的胳膊上撕下一小块儿晒暴的皮膜，按手
心里看着。

她问我：你说，这该叫蚕蜕呢，还是叫蛇蜕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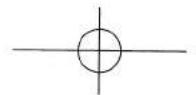
我想让我们之间的话题有点儿内容，便问她：《马克思传》里说，燕妮从小娇生惯养，马克思竟然愿意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记忆中，是个迷人的公主。这些你怎么看？

她冲我摇头，说：我倒更记得后面的燕妮，她像一个饱经风霜的劳动妇女那样，不屈不挠地对付生活上的种种困难。

我又问：那什么叫“真正的女性的气息”？

——这是《马克思传》里的话吗？我不记得有这话，你看得够细致的，你熟记的地方也够新鲜的。

——我还熟记了你本子上抄的《野草》，这也新鲜吗？鲁迅写



得多深刻：“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。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。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。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……”

改掉作

我忽然昂奋，一口气往下面背，完全不容打断：

……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，火速到来。要不然，我先就未曾生存，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。去吧，野草，连着我的题辞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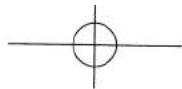
又) 我的声音在发抖，情绪显得混乱，我知道这混乱现在暴露得不是时候，可是实在控制不住了。舒迪严肃地看着我，那双带着洞察力的眼睛令我惊得慌。

沉闷好一会儿，她又说：你是变得厉害，不光书背得好，其他好多地方也都能耐大见长了，昨天上来先看见你第一眼，在那跳板上，你挑着两桶灰，走得稳当，实在是能耐大多了，像个标准的农工。

都挑了快一个月了，还不稳当？可是也别太过奖了，也许这辈子我也够不上一个标准的农工。

怎么这么谦虚？知道吗，团里来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人，来挑像杨子荣、柯湘（革命样板戏里的人物）那样的工农兵AB角。一窝蜂跑去不少毛遂自荐者，可惜一个也没要，不是身架子太瘦，就是脸皮儿太白。我心想，其实他们长影人真要有慧眼，你孙小婴现在应该算是最合适了……你怎么不说话？是有心事吧？我发现，营建排近来男女交往又方兴未艾了，你怎么样？

呢



——什么怎么样？你看我怎么样！

我看你有点儿刺儿，好像^心里很躁，好像连喘气都躁得厉害。
是浮躁？急躁？怎么啦？发生什么事儿啦？别瞒着我。

她的眼睛现在又深又亮，逼得^极近，显然急于等我回答，却又
^{分明}已经对我身上最细敏的神^经变化了如指掌。

^{好像}我感到窘迫，有一种做了贼的感觉。说实话，昨天^{我们}一照面
我就感觉^出她已经什么都知道了，但她佯装不知，是希望我自觉来说。
而现在，我真想跟她倾心谈一谈，从^没有任何时候像现在这么
强烈地想要谈。可是，一种本能的隐匿之心又告诉我，千万要保持
沉默。

我听见她长叹一口气，好像是打算劝慰我，说：你最好沉着点儿，种瓜得瓜，现在可是一刻千金，眼看着，就快要摘桃子了。

也许是太盼望了，听着她这话，我忽然眼圈儿红起来，泪水盈盈地望着浩渺的江水。迷蒙的视线里，一株野百合带着完整的根茎流过来，鲜艳的小花盘在水面浮仰着。

舒迪欠身把它捞起来，拿手捋着水。

——人和人走的路都不一样，很快你就会发现，你是所有人当中最幸运的一个。^了听她这样说，我默不作声，^{心里}想：这话说得太早了点儿。

舒迪又慢慢说：最近，独立一团一个哈尔滨知青出了大事儿……

他是天天听莫斯科电台听坏的——他给那边写了一封信，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想上学，问是否能给他以帮助。他把这信裹到蜡纸里，叠成一个小纸船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悄悄放到黑龙江里，看江



练习

忽然

连续

那

而

水能不能把它送到对岸去。居然就能了。没过几天，一个潜伏本地的特务偷偷找到他，说你愿意过去吗？你的信那边收到了，那边说可以让你上学，你要真想上就别犹疑。他没犹疑，假装成偷跑回家的样子，跟着特务走了。通过很隐蔽的地下交通站，他被特务送到了江对岸，在苏修的特种学校严格受训三个月，全是学特务本领，期间他还做报告，宣讲中国的上山下乡如何成问题，自己如何如何压抑，等等。这一天，对方下命令要他回到原来的地方搞秘密工作，苏修给他一小捆新人民币，还有街边的哈尔滨糖果，一卷子近期的《黑龙江报》。

他回连了，精神大变，主动跟指导员检讨自己开小差的错误，大讲哈尔滨形势好，还给大家发糖果，干活儿态度开始积极。于是他成了一个好战士，不断受到表扬。不久，他们师里不断发现有假钞流通，师里团里层层开紧急会，让迅速破案。他们指导员忽然就想到这个哈尔滨知青不太对劲儿，到宿舍去找他，说想借点儿钱。他竟然非常大方，马上借指导员一百元新票——指导员事不宜迟，连夜上缴团里，果然，那是假钞！

……他被枪毙了？

当然，这就叫上贼船，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。现在什么贼船没有？

我沉默，把脸抬起来看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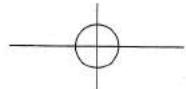
眨眼间已是漫漫黑夜，月亮仿佛金贝壳似的照耀着夜空和江水，照耀着我们。

眼睛掠过舒迪的头顶，看前方岸边一艘停泊着的大船，大船上微明的灯火一闪一闪的，显得很遥远又很切近。

那个晚上，秦铭提议，到那艘抛锚的大船上去下棋，我同意了。

(到)

(象)



起

(好) (像)

船上感觉很妙，像到了一处飘飘摇摇的新地方。船上一个大副和秦铭很合得来，在我们一起下棋时，他凑过来帮着出主意，口里不时地哄叫着：嘿，你们俩真对上眼啦，脑袋瓜比赛着好使啊……

身上感觉凉飕飕的，我跟舒迪说：江风起来了，咱们回帐篷去吧。

她不言语，脖子硬硬地扭着，使劲盯住我们身后那道黑屏障似的林子。忽然她口气生冷地说：回去，别叫那位鬼鬼祟祟的，藏着受罪！

(显得)

这天一下工，人们就传消息说：沟里晚上要放露天电影，《我们的友谊遍天下》，要么叫《小小银球连四海》，还不去看哇！

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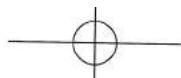
几月前的广播里，报道了中国乒乓球队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了四项冠军，这个大新闻被拍成彩色纪录片，现在沟里驻扎的边防部队搞爱民活动，特意给放映一回，机不可失。收工时，我和秦铭一块儿收拾灰槽灰桶，他跟我说：就在边防军营地的小篮球场子里放电影，咱俩可要一起坐啊？说定了，咱俩一起，坐银幕背面去，那里人少。

我们

果然，银幕正面人头攒动，好似庙堂集会一般，绕出去，坐到银幕背面，的确是挺好看的。可是，如此公开地和秦铭坐一起，令我不安，没一会儿，就想赶紧和他分开。《新闻简报》刚一演完，日本名古屋辉煌的景致就出来了，人们大为惊诧，啧啧赞叹，秦铭也叫：嘿，老漂亮哟！趁他不注意，我悄悄溜掉，到篮球架子的脚上独坐。

一会儿，看见秦铭猫着腰在憧憧人影中四下找，眼睛好像探照

(像)



灯一样搜索不停。我逃也似的再跑开。

一气儿逃离放映场，我想到上沟里的小医院去看一看扈秋。三天前，扈秋在一回塌架时把胳膊摔折了，现在正在沟里小医院做接骨。

结果在扈秋的病房里，话说得多了，时间耗得飞快。返回时，看电影已演完，篮球场上一个人影也没有。

便只好独自寻了来路，匆匆往回赶。

约莫六七里长的小路，亮着时走算不上什么，可现在天黑黑的，就觉得很难了。塔头一时显得那么多，还有坑坑洼洼的小沟掩在茅草之中发暗光，不免深一脚浅一脚地，前后左右又有点点的萤虫儿绿闪闪地飞着，像是一伙子坏人在那里聚着抽烟。不怕得很，脚下又忙又乱，心中后悔，真不该看着看电影半截跑开。

忽然听得身后一阵脚步声，回头看，避之不及被来人兜头抱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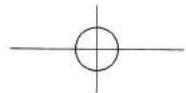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嗷，可逮着你啦！秦铭兴奋地嚷：看你还往哪里跑？嗷，现在可没人啦……

拗不过他，胳膊被紧紧地箍着。

就越走越慢，越走越慢了。是北国夏夜幽深的静寂令我们如此，是草野间凝集的香气令我们如此。

当共同走进蘑菇沟最大的松林中时，一种深深的倦怠，终于使我们止步不前了。

江水在树隙后面梦幻似的隐现，斑驳之间，本质的清澈中呈现出一种幽灰的颜色。脚步一旦停下，四面便静得不行，甚至连夜露滴



空

落到叶片上的细响都能够听到。我们默然面对，互相看着身上罩下的疏阔的树影，觉得脚下厚厚的积叶、草窠、苔藓，全都那么柔软，那么富于弹性……双脚悬空了，~~却~~抵住他的下巴，被他轻易扳倒。

一种想要全部放弃的无限虚空和昏茫，将我制住，看什么都是晕转倾斜的了。~~他~~脑壳

他吻疼了我，好像是要给我的脸打上印痕似的。

一直以为，我所领悟的爱情，绝对的与身体没有关联，只是纯粹的出于精神上的需要。可是，我解释不了，为何一到真正挨近时，所有的感官立刻就会敏锐起来，发生无可替代的快乐？

快乐之中，我软弱地想，哦，所谓爱情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头和背——秦铭和我，我们是否拥有明天，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一刻，~~Q~~不可抗拒的美丽——人生，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抵挡这美丽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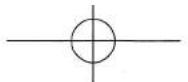
这一刻，我看不清他是否脸红，他是否看得清我的迷乱？

突然间，嗖的一声传来犀利的哨响，像一支发光的冷箭穿过昏朦的林子。

立刻都惊住，噌噌站起来，侧耳细听。

一阵嚓嚓啦啦的脚步声从身后重响过去。响得轰然可怕，仿佛就踏在心上。

一夜没有睡实，早上睁开眼，感到心律不齐，手脚发抖。到江边去洗脸，隔着绵厚的大雾，听见舒迪在近旁胡噜胡噜漱口。我们相距至多五六米，谁也没理谁。洗漱完毕，见她把头转过来，~~遥~~直截地盯视我。对着那张阴郁的脸，我不做辩解，把身体漠然掉过去。



近日江雾非常厉害，从夜间开始，直到上午十点前后才逐渐退散，帐篷里边潮湿得很，因此干活儿到休息时，大家都抽空跑回来，将湿乎乎的被褥搭到外面绳子上晒太阳。于是这天工地上发生的事情开始我没看到。刚刚晒完被褥，随着人往工地上走，忽然被一串暴怒的喊叫吓了一跳：不合格，就是不合格！你以为耍滑头我看不出来吗？

——是舒迪在喊，已经不是喊，简直是咆哮。快步赶过去，一幕情景令我不忍目睹。舒迪怒发冲冠，铁青着脸，手里灰铲子直指秦铭刚砌起来的那面墙，责令他马上返工重砌。

我不敢相信。怎么啦？那面墙，明明砌得很好呀。

秦铭皱着脸，拿手里的瓦刀一下一下划墙面上黏着的碎泥，他抵触着，说：瞧瞧这些灰泥，已经都石化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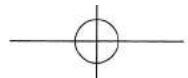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我什么看不出来？！

哐、哐、哐，舒迪拔起脚来，一通锐不可当的猛踹，那面墙整体摇撼两下，轰地倒塌了，险些砸到秦铭身上。秦铭一个飞跳闪开，再站住，将一双眼睛惊异地看舒迪。

他没有寻到答案，弯下腰来，憋屈着一块一块拾捡地上的乱砖头。

舒迪转身，发现几个观看者中有我，睁圆眼睛，高声叫道：孙小婆，你发什么愣，快给这里重新供灰儿！

一刻间，因为气恼，手脚都在发抖，想跑开，跑得远远的，却硬着头皮听从她，肩起沉重的灰泥桶，快速将秦铭的灰槽兑满。脑海里仿佛也成混沌一片。



(我)

中午打饭时，见舒迪在食堂前面牵马驾辕，知道她就要下山去。撂下饭盒，走到树丛那边，把自己藏到一片一片的被褥中，在死静的空间里，闻着太阳的热气，紧紧闭上眼睛。难过地回想刚才秦铭的样子，那么无辜、难堪，那么倒霉，是因为我。 (都)

我想不通，舒迪和我，我们之间，长期以来，相互怀有着的究竟是些什么？一个人，想要永远地左右另一个人，向她走近，向她施恩，同时又永远监管着她，这是否太霸道，太可怕了？那一刻，那一张脸，冷得冒寒气，那双眼睛则高烧着怒火。是怎样一种不共戴天的仇恨使她如此？ (我这样子)

闷闷想着，突觉身边的被子被掀动了，一阵猛烈呼扇，她站到我面前。她盯着我，眼光仍是不善，干干地问：你怎么啦？ (的) (在)

我把脸一转，朝着白色的被里，硬声回答：没怎么。

——你说没怎么，就是怎么了，你就不怕别人说你？你太蠢了——他算什么？不过是草帽下边的一张脸。

你管得太宽了……你走吧，走开！我使劲推她，推不动。

好好想想吧，你为什么来这里？还叫我提醒你？ (吧)

我来是为我自己，你想要控制我，不可能…… (乎)

你这人，不仅得控制，还得教育。

你是嫉妒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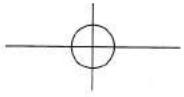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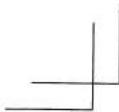
呵，怎么不说我嫉妒你？嫉妒你这位天之骄子，只想着把什么都不放过……可是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别想啦！

——就别想什么？你说个明白！我追问。

她却不再说，用力搡开我，啪地将一块棉被角打到我脸上，身体跟着一钻，人不见了。

对话

学习



(丝石)

扈秋回来了，她从沟里医院转到团部医院，总算好利索了。她逮个机会告诉我，现在团里正在接待招生团，各连队指导员都到齐了，准备开招生会议——眼看着，招生指标就要下来了！

我的脑子轰地一热，每根神经都紧张起来。她看我神情有变，好心叮咛说：这几天你一定要小心，要小心！

下雨天不出工，一帐子人全都在铺位上待着。地上一片稀泥，踩上去啪叽啪叽响，雨柱答答地敲着帆布篷顶，几处犄角上已经泛出大面积的湿迹。没人在乎雨会下得久，更没人抬眼看一看那些湿迹。她们缝手套，写信，嚼着炒豆说悄悄话。昏暗之中，神情面貌看不清楚，只觉得她们都好像忘却了晴天时的辛苦，话语是湿润的松快的。

我躺在昏暗中，心中冷静，望着低矮的篷顶，看一团团的影子重重贴着，游移着。感觉上方像有一层黑色的水雾覆盖下来。然而，一个灿如星辰的东西，正在暗中耀着抖颤的光——我看得见它，它离我越来越近、越来越近！

自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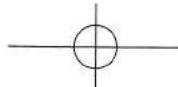
想到我一直在苦苦地寻求它，不知花了多少心血，流了多少眼泪。时时感觉到，它神秘地在于身体内部，作为一种驱赶我、鞭打我的力量，现实中的一切都是由它带动着，不论多么苦，多么难，只要和它背后的意念联系起来，便觉得什么都不在话下。是的，什么都不在话下，只因为它是你唯一的、唯一的目标。

代表

扎在

驻

从犹豫到坚定



去到的

255

无比严正

“可是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别想啦”——这当然是警告，多尖刻的警告！

但是舒迪是对的，谁又能做“天之骄子”呢？对我来说，那像诗一般美的东西，也许只我是一片遥远的云。我昏了头，居然忘了，在那风流云散的快乐后面，有着怎样不可逾越的障碍。我真蠢，我根本没有权利，却和自己开了一个近于危险的玩笑。

注释

心里焦虑不安，感觉舒迪就要回来了，万分盼望她。刚刚吵过的一场架，现在全数化为乌有。

白天，站在高高的架子上，配合大工（不再是秦铭了）砌顶子上的女儿墙，眼睛不由自主地朝前方出沟的小路上巴望。傍晚，独自在小路附近徘徊，希望第一个迎到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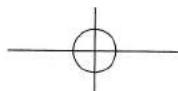
我仍然相信，无论怎样，舒迪都会及时告诉我最重要的消息，一如既往地为我筹划。

山坡上，青草是过于浓绿了，叫人疑为毒草。许多说不上名字的野花，在晚风中轻盈摇晃，各种昆虫的鸣叫如脉搏似的打着节拍，好像是嫌这草野世界太**死静**了。

好像今天才注意到草野的**死静**。我发现，花草的生命，虽然也旺盛、繁密，长势上，竟至显得迅猛，却永远像在默默等待——这是一无指望、没有目的、一味的等待本身。像这样的等待，何等漫长，何等虚妄呵！一种虚妄的美，绝对地被动，绝对地无知无觉，因而，不是太无谓，太可悲了吗？

而人生，怎能如一寸草茎，一朵小花，一粒随风而逝、无可选择的种子，或一株**孤弱**无言的树苗呢？

沉默



女孩子

(子在)

目之所及，时常会见到不相识的路人。一个本地大娘，挎着草篮，一蹲一起地捡拾牛粪，一个男孩跟在她后面双手捧着一块发黄的东西吃。看清那东西是南瓜，他们喜欢吃那种蒸熟的南瓜，据说像蛋黄一样好吃。不远处，一个女孩~~母~~在打草，小而薄的肩膀将巨大的草捆驮起来，一步一步往丛林深处走。背草这活儿我干过多次，知道腰要深弯到底，最好是八九十度，捆子才不掉。

眼睛越过她的头和背，去望西面一片银亮的大水，仿佛能够望见属于我自己的彼岸……

这天快要全黑的时候，终于见到前方草路上出现了舒迪的身影。

她没~~赶~~马车来，背着挎包徒步疾走，面孔紧皱着，不时~~拿~~袖筒擦抹脸上的汗。

突然间我感到万分紧张，迅速将身体遮隐起来，等候她从我的身边匆匆赶过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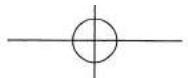
一直到召集开会时，始终没机会跟舒迪说上一句话，原因不仅在我——很明显，她也在回避我。面向全排传达上面的招生精神时，她人显得~~极~~为平静，好像预先做过练习似的。

她说：我们要选送最优秀者~~两~~名，拿到水利连去平衡，要自下而上认真选三次，都先在各班报名表态，从报名人中~~中~~圈出候选人做参评对象。

选举委员会除舒迪之外还有两位，是林业局的工人代表。

舒迪布置人们在帐篷里分开班，进行表态报名的第一项。女生班由我组织。上来先有三个知青报名，说得~~都~~差不多。说咱们的动

{内容}



(色人)

机不用问，就是为的武装头脑、建设祖国。我给他们做记录，手指一个劲儿地乱打抖。

轮到我了，声音有些放不开。我说：我来兵团时，初一刚刚学了几个月，我觉得自己没有文化，非常想上学，但是名额有限，我虽然报名参加评选，还是做好了两手准备……

转过天来，每人手里一张小白纸，根据舒迪念的候选人名单写上自己同意的人——名单里有我。

到唱票时，我的心已经跳得不行了，努力把脸压得低低的，把身体站到唱票人后面去。

唱票结束，我的票数占了第一位。

我红着脸，勉强跟大家说一句：谢谢大家选我，现在散会。

男生班和女生班所选的人头不很集中。到最后一轮，评委会叫几个被选人暂时回避，都去帐篷外面等候。帐篷里面，男女混在一起，再决定性地选一次。

我和另外三个人——加我两个知青，两个本地青年，一块儿在帐外蔫蔫地等候。感觉他们也都像我一样按捺不住内心的紧张。

听得见帐篷里面开锅似的乱哄哄。舒迪的大声音忽然突出得很。她先在前面重新讲一个“三要原则”：要不投人情票，要公正对待，要考虑候选人的一贯表现！

然后里面稍稍静下来。终于

帐外的空气似乎凝结不动，时间每分每秒极其难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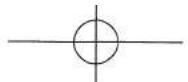
终于听见舒迪宣布，散会。第一个从帐门钻出来的人竟是秦铭。

我们的眼睛陡然相撞。他对我咧嘴一笑。

从未见他这样笑过，隐隐带出几丝苦味儿，随便便掉头，默默

(忽然)

(分明)



离开了。

秦铭没有报名，这是为什么，我猜不透，也没问他。

从上学的事刚一铺开，尤其在我报名之后，我们之间立刻就变得疏远了。

你

晚上，舒迪板着一张生分的脸，把结果告诉我：经过反复评选，营建排定下来两个人，一个我，一个本地的马安顺。舒迪说：注意，这不是最后结果，不能够板上钉钉，要等连里整个平衡完了，一切才能落实。我说：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
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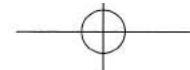
她问我：你知道什么了？你知道在等待的关键时刻，言行上要怎么注意？迎着她那双锋利的眼睛，我用力点了点头，再清晰回答一遍：我知道了。一扭头，看她已经走了。

下山前，舒迪再次一本正经地“指示”我：这次她下山去先不会再返回，假如我的名字定死了，三五天后连里会派文书上来接我。假如文书没来呢？——那就说明，我在群众中还没有基础，谁也无法回天，我只能正确对待，明年再争取……

不知为何，在最关键的日子里，我一点儿也不肯往失败上想，一点儿不想所谓“明年再争取”的话。也许是孤注一掷的我太没勇气了吧。

三五天的时间，对于我，像是一个漫长的世纪。心里很受罪地怀着一种强烈的负疚感，感到自己一下子对不起所有的人。于是深埋着脸，不敢正眼看人，只要稍稍有了一点儿空闲，就抓紧为集体做事。

，因此



由于来这儿的人员都是经过了筛选的，这时身边并没有张宏卫那样的刺儿头，大家基本上都跟我处得不错。然而，心里就是觉得气氛不对，觉得有~~了~~众矢之的~~嫌~~。曾几何时一再伴着我的孤立感，现在又回来了——孤立和独立，是这样的不同，这样的令人羞愧。

难熬的日子里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看清了自己。我与同伴难以交流，精神上，始终是一个孤魂，是因为，在灵魂深处，我~~本~~有着一份固执的自私。我以为自己是集体之外多么多么聪明的一个，很知道如何驱使自己、使用自己，所以，那些~~自我苦斗、自我控制、自我超越，从一开始~~便如此地有的放矢。
一个

我太想上学了，就是为了上学，我才这样的。
←

我只能这样，别无选择……你们大家能不能原谅我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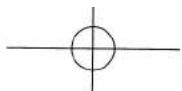
晚间的沉静使江水清冽的声响~~十分~~突出，独自蹲在江边，给食堂里漂洗笼屉布。望见前方大船甲板上，不断闪出秦铭的身影，跟他在一起的还有本地的四丫头。

四丫头模样生得俊，人也泼辣大方，这些天里很起劲儿地挑着秦铭。
挑着

我不相信秦铭跟四丫头是真好。

评选结束的当晚，秦铭跑到江边借了一条小木船，到江里独自划了一个多钟头。天正黑，江~~中~~心水流湍急，他一下~~没把好，小船~~越过了主航道，便把苏修边防哨警戒江面的“江兔子”也就是巡逻艇给惊动了，立刻做出行动，贴着水面喂儿喂儿叫着，快速兜着大圈儿蹿过来，眼看就要把秦铭连着小船圈走了。秦铭赶紧仓皇跳江，游到了一艘漁船上，让漁船上的人把小船给钩回来……

“江兔子”



群

秦铭上岸时，我夹在人们中间，看他落汤鸡似的只剩条短裤，瑟瑟地抖着一身水，费力地往前走，样子不仅显得狼狈还显得弱，一种从根本上遭受了打击的弱。

然后白天在工地上，我们更像互相商量好了似的敏感回避着。眼睛一旦碰上了，马上都跳开。我发现，他情绪非常低沉，他脸上的抑郁出乎我的预想，显然那抑郁里包藏着对我的强烈不满。我为此不快，但不想同他谈。现在虽然我已经将自己及时勒住，可以很客观地对待他了，可我仍没把握，一旦到了他跟前，理智是否能够占得上风。

渺渺的江水在眼前流动，水天空蒙之间，仿佛有一阵高叫声在萦回荡漾，大约又是秦铭下棋下到了险处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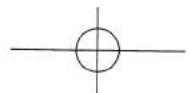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谁叫你总看远处，不看棋，更不看我？一旦输棋时，他常爱这样抱怨。在下工时，他又要问我：刚才你在哪儿呢？你心里老在想着我吗？

我老实回答他：在非常累时，会想的，我想，还有人比我更累。

——秦铭，我相信，以后，我还会老想你的。想你蹲在墙根儿底下，一次次拿橡皮筋给我修理手表纽（舒迪借我的一块老式苏联表），你管这叫“收拾表耳朵”；想你在江边洗漱完后，等在回帐篷去的湿草路上，给我看你刚用水碗捞到的一条小花鱼——将它倒进我的脸盆里；想你在阳光里怎样笑着看我；在月光下，怎样发疯地惊扰我；还有白手绢、上海糖……但是，所有这些，都抵不上我看见你逃离“江兔子”之后，那副颓唐无助的样子给我的刺激来得刻骨铭心。

——我深知，我是大大伤了你、欠了你，你是我自私自利的一

湿的草
路



个沉重代价！

凝望江水，回想地理老师讲过的，任何的江河都是大自然在史前时期一次巨大的撕裂，撕裂的结果，是新的江河、新的疆界形成。

我看到，撕裂如此真实地发生在我的人生道路上——倘若命运真的垂顾于我，我将和今天的环境和身边的人，突然断裂开来，未来的生活，将和现在的一切不再连接，现在的一切，只有在想念中回味了——这些对于我，尽管是好事，却令我在情感上，如此震颤不已。

夜幕中，拎着水桶，肩搭笼屉布，滞重着脚步缓缓离开寂静的江边，忽然觉得脸上一片湿漉漉的凉，难以相信自己竟然哭了。

文书小卢如期来到蘑菇沟，接我一人回连待命，等候团里下通知书（马安顺被连里平衡下去了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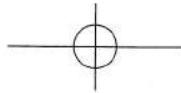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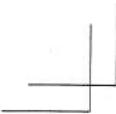
小卢来到的这天，始终见不到秦铭的人影儿。

到晚上，知道秦铭和四丫头出了事：两人在一米来深的沙坑里脱了衣裳乱滚，被林业局的工地保管员拿手电筒照见轰了回来。

出过丑的四丫头在帐篷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并非很在乎，她叨叨说：有啥嘞，俺俩好，犯了你们谁啦？赶明换个地界行不？俺们乐意！嗨，秦铭说了，保证出不了事，要是出了事，就送到上海去，叫他娘给养着……

听着四丫头叨叨，我心想：可以不用跟他辞行了，谁叫他做了这么不齿的事。

——这是一个太牵强的理由，但总归，算个理由。



早上，小卢去帮老板套车，帐篷里空荡荡的，人都在工地上。

我最后一回做完帐篷里各处的卫生，把自己不准备带走的衣物一份一份分发在每个人的铺位上。

分发着，心里边有种难以言说的凄惶，觉得自己整个身体也被一点点地分离、打散。

背着挎包钻出帐篷，忽然发现秦铭正站在帐口。

他穿一身沾着汗碱的脏工作服，草帽没有戴，手上头发上尽是泥巴，脸是一张没有丝毫快乐的委顿的脸，整个人看着显得劳累、抑郁。

我低下头，极力保持镇定，勉强说：谢谢你，还来送我。

他不说话，干站在那，脚下像是生了根似的，似乎在拼命压制着一股强烈的情绪。

我静静等他，眼睛注视他身后在阳光中涌动着的树和风。

忽然发现他咬着嘴唇迟疑地盯着我，低声问：告诉我，你早就这么计划着了，是吗？

我

心里一抖，满面羞愧，整个脸红涨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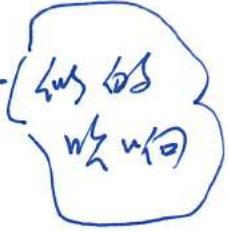
生怕他再要问什么，飞快掉转身离开他。仿佛看到他在我后面一张鄙夷的脸。

和小卢坐上马车，那句问话还在耳边紧紧追着，宛如寒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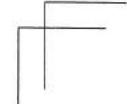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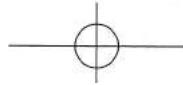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他是以疑问来鄙夷我？还是他真的抱有疑问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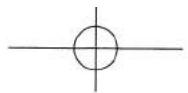
道旁，树黑压压的，草丛纷乱地跳着。

秦铭，你该蔑视我，鄙夷我，把我往最坏处想吧……然后，忘记我！



但也许，那样的疑问构成我们之间最后的一线联系，打在记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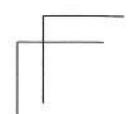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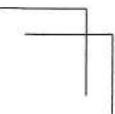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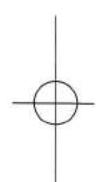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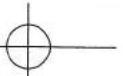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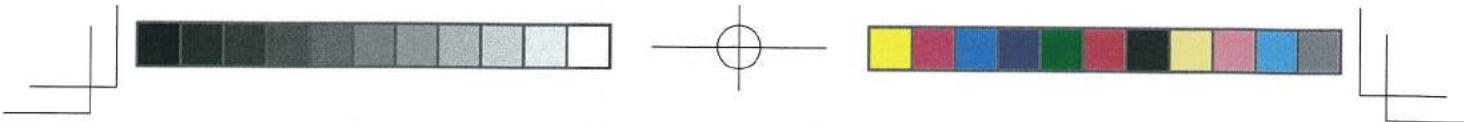


里，将会比什么都要牢固的。

想到联系，我扭过头去，向幽深的山谷最后望一眼。

一大团朦胧的雾气正从山谷里升起，升到蓝莹莹的天幕里，形成一片高远缥缈的云。





邓小结看见我眼里满是笑意。正想好好说会儿话，大洋马进来了，上来就尖着嗓子叫：哟，大排长哟，侬怎么晒成这个样子了呀？

我说：你别大惊小怪的，江边太阳毒，你要是去了，再怎么防护，也免不了要蜕几层皮。

张宏卫还是老样子，白着眼珠走过来，嘴一歪一歪地说：这回你是飞鸽牌儿的了，快要走了，临走，是不是给咱们这些永久牌儿的积点儿德？你跟指导员递个话，立马把司务长给撤了，大伙儿强烈要求——酸菜缸里又发现老鼠，尾巴耳朵都给泡烂了，捞上来，怪物一个，哪天这连里要是出个鼠疫，可就全团闻名啦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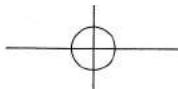
晚上去连部，舒迪没在，我先翻报纸。一眼看见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：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！一张很醒目的照片上，巨大的蘑菇云直冲云霄。

心里非常振奋，多么尖端的科技难关，终于叫那些科学家给攻克了。他们真伟大啊。

舒迪回来了，见我埋头看报，说：又看得过瘾啦，是不是有点儿“洞中才数日，世上已千年”的感觉？我说：不是洞中，是山里。

心里很是高兴，她已经跟我和解了。

她端详我的脸，说：你看着像个印第安人，还瘦得厉害，过来



伸 两手抱住门框 她
叫我量量，还剩多少斤？她_伸着胳膊绷住劲儿，让我抓紧_{门框}，往上使劲一抬，跟着就摇了摇头。

我说：好了，快告诉我，通知还得几天下来？

你就这么急？不想想老战友还有几天相处？

她长吸一口气，_{双手按到我肩上，一通摇晃}说：祝贺你，总算成功了。 ↪

她很豪气地把手握过来。

依然如故，那只手，那只宽大的、火热的、带着奇特_{保佑力量}的大手，它们握得我好疼。可就是希望她再叫我疼一点儿。

可是忽然发现她的脸色什么时候已经又阴下来。 ↪

她离开我，在屋里慢慢兜圈子。 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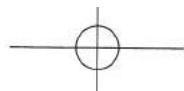
我问：怎么了？

知道了很不好的消息：叶丹娆喝了敌敌畏，勉强被抢救过来，人已够呛，肠子烧穿了。她家里人火速赶来，把她接北京去了，估计即使进了老协和，人也得终身落残。林沂蒙情况也很糟，石灰窑又塌方了，赶上她正在窑内码着灰石，一下子砸个正着，她忍着伤_痛抓紧救出另一个同伴，自己就惨了，肩胛骨连着脖颈_{伤得很重}，天气热，周围没有正式医院，伤口恶化，造成败血症，人现在已送到师部医院急救…… ↪ 那里砸

我听得痛心，眼泪顿时迸出来——怎么回事啊？我还想_{这就去}看她们，跟她们辞行…… ↪

行了，眼下怎么_敷也没用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！ ↪

我们都沉默。 ↪



……可是，可是我就奇怪，你怎么就能完璧归赵呢？

她扭头看我：看你以前哆哆嗦嗦一步三晃的，现在倒都顶下来了，筋骨没断腿脚灵便，所有零件还都那么全乎。

我想说：但我心里有伤，你看不到——话到嘴边又收住。

舒迪埋头思忖着，说：其实，牺牲也有各种各样的。

……记得在大寨时，看见道上一个老农民窝囊着身子晒太阳，嘴上叼着片菜帮子，是发了黄的蔫菜帮子。我上去问他：大爷，您怎么啦？怎么不吃绿的菜帮子呐？大爷有气无力说：绿的哪有哇？绿的都给你们吃啦！我才知道，来大寨参观学习的车子太多了，来人走哪吃哪，七沟八梁一面坡上，到处是人是车，都吃什么呢？就吃人家老农民的菜和粮，本来也是极有限的，为了宣传，彻底贡献，哪怕人都饿昏了，饿死了——这算牺牲吧？

那你呢？你这个老标杆儿，算不算牺牲呢？

当然算了。我正经算牺牲品，这没什么可说的！

……舒迪，你怎么办？你对自己今后，怎么想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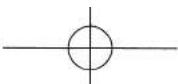
什么怎么想的？你成功了，你就好好地去学，不要替着古人担忧。

她不说话

说着她沉闷了，眼神发暗，定定地看着一跳一跳的灯芯子。黄黄的光亮中，她脸上的皱纹刀刻般明显，两腮上内陷的凹坑更深了。

我把眼挪开，凝看她身后的土墙，心里默叨：对不起，舒迪，我不能留下来和你共度岁月。我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这就和逃跑差不多……

她站起身来，冲着门口说：走吧，上外头去遛遛。



水利连整个罩在夜幕中。北国的夏夜极其温静，迎面吹来的风里有一股沉香气息，闻起来很舒服。

我们肩膀相摩，一步一步绕着连队的地界慢慢走，我忍不住频频回首四望。一时觉得，所有过去的日子都从黑黝黝的地平线那里升起来。

渐渐地，舒迪却与我拉开距离，自己执意待在后面，一声不吭驻足肃立。

我们之间，相隔浓重的夜色，她的表情便看不清楚，但她远远站立在那儿的样子，给我的感觉，像一个极其固定的背景。

我想：无论未来将会怎样，这背景，永远属于我。

此时，我的神经变得格外细敏，身边的夜像深不见底的海，我在海中漫游似的行走。渐渐地觉得自己浑身发抖，脚下像在跑着。

我看见我像风一样，在自己的生活面前奔跑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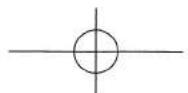
忽然发现，进入了瓜地，似乎听见舒迪说：你看清楚了吗？那些瓜，快要全熟了，你要不走，可以大吃一阵子，是真正的朝鲜亚瓜。

我转身朝背后看，舒迪不在，早就不在了。我喊她，回应我的，只是一派茫茫黑海。一种孤单无所依的感觉突然令我慌无所措。

转天团部招生办的人把我找去，让对口学校前来招生的老师面试。

这才知道，我的具体去向，不是大学是中专，天津一家师范学校。

面试我的人，不是想象中的老师模样，看着像个工人师傅，他



有一对大黑眼珠，脸也是黑黑的。他人看上去实在、和善。他说：你就叫我董师傅。董师傅说，他原来是工宣队的，后来留在学校里干政工工作。

他一再地打量我，眼睛里流露着莫大的惊奇。

他叫我孩子，问我：孩子，你们干什么活呀？怎么弄成这副模样儿？

我说：我没有病。他点头，忽然转悠着大黑眼珠好像一个很可怜我的长辈似的，俯近我，袅袅悄悄说：孩子你想家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能回家啦！

我一笑，控制着猛烈的心跳，把眼光平静地盯住他制服口袋上一支金光闪闪的钢笔。

他问我：你说说，你想学哪一门儿？咱们学校有文科、理科，还有音乐、美术。

我不假思索回答他：我想学数学！

一切忽然间来得极快。通知发下来的第二天便叫上鹤岗火车站前边的菜地，集合。团里给我们这批光荣上学的人包了半节车厢，全部享受半价待遇。

早上六点半，佟连长的哨声响了，小结跑过来，使劲搂了我一下，又带人上工去。

我跟在大家后面，说着送别的话，随后站住，独自愣在半路上。

走回来，跟舒迪把箱子捆实，抬到小马车上拴好。

小马车上到公路不久，舒迪截住一辆去鹤岗运煤的卡车，叫老板儿先赶马车回连，她跟我搬着箱子换卡车。

舒迪说，你连个，又留下的就是个打碎的，别再张扬了，我们打小路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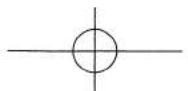
说，排长，咱两个告别
了，你下车时我过不去，
你争取叫马车经过我们
前边的菜地，一定啊！

送置她一十五头，
菜地

菜地

舒迪送的那条，
小路使我不再看它

任何人，视线里只看到那些
土层渐渐地远了。



卡车空着斗的缘故，颠晃十分猛烈，一路风驰电掣，斗内剩余的煤块子不断向脸上扑灌，耳朵里轰轰隆隆非常嘈杂地叫。

沫

我们把住驾驶楼后边的杠子，努力站稳，绷着脸不说一句话。

脸

到了鹤岗车站，她叫我看着行李别动，她去给我办手续。

都

这时见到各连陆陆续续也到了人，神气也都和我们差不多。

守着行李，感到有点儿头晕，是刚才车子开得太快，还是精神上有些魂不守舍？眼睛痴痴地盯着脚下发黑的土地，心里想：确切无疑，是要永远走了。

最后一趟抬箱子时，我这边老是倾斜，几次打滑出溜，撞到了舒迪的膝盖。她很不耐烦，猝然说：你怎么老抬不好？你说你哪样行？自己手续，自己不管！她声音很大，简直是斥责，火气不打一处来——这是发什么邪火啊？

我

心里感到很虚，本能地小心翼翼起来，努力逃避她的眼睛。暗暗猜测，也许，她今天才忽然明白，长期以来一直在极力敦促、帮助我，做了件什么事。也许她今天才忽然看清楚，我这个人，本质上最难以救药的东西是什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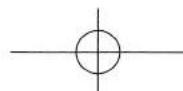
……她为此恼怒、愤怒了？她所具有的涵养已经不够再继续宽容我了？

总算忙完了，她依旧严严肃肃地绷着脸。此时，我们跟着别人一起站在简陋的站台上等候招呼。望见前方两道划着弧线的铁轨在阳光下亮得扎眼。铁轨上面，天空迷离深远。

此时，应该说些什么，却极难开口，她似乎越发心绪不宁，似乎还在闷闷地生我的气。

盖目

舒迪



（接上行，不另起）

我便想：算了，好多的话，还是不要说为好。

约莫等候了几分钟，忽然听得身后一个干部朝这边喊起来：送人的先都离开这儿，先都回去啦，去上那辆大客，快点儿快点儿，大客要回团啦！

心里立刻揪紧，看一眼舒迪，奇怪她的神色比刚才更显得生硬。

她不看我，脸压得低低的。忽然，呼的一下，她把手上拎着的棉大衣朝我的脸照直砍过来，几乎是粗鲁地说一声：拿着吧！说完，她撤转身子往后走。便

我愣怔着，接住棉大衣，看她急步走远，眨眼间就跨上那辆回团的大客车。车

怎么回事？舒迪，难道你忘了，我再也用不着棉大衣了，而一会儿到了傍晚，你在长途车上，会很冷很冷的。长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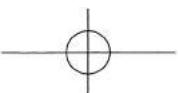
我紧跑几步追上去，挤进那辆车，发现她在最后一排，就把棉大衣举起来使劲再砍过去。

……这时，就是在这时，我看到舒迪一张脸已经完全走样——那张脸挂满眼泪，急骤的眼泪，使五官变了形，使整个身体剧烈颤索。走样

我惊异中，心被狠狠一刺，不能再看她，快速抽身下车。惊异

大客车笨重地拖着厚厚的泥垢，闷声吼叫着开走了，一团浓烈的烟尘遮蔽了视线，曾多少次紧紧相握的手，还没有来得及再碰一下……

我看不清四面八方了，四面八方忽然变做浑浑一片，只觉得身体陷入深渊。孤寂的深渊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内容，巨大的空洞包裹我。



舒迪她在哪儿？会在哪儿？

像风一样，她隐而不见，一去不返，永远不再是伸手可及……

汽笛鸣叫，火车启动，分离的沟壑倏忽间越来越大。

这巨轮飞转气势磅礴的钢铁之龙，是世上最最热忱的东西，还是最最冷酷的东西？为何一登上它，心会如此疼痛，只剩下洒泪的冲动？

车厢里，人很满，欢声笑语与我隔膜着。侧了脸紧挨着一面车窗，尽情地让泪水涔涔涌流。

一只手轻轻拍我肩膀，是身边的女生，她刚刚收住一通唱，一劲儿地喝汽水，汽水~~倒~~到一口茶缸子里，上头写着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。
(益在)

她叫我也喝点儿，说：你快喝，山海关汽水，八百年没喝过这汽水了！

看我无动于衷，她纳闷地俯近了，问：你怎么啦？怎么有那么多的眼泪啊？你应该笑——笑笑吧，快睁开眼睛好好看看，咱们这都到哪儿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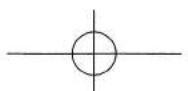
我不言语，不接她的汽水，心想：不用提醒，我知道现在到哪儿了。

迷梦般的窗外，景物迅速更换，绿色大块覆盖。
(←)

有一道白山黑水的屏障，在我的视界内固定着，始终不曾移开。

最遥远的也是最近的，最虚幻的正是最着实的，情形恰如阵阵扑脸的热风中，挟着许多麦芒似的微粒。

我知道，对于我，这些微粒远比麦芒要坚实、顽硬，它们每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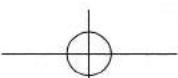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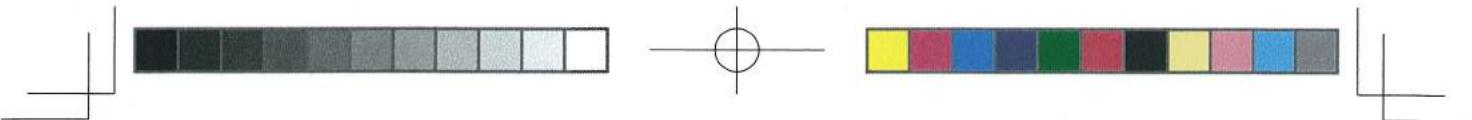


粒、每一点，已经深深地烙进脑海，成为今后一生的伴随。

列车呼啸不歇。意识间，清晰出一段文字，原是舒迪抄在她那个集锦本子上的。

令我奇怪的是，唯独这段文字没有注明来处，好像，它就是特意备我现在来回味的：

两扇五米高的大门在我的身后关上了。我哭了。我自己也不相信，我怎么会在走出外界的一刹那哭起来。我哭什么？……有一种感觉，好像是我把自己的心从最宝贵的、最亲爱的东西上，从难友们的身上扯开了似的。大门关上了。我好像是在走入来世似的……释放，就是死亡的另一种形式。



补 遗

今日的孙小婴，总是吃惊于窗外时光的奔驰，这奔驰如风一样常常吹得她发抖。每得空暇，她喜欢独守一隅，紧护着自己，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，将以往逝去的“爱情的博大”，与现实感受的“绝对的冷漠”相对照，从而守护住一份自由，充分回视并且感受自己的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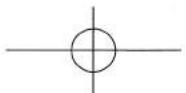
她翻检老照片，看着少时的自己——那双眼睛，那张脸，是陌生的另一个人。她想起一句诗，是这样说：“你所认定的事物，注定了你。”她想，假如说，生命中确有某种隶属于本质的东西，那么即使是岁月的流逝，也无从改变它。

——她一步、一步，徜徉在过去之中。

这徜徉，无所谓过去、现在。大量的内容，包括疑问，值得她用尽毕生去想。

1997.4.20，删修于天津

1997.10.26，校正于北京



《沉雪》发人沉思

朱西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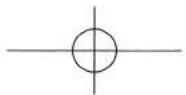
一群来自津、沪的知识青年插队北大荒转业官兵垦边基本建设，作者借个人或团队辗转调配，分别参与砖瓦窑、石灰窑、水利渠道、石材开采等苦工，天寒地冻，不可想象的困厄艰险以陈现无异开天辟地的各方位战情战果。

北大荒垦边，经由简约传讯报道，久已广为人知，然而得其详者，慢说远寓海隅的我辈游子，似这等精致深邃复又表现得生动感人的佳构，即在大陆文坛亦应罕见罢。

《沉雪》所突出的精旨，诚如评委之一的映真点破的，其所展示此一知青垦边的前瞻理念，乃在“透过劳动施行教育，非比报复性的劳改刑罚”。尽管也有为数不少的分子试图借之漂黑为红，毕竟不算优先考量，又毕竟这群男女知青更多还是血性浪漫的志愿参与，断非不得不尔的被迫受刑。这在曾是知青的我辈读来，一则深有切身的同感，一则不胜讶异。同感的是我辈一代当年即沉迷、憧憬、热衷于开发边疆，无论大东北、大西北，亦或大西南（独缺东南——不够大还是毋须开发？殊无道理。却感命运矫情促狭，我辈竟然大半生局限于斯）。即使我辈从戎远戍，一伙死党至少前一二十年仍尚念兹在兹，初志不渝；也所以故土省亲翌年即与也是大西北迷，台地上土生土长的内子，迫不及待跑上一趟陕甘新疆。然而此志无名目，也不自量力如孙小婴，动念纯属血性浪漫的内发而非任何外力号召或驱迫。又因那是众多而数代有志知青悉同此心，或可说是身不由己的时代脉动所使然。而所以讶异者，这一脉动居然渊源流长，绵衍至孙小婴一代，且以行动实践之；是替我辈一代一偿夙愿，其于我心怎不圆满而又戚戚焉！

惟是垦边的日子在那种物资极度匮乏的冰封蛮荒之地，岂止是劳其筋骨、空乏其身的无尽折磨、痛楚、苦难？除孙小婴复学他去，所有知青几已注定此生势将终老于斯、终卒于斯，真是无可奔头的绝望。然而奇在也妙在这部上品通体的调子皆予人以阳刚、开阔、飞扬的光烈之感；犹之作者一无歌颂、咒诅、批判、宣扬，尽都礼让欣赏者任意去歌颂、咒诅、批判、宣扬，只此即是高手。

（第十九届联合报文学奖决审意见）



得奖感言

人，无论怎样地拥有生活，仍没办法征服生命中的孤独感，从一种意义上说，人的这一弱项也可以叫做诗感。当我们步入文学，这诗感会耀出奇特的光亮。光亮之下，那个辛苦备至的写作过程呈现出美，呈现出人生无尽的悬念与万千况味。处在甚嚣尘上、日趋斑斓的世纪之末，这样来提及文学，提及写作，只能是出于痴愚。可是，这使我们深爱，以至痴愚的东西，确是能够回报快乐的。

在遥远的宝岛，沉雪之河静静流淌，通过了一次考试，从而得到一个陌生的“写处”，接踵而来的，将是充分地释怀，去见更大的世面，去吸收更多的声音。

我们待在天津卫和北京城，期待着恭听这些声音，无论是叹赏的，或是讨嫌的，皆以为贵；诚心希望它们能够无所遗漏地传应过来。

衷心感谢联合副刊的编辑以及评审委员会的诸位专家学者。

李晶、李盈向你们遥致深深的敬意！
1997年8月28日于北京马神庙
13
上那，
名字
们与前面
一致，
名字下那



遗忘的一种形式

——关于《沉雪》

李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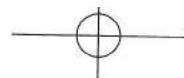
城市每天都在建设中，走在街上或者站在窗前，会见到那些民工，民工身边，有沙堆、混凝土，还有砖瓦。砖瓦是浅红色的，棱角齐整，和我记忆中的没有什么两样。而那些民工，他们干活儿时的大响动，打逗的闹声，常令我分神。我常想，我曾经和他们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曾经，我也像他们那样子，搬砖弄瓦，抡锹使镐，整整干过七年。

后来写过一篇散文，叫《不羁的声魂》，表达自己心怀中一股浓郁情绪，是很惆怅，很伤感的。那时我好像才突然间发觉，青春了无痕迹。不论当初有过怎样的喧嚷，怎样的挣扎，今日全都倾入一派汪洋的大水之中，全都剩成了一片无言的寂寞。而记忆里，似乎只存留着一条漆黑漆黑的地平线。偶尔，当意识稍事停歇时，那条地平线就要晃荡。在它之上，空旷的天里，跑满声音，声音像大面积的飞瀑，淋洒我的全身——在好多的静夜里，我听着这些音响，这些声魂，又看见冲腾不息的荒火，数不清的泥脚板儿，当然还有那夹风打旋儿的大雪，它们像海浪一样，在静夜中层层飞过……

我做了梦。梦见十七岁的我，独自在黑龙江边上狂跑着，也是在夜晚；而现在的我，竟在她后面苦苦地追，追不上，因为她跨起长长的两条腿，忽然高到我的上面去，翻越了一座横过来的山峰……醒来后诧异得很，难忘梦境里那个年少的我，那样矫捷、勇敢、飘逸，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别人。

我慨叹，确是物质不灭呵！说来锈迹斑斑，飘零无痕的东西，其实永远是尘泥在世，又在心的。

所以，尼采就说，事物的价值有时不在于一个人获得了什么，而在于一个人为它付出了多少代价——它要走了我们多少……七年，要算生命史中一个比



较短暂的过程，但是因其劳动的强度，而带来意志的强度，情感的强度，由此而铸成人生生命史中最大的高潮期，由此，那记忆也成为最强烈的一页——最强烈的记忆，像一种创伤。在文学里，最迷惑人的东西，莫过于这种创伤吧。

我觉得，是有一种命定的力量，促使我，把什么都停下来，要好好地投入一件事，必须得完成它，不管多难，不管成功与否，我都得做。可怎样做呢？却不知道。开始是有点儿撞头。人与事，汨汨而来，欲写已忘言。我不想简单地复原过去，不想要那些择不清的细节。可情绪挡在那里，非常碍事。一种莫名的伤感，长痛不已，彻骨透髓——我受不了。李盈时常过来帮我。她的叙述全面，准确，并且凝练。她修正了我好多的“伪记忆”，尤其从心理方向上，她给我以有力的把握，那是形而上的，必不可少的。

但是，那种真正创作状态的冷静与孤寂，我好久都没有找到。我知道，必得把随身的那个沉重的行囊摘掉。必得从心绪上，从血肉里，剥离自己。

闷闷地看了很多书，尝试形式上、技术上的努力，发现不行。我没有那种本领，或者，那种本领不适合《沉雪》。是不自然，不自由，充满华丽的操作性——都撕掉，开始学电脑。同时开始改视角，就让“我”来直接表达。直接表达，容易犯唠叨，容易矫情。重看勃朗蒂，普鲁斯特，还有安妮·弗兰克，等等。觉得一种朴素的诚恳，实在是艺术的大乘。

又看帕斯捷尔纳克，很入迷，久久地默视他的肖像。一双多么人性，多么深湛的大眼睛，一定是铁灰色的。他在终于写罢《日瓦戈医生》之后，在一封信里说：“听从命运的盲目摆布，我有幸充分表现了自己，既表现了我们已经习惯于牺牲的东西，也表现了我们所具有的最好的东西，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我没有被扼杀掉，也没有被践踏死。”随后，在一首诗里，他又写道：“创作的目的，是将自己献给大家”——这是一句多好、多坦诚的诗呵！

我感动，大悟。我发现，相比形式上的百般考虑，意志的顽韧，精神的纯粹，才是创作至为重要的。而假若我，一定要以“我”来写，那么无非是尽心。

以前一些东西，大概仅是用脑子写下的。《沉雪》的完成，却是实实在在的靠了尽心。一个人，门窗紧闭，疏于见人见世，坐在电脑前，感到一种奇特的亮度。



记忆变成舞台，语言在上面跳舞……

这时的尽心却显得难了。因为我一直企图制住倾吐，而进入思味——思味存在，思味历史。想尽可能地“在过去的时间中认识现实”（昆德拉语）——我为自己设下的一个莫大的难度正在于：如何能够达到真实。

我反复想，在人类经验中，究竟什么才是无可置疑的真实呢？唯有个人的知觉。这才是属于想象之母的，是来自生命本身的，真相的东西。

从作者言，我和李盈是融成一个人，可是在生活里，其实相差很大。那时候，她姿态上是超越的、冒险的，我则看着她，看着自己，心中难过，“成天价哭哭啼啼”，觉得天塌了，暗无天日。她的镇静，我的惊惶，她的忍耐，我的衰弱，完全是像两个家庭中的孩子。虽然常常我们间存在着奇怪的“通感”，以及各样的不可言传的共同信号。我常觉得，我们的同种，其实只是在生物学上的。我们的知觉，绝对是属于各自的，单数的。具体在创作中，既是要忠于它，又要想象它，化合它。这当然很不易。

经过了很多的想，很多的不易，现在，孙小婴总算是从书里面跑了出来。她的稚拙、惧怕，她的忧愁，以及她的无可救药的耽于落后的心理，佯装强者的情态，小说是尽可能真实地“复原”。我们觉得，这是“真实”。

——她的逃脱别无选择——她并不是真的凭借力量，而是凭借了她的脆弱来支配着生命的。那么，这支配能是怎样的？而舒迪，她的性格限定也只能如此那般着，也是一种“真实”。

处在无理性的年代，整整一代人，大规模地被改造，大家盲目地在雾中行走，可怕的无意义，可怕的损耗，其中，该有很多东西，是值得揭示和思味的。但愿《沉雪》有所努力。

一直觉得，卡夫卡那一对硕大的招风耳是艺术家最杰出的器官。这器官，不少大师都有，比如昆德拉。而昆德拉的高处，尤在于他对时间的刻意的计较，以及对于人自身奥秘的刻意的探究。像好多的好作家一样，昆德拉也是情愿花费大量的精力，来“寻找失去的现在”。而他，又如此轻淡地告诉我们：“回忆，不是对遗忘的否定。回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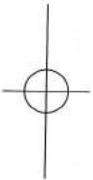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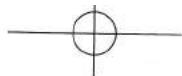
我想到，《沉雪》虽然耗费了我们很多，最终它也不过是如此。

三十年，弹指挥间，“知青”这个字眼，举世掂量。作为一桩个案——时间的、文学的个案，《沉雪》无论如何是要被刻入公众的记忆中了。这事现在想想，实在是有些可怕。

1998年6月26日

写于北京万神庙





崇拜记忆

李 晶

《沉雪》成书，距联经版（参赛短本）至今相去 18 载，期间作家社和工人社先后出过全本，现在后浪又回归当初，不禁令人感到久远时光的再度勾连，再度肯定着记忆的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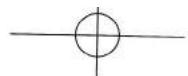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《沉雪》是关于记忆的书，是用了小说的手艺对记忆的一次言说。而为什么，要如此地“崇拜”记忆呢？

现在时，李盈仍在京城教书，我则远在波士顿的剑桥城。几年来无论怎样在异国他乡生活，总能体会到记忆那如影随形的好处。比如此刻，坐在 MIT 的科学图书馆里，打头碰面尽是凝神专注的学者、科学家（其中不乏特异功能者）。他们敲字、看书，电脑挟着人脑，一个更比一个入定，有人上衣口袋插着牙刷，那是准备一气待到凌晨的，有人在专门的玻璃房里激烈争论，身后的黑板写满了天书般的公式图形。他们大都没什么饭点，桌上的纸杯纸包即代表了给养。偶尔有人离座去饮水机前喝水，或是使用卫生间，轻悄来去脚底生风，特别带出一种时间正在嗖嗖往前跑的气氛。这气氛跟图书馆门外的一块字牌很吻合：“伟大的创意改变世界”……

因为住在附近的公寓里，有时我常坐在这样的地方，心里当然知道自己是很“边缘”、很“非主流”的，甚至可以算是绝对的落伍者，往往我的时间会漫漫地往后跑，那些过去的时间。

那些过去的时间，即使已经进入了影像的，它们和真正忽闪于风雪沧桑之中的仍是迥然不同，后者离开文字的捕捉便不可能鲜活。这样的捕捉何其难，记忆的功能由此显现。当你沉陷其中，冥思静想，看见岁月突然间亮起来，脑海里皆是“以前”——以前的我们，不管曾经有多执迷、多无谓，种种的音容形色总不乏动人风景。而“一旦发现真正爱做的事，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了”，还记得这话，是印度佛教的一位导师说的。

所以，有理由给记忆用上“崇拜”这样的词，为它所熔铸的强大定力，你



不会因为身居异国他乡而恍然空虚，不会因为周遭的差异（尤其是青春的强烈比照）而大惊小怪、失去“核心价值观”。恰恰相反，有时离故土越远，倒越可能气定神闲，正是记忆提供了精神资源，教你从容地占住自我，沉浸于过往，宁静致远。

前日李盈发来兵团战友新一轮的聚会照片，说大家好像什么都忘了，没有谁再提及过去——“谁愿意再琢磨那些事啊？”好几小时的饭局，吃吃乐乐，各路新闻。我看着照片，仔细辨认，所谓“如丧”的感觉潮水般涌来。我想我们忘得太多了，有太多的故意、执意和不自觉。我们这些曾经迷路的孩子，为什么，当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、那么大代价，而今终于长大长老了，却只愿意忘却？可是“发生过的事情是已经发生过的，我终归不能命令自己的记忆把它们给忘了的”（凯尔泰斯·伊姆雷《无命运的人生》）……

我想我们的言说不代表大家，有如阔大的海面上飞起几朵珠沫，那是我们自己。自己的记忆，代表了一份个人真实，要是大家都交出自己的那一份就好了。

我望着阅览室里成行的书廊，浩繁精良的藏书，这些过去时间的文字财富，给了我们这个六神无主的世界以不可或缺的永远的支撑。而今天的出版者，那些仍在为优雅的纸质书反击汹涌的电子书而孜孜奋斗的人们，他们值得我们尊敬。

衷心感谢吴兴元先生、马国维先生、黄杏莹女士！

2016.7.18 写于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图书馆